這一天終於來了

次文化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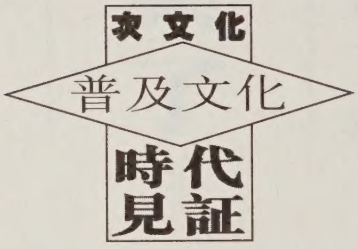
吳志森 感言集

作者簡介

吳志森 傳媒工作三十年，身心俱疲，未能休息。在港台《自由風》被噤聲、仍在《頭條新聞》搞鬼，在《明報》、《蘋果》寫文章。近年愛上拍鳥蹤聽鳥鳴，洗滌心靈，止痛療傷。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5704914

RICHARD CHARLES L...
CANADA HONG KONG LIBRA...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

次文化堂
普及文化叢書 254

這一天，終於來了

作者／吳志森

感言集❺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㉕④

感言集❺這一天，終於來了

作　　者：吳志森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編　　輯：李子翹
助理編輯：劉思航
封面設計：原秋白
封面插圖：吳　穎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http://次文化.香港
電　　話：2780 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2年6月初版
書　　號：SCB 568
ISBN：978-962-992-294-8
定　　價：HK$70

© 二〇一二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自序
——花開有時

踏入三月，紅棉盛放，家附近有很多長得高大筆直的木棉，一到季節，大自然的魔術師扳下按鈕，滿樹焰火，爭相吐艷。放眼望去，整條步道擠着一樹一樹的紅花，充滿喜氣。

盛開的木棉花，燦爛奪目，還沒有幾天，就掉滿一地，鋪滿紅花的行人路，別有一番景致。附近的街坊，會把掉在地上的紅棉拾起收集，有些堆放在路邊，有些用繩串起來，掛在欄杆，曬乾風乾了，就收回家備用。上網查看，原來木棉花是五花茶的其中一種花，清熱解毒兼祛濕，是民間良方，雖然藥材舖賣的五花茶也相當便宜，純樸的街坊，只相信眼見為憑的真材實料。

路邊有一棵五、六層樓高的木棉樹，近樹頂處蓋了一所超級豪宅。每天，那出雙入對的喜鵲，東飛西闖，含着樹枝，努力地把愛巢築得嚴嚴實實，只差個室內裝修，就

大功告成。再過幾個月，你或會看見那羽翼未豐的雛鳥，在巢邊把頭伸出來，張大嘴巴，大聲的鳥兒有蟲吃，吱吱喳喳吸引父母的注意。再過不久，你又會看見牠們跌跌碰碰，學飛覓食的滑稽模樣。

除了花開，還有就是在枝頭賞花的不同鳥種。有八哥，還有紅耳鵯，叫聲很大的黑領椋鳥，都是紅棉樹的常客。

離家不遠還有一棵象牙花，花期與紅棉相近，滿樹艷紅，吸引了嗜蜜的鳥兒。絲光椋鳥把頭探進盛開的花朵，盡情享受甜美的甘露。還有那跳躍不停的繡眼相思，嬌小玲瓏，霎眼就失掉了牠們的蹤影。最渴望見到的，當然是那鮮艷奪目閃閃生光的叉尾太陽鳥，可惜始終芳蹤渺然。

木棉還在盛放，台灣相思黃絨絨的小花已經靜悄悄出台，花香若隱若現在空中飄揚，後山小路兩旁種滿了這台

灣移民到來的品種，黃色地氈鋪着小徑，踏着花走在山路上，呼吸着那熏人的香氣，頓時無憂。

小黃花開到荼蘼，又輪到森林之焰登場。如果沒刻意留神，你沒法知道鳳凰木那燦爛的紅花埋伏在哪個角落，一夜之間，竟然可以在同一時間冒出頭來，整個森林都給染紅了。奪目的火焰，立時成了主角，只要稍稍抬頭，都無法抵受這森林之焰的魅力。

大自然就是這樣的一個又一個循環，生有時，死有時，花開有時，花落有時。

第五本感言集《這一天，終於來了》，是過去一年《明報》「三言堂」專欄的結集，封面是小女兒的作品。過去一年，我的工作發生了很大變化，小女兒的畫，總結了人生的這個小小片段。

要來的總要來，要去的，留也留不住。

目錄

自序
2 點心車
4 通識教材
6 被規劃
8 天翻地覆
10 階級清洗
12 全民執屎
14 上山下鄉
16 茉莉花香
18 傳染病
20 輸出洗街車
22 派白粉
24 不義之財
26 下台
28 臨界點
30 「連帶責任感」
32 失禮死人
34 核電猛獸
36 核電災難與交通意外
38 帶輻射GDP
40 人定勝天？
42 觀鳥專業戶
44 我愛這土地
46 「哎，喂！喂！」
48 五毛黨報
50 「其實我也怕得要命」
52 免於恐懼的自由
54 重案組
56 偽潔癖城市
58 謀殺街頭小食
60 戲院小販
62 一個城市的資產

64 「唔該大家公道啲！」
66 賊喊捉賊
68 洗腦最佳示範
70 國歌血淚史
72 「你今日自豪咗未？」
74 愛國評估
76 政壇樂基兒
78 理順孫公
80 特赦僭建
82 記憶與遺忘
84 開個價
86 刪
88 詩
90 五毛
92 港式五毛
94 五毛就在你身邊
96 跟車太貼
98 還敢坐高鐵？
100 凌遲
102 阻人搵食
104 奴才是這樣煉成的
106 誰毀了林公公？
108 不可能的任務
110 際遇
112 宅男
114 與讀者見面
116 老左派回憶錄
118 不靈了
120 一條人命值多少錢？
122 內地同行的微博
124 為中國新聞默哀
126 「中國，很有！」

128 種族偏見
130 向下歧視
132 申請權≠居港權
134 交代
136 蜻蜓風箏
138 相親相愛
140 分清宣傳與報道
142 「隱惡揚善」
144 不是「官媒」，只是「官方攝製隊」
146 高下立見
148 新聞部是獨立王國
150 有償新聞
152 勸進
154 勸退
156 「蛇齋餅糭」四大法寶
158 驗收成果
160 貓紙
162 唐林絕配
164 公公治港
166 醜聞•公關
168 公關大災難
170 假地址
172 教孩子說謊
174 陳賢妹
176 「中國的路人」是這樣煉成的
178 惻隱之心
180 退休高官
182 不懼群勢
184 知所選擇
186 昏君與暴君
188 田二少有做地區工作嗎？
190 一念之間

192 地區工作
194 備胎
196 人性醜惡
198 這一天遲早要來
200 感激
202 無火不成烽煙
204 面目模糊
206 自我感覺良好
208 幫兇和共犯
210 觀鳥哲學
212 中大翠鳥
214 美態
216 倒數
218 樹與鳥
220 人性
222 「不服不行」
224 最後一夜
226 無聲者的聲音
228 「一士諤諤」
230 脆弱的神經
232 小爆發
234 米埔行
236 緣份

這一天，終於來了

點心車

賭王爭產風波，情節緊張，高潮迭起，一山還有一山高，比無線電視千篇一律的劇集甚麼風暴甚麼豪情還要好看千倍萬倍，現實生活比戲劇還要戲劇化，千真萬確。

爭產伊始，只見賭王坐在椅上，穿着一身厚重衣服，今天早上出現在三房大宅，下午被推到二房，晚上又匆匆給四房推走。一個抵死啜核的同事，戲謔賭王像坐在茶樓的點心車上，輪流給四房人推來推去。點心皇后一邊推一邊叫賣，蝦餃燒賣叉燒飽、山竹牛肉鴨腳紮。邊說邊推，形神皆似，看得令人嘻哈倒絕。

這個比喻，甚為傳神，賭王今天被推到這房，明天又被推到那房，說的話天天新款，就像新鮮出爐的點心，人人都想爭而啖之，但熱得燙口，把嘴巴灼傷，被迫回吐，本來以為已經是囊中物口中肉，但卻始終是燙得無法吞下。

賭王爭產風波，我們看得津津有味，因為情節曲折得令人有太多驚喜。宣佈股權轉變那一刻，人人以為是賭王的本意，怎料突然殺出一個老外律師，代賭王發

言，說受到劫掠，要告上法庭追究到底。

好了，當人人又以為律師說的就是賭王的真正意思，突然又對着電視鏡頭用大字報一字一頓，說不想家人告來告去，律師任務已經完結，是講拜拜的時候了。

真人現身了，有聲又有畫了，還有假的嗎？怎料早上說了這番話，下午又來一段有律師在場的補充，還有錄影為證，說統統是被迫的，要搞大佢，大到佢頂唔住，直至取回股份。

更有趣的是，上午大字報宣言，說得結結巴巴，甚至被懷疑心智是否仍然健康，到下午卻又跟律師談笑風生對答如流，似乎是刻意為之，好讓人辨別真偽。

新聞報說，幾房人都早有準備，把賭王談過甚麼答應了誰都拍了下來，要打一場「影像戰爭」。在這資訊科技年代，口講無憑，立此為據已經遠遠不夠了，最好把影像一刀不剪上載YouTube，誰真誰假，由選民投票海選。

哪一次講話是賭王的本意？哪一次錄像在試探虛實？每一次出招，都使人目瞪口呆，叫人拍案叫絕。

不愧一代賭王，八十九高齡仍能控制全局，但這可能是人生最大甚至是最後一場豪賭，無論輸贏，整個家庭早已不一樣了。

二〇一一年二月五日

通識教材

賭王爭產風波，連日充斥頭條，不但成了港聞要聞，更是娛樂重點。也許有人質疑，只是些八卦花邊，媒體花這麼多人力物力，無非為了賣紙，這是公眾興趣，並非公眾利益。新聞低俗化，又一明證。

這個說法或許是對的，可能大部份觀眾讀者，只把爭產風波當成娛樂新聞，蘊含太多戲劇元素。這種視覺當然無可厚非，但爭產風波娛樂成份只是其中一環，當中涉及倫理道德政治經濟，甚至中港澳關係，樣樣都有討論價值，通識科老師萬萬不能錯過。

有倫理角度。港澳實行一夫一妻制，賭王為何可以娶四個老婆？老師準備好大清律例和香港婚姻法向同學解釋，引導同學討論有關一夫多妻的倫理道德。

有財經角度。公眾上市公司如何受私人母公司控制？母公司發行新股溝稀舊股，如何把上市公司的控制權徹底轉移？

有法律角度。甚麼行為構成詐騙？打劫只是普通的形容詞還是法律用語？家庭

爭產糾紛，在甚麼情況下會構成刑事罪行？

有醫學角度。精神科老人科醫生紛紛成為評論員，用顯微鏡隔山檢驗出街的影像，斷定主角的精神健康有否異常。對着鏡頭，上午神情呆滯靠大字報讀稿，下午有問必答談笑風生，是演技出眾？是藥物影響？還是患病的正常生理反應？

有公司管治角度。一天三變的分產決定，告上法庭又馬上撤銷，是健康出了問題，無能力管治上市公司，損害股東利益？還是謀略了得，令公司控制權失而復得，保住股東利益？

有社福角度。社協的何喜華，有一般人看不到的見解：侵吞老人財產，形同虐老！他用一貫悲天憫人的語氣向記者說：「有錢一定無問題嗎？從電視看到的何鴻燊，似乎精神、體力上，已經不能夠處理自己的財產，任由人去擺佈……受壓力下講出一段不是自己意願的說話……香港社會已經病了，將長者被侵吞財產當連續劇，政府甚至連這是虐老的意識都無，只當是家庭糾紛！」

賭王爭產風波，通識科同學們可分門別類，分成小組，用不同角度做project，輪流在班上做報告。爭產風波相信會持續發展，資料要經常更新，這個題目，起碼要教一個學期，不愁沉悶。

二〇一一年二月八日

被規劃

近年，內地最流行的潮語，可能是個「被」字，例如被河蟹，被喝茶、被旅遊、被車禍、被自殺……等等。

這個「被」字，有強制、武力、專權和悲劇的意味，這是對專制政權的嘲弄，也帶着極大的無奈與無力，與被帶走、被軟禁、被監視、被跟蹤、被判刑，其實沒有甚麼分別，只是拐個彎，做得沒有那麼直接，少露痕迹，少點把柄而已。其無法無天的極權性質，並沒有多大改變。

「一國兩制」的邊界愈來愈模糊，強加在香港人身上的事情也愈來愈多，對這個「被」字，我們已經到了避無可避的地步，最新的一宗，是「被規劃」。

早前，一份關乎全港一千平方公里土地規劃、七百萬港人福祉的「行動計劃」，在網上熱傳。原來，早在兩、三年前，一個由粵港澳官員和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已經開始研究三地的融合計劃，早前完成了《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規劃署在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推出諮詢，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日完結，

扣除星期六、日和農曆年假，諮詢期只有短短十八個工作天。

這是史上為時最短的諮詢期。當港人開始醒覺，網上開始閱讀這份艱辛難明文件的時候，對不起，諮詢期已經結束了。官員聲稱會繼續收集市民的意見，但通過甚麼渠道收集？意見還會產生甚麼作用？卻沒有好好交代。

平日對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只要認為可以領功擺彩，莫不敲鑼打鼓的大肆宣揚，發新聞稿開記者會搞工作坊，生怕人們不知道，但今次卻一反常態，涉及每一個香港人每一寸香港土地，如此重要規劃，不但諮詢期超短，而且諮詢會也搞得非常低調，根本沒有多少人知道，更遑論出席發表意見，就連立法會議員，都全被蒙在鼓裏。

這份香港人「被規劃」的《重點行動計劃》究竟有甚麼內容，我上網查過，公開的文件主要有兩份，一份是十八頁的「公眾諮詢稿」，一份是五十四頁的「匯報稿」，但內容虛空，概念多，具體的地名和計劃，卻提得很少，看了三遍，仍有點摸不着頭腦。

我問過有關官員，原來還有一份七十至八十頁，包含具體內容的工作文件沒有披露。時間超短，文件不全，鬼祟諮詢，究竟要達到甚麼目的？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天翻地覆

《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文件靜靜悄悄出台，諮詢鬼鬼祟祟完結。公眾的不滿，在網上烽火蔓延，有關部門拼命淡化事件，強調只是研究，並非規劃，更堅持諮詢結束，但意見仍會繼續收集。這種「跌落地揦拃沙」的典型官僚反應，令人失笑。

規劃涉及的範圍，包括了香港澳門全境、廣州、深圳、珠海、東莞和中山大部份地區，共一萬五千平方公里土地，二千五百萬人口，規模之大，範圍之廣，足以令整個珠三角地區出現地覆天翻的變化。整個香港全境都設在重新規劃範圍之內，涉及香港每一吋地、每一個人。

但究竟香港和香港人「被規劃」了甚麼，詳細內容卻沒有公開，我們全被蒙在鼓裏。

根據網上媒體披露的文件顯示，香港的郊野公園和濕地會與內地連成一體……香港海岸河套服務高增值產業和旅遊業……興建一條經屯門連接深圳的準高鐵……

還有一些聞所未聞內容未知的名詞：甚麼「香港港」、「城市客廳」、「新概念房產規劃區及新市鎮」、「文化觀光村」等等，究竟甚麼葫蘆賣甚麼藥，只能靠估。

計劃規模之大，幾乎遍及全港九新界。西貢、馬鞍山、大帽山、大欖、八仙嶺等郊野公園，以及米埔濕地保護區等，都會受到影響。港島北、西九龍、屏山、落馬洲河套區也會受到波及。將軍澳、觀塘、啟德、石硤尾；中環、灣仔、銅鑼灣的交通設計會有極大變化。還有其他房產和新市鎮的規劃，涉及市區和新界土地的範圍非常廣闊。

從網上找到的一些公開文件，可以看出問題嚴重。這份《重點行動計劃》，英文叫Action Plan，開宗明義稱為「行動」，怎會如官方所說只停留在研究吹水階段那麼簡單？在一份名為「滙報稿」的文件當中，有個「行動重點專案匯報表」，不少涉及香港的規劃，已有具體的「建設起始年限」，二零一一年開始，二零一五年完結，換句話說，行動早已開始，二零一五年就要完成。

叫人憂慮的是，這個令香港與珠三角急速融合的規劃，會把香港的作用和兩地的界線進一步模糊化。兩地的邊界會否消失？過關手續是否仍存在？今後，香港會否變成中國大陸富人的後花園和休閒區？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四日

階級清洗

二零零七年七月，政務司長唐英年剛走訪完珠江三角洲九個城市，滿懷豪情的接受一份香港建制報紙專訪，向記者描繪了一幅粵港融合的遠景。這個第四屆特首頭等大熱候選人，當時是這樣說的：「香港的出路，在於一國兩制《基本法》框架下的融合發展觀。朝着粵港融合的目標前進，香港的市場規模可以由現在七百萬人口擴展至一億人口；香港人可以選擇一個更便宜更優質的生活環境……」

唐英年心中的藍圖是怎樣的呢？「住在東莞去沙田返工，或到尖沙嘴返工，就同今日你住在沙田、上水、大埔在尖沙嘴返工一樣咁方便，將來在龍華去到九龍尖沙嘴，約二十分鐘車，分分鐘快過你今日在沙田去尖沙嘴。」

接下來，才是戲肉。唐英年說，一個每月二萬元收入的家庭，若在香港居住，可能生活質素一般，但「他住在深圳龍華，兩萬元生活質素一定比現在好。我覺得咁樣是以民為本，能令市民的生活質素得到提升。可能有人話我們加多些人工畀他們就得啦，這不是長遠最好的方法，我剛才講是一個好大好策略性的方向，而這個

方向我們是可以做得到的」。

原來「以民為本」，就是僱主不用加人工，只需把「住不起」的香港人往北移，就可以解決問題。但唐英年說這番話，已經是三年多前，朋友說，今天深圳龍華的生活水平不低，已經「不宜居」了，家庭收入二萬，再往北一點搬到湖南貴州吧！

把香港的低收入家庭移走的想法，在香港管治精英階層中，大不乏人，因為政治忌諱，不宜之於口而已。樓價一直高企，低收入家庭置業難，一位投資銀行的高層就說得很白：窮人買樓難，「低增值人士」應該離開香港，以騰出空間讓高增值人士來港。《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是否就是「階級清洗」的行動綱領？「宜居灣區」，「宜居」的對象是誰？「一國兩制」的邊界是否還存在？原來居住在這裏的七百萬香港市民，如果貧無立錐，就只能往北移？而大陸的有錢人，就拿着一袋袋白花花的銀子，移入計劃中的「新概念房產規劃區」？

想起唐英年的鴻圖大計，再細讀這個「行動計劃」，能不膽戰心驚嗎？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全民執屎

港台真人騷《窮富翁大作戰II》出街，掀起討論熱潮。坊間其中一個焦點，就是：港台為何要找田北辰上鏡？

罪名是這樣的：田北辰脫離自由黨，加入新民黨，並擔任副主席，鐵定參加分區直選，更不排除循超級區議員晉身立法會。港台找田二少做真人騷，還給他一個體驗民間疾苦的戲份，分明是為他宣傳，給他炫耀機會，增加他選舉的本錢。

這種說法當然令人啼笑皆非，也反映批評者心胸狹窄。坊間有不少言論，很多都是即時反應，沒經大腦，嗡得就嗡，認真你就輸了。但批評的論點也相當有趣，值得拿出來認認真真討論。

香港政治人物仿效西方，與群眾直接會面，視為選舉的必要手段。跟選民握手、對話，噓寒問暖、抱抱嬰兒，早已駕輕就熟。但這些都是輕巧工夫，沒有任何難度，但做騷成份實在太重。如果田北辰上港台《窮富翁》真的是為選舉作準備，這個真人騷比一般香港政客的落區騷艱難得多了。田二少做清潔，住籠屋；工作是

掃街、清潔垃圾桶、運走垃圾，還要執屎，沒錯，要清理人的糞便。

含着金匙出世身嬌肉貴的田二少當然從沒幹過這種髒活，口口聲聲說自己基層出身的議員，相信也從沒有執過屎，晚上回家遛狗為心愛的寵物清理或許試過，但清理別人的糞便？

不妨想想，今年（二零一一年）底區議會選舉，明年（二零一二年）立法會選舉，如果每一個候選人都效法田北辰，到全港十八區掃街執屎，體驗基層市民的真正生活，只怕只是一天二十四小時，不但馬上令全港各區乾淨得多，還會令他們真正明白，貧窮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全民執屎的體驗，還可擴及全體官員。二零零三年SARS後由曾蔭權擔任大隊長的清潔運動，只是拿着掃帚做做樣子，騷味太濃，沒有任何實質效果，過了不久又故態復萌。若果三司十二局，再加上副局長政治助理，以及正副秘書長，輪流做一次全民執屎真人騷，然後在像一個籠子般的板間房睡兩個晚上，包保令特區政府官員的民望颼升，官員體驗了窮是何物，至少不會鬧出「二人家庭收入一萬二千」不算窮的笑話來。

特首選舉，經小圈子提名選出之前，還要經過執屎的考驗，那該多好！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日

上山下鄉

還記得十多年前第一屆特首選舉，候選人有好幾個，相當熱鬧。陪跑也好，做騷也好，總算有點競爭氣氛。

雖然是極小圈子選舉，但為了博取掌聲贏得民意，也要做些接近群眾的工作。於是，有人落區探望獨居長者，有人到籠屋向基層噓寒問暖。畢竟沒有經歷過窮苦生活，有候選人一開口，就露餡了。

一位大商家候選人巡區，到某區街市，就年輕時的經歷，向記者炫耀：「呢區我好熟，後生嗰陣打工，兩、三個禮拜就嚟呢個街市，買條石斑返屋企蒸……」聽得在場記者都會心微笑。

這些惡補式的「訪貧問苦」，吸引鏡頭和眼球，除了電視新聞播出幾分鐘片段之外，對政客們了解不同階層的生活，沒有任何實際效果。一個不小心，就會像胡錦濤溫家寶一樣，給人擺佈，看不到平民的真實生活，地方幹部安排假困難戶慰問假學生對話，鬧出全國笑話來。

香港政客如要了解基層生活，不應學毛主席周總理那種擔泥種地象徵式勞動，拍幾張照片，然後登在《人民畫報》做做樣子，而是要響應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向貧下中農再學習！

《窮富翁大作戰》裏面的有錢人，不論是田二少、富二代、品牌手機總裁，還是銀行家的少奶奶嬌嬌女，經歷過港式上山下鄉，向香港貧窮居民再學習之後，儘管只是幾天，無論如何，多少都有些觸動，有些反省，有些改變。思想上的變化，足以影響他們對整個貧窮問題的理解和分析，然後付諸行動。

第一集的幾位主角，都不約而同的投身幫助貧苦大眾，不是一次過的施捨式救濟，而是發揮他們所長，做些影響深遠的計劃。真人騷如果由做騷變為長遠行動，而且對社會有所裨益，總算是修成正果。

田二少在節目中所說的「I was there（我曾經置身其中）」，不少人指摘他活像西方人到東方獵奇式旅遊的大驚小怪，或許這是真的，但千萬不要小看這種「我曾置身其中」的經歷，這生人第一次了解窮為何物，對決策者何其重要。香港不少政策，尤其基層政策，就是因為官員們只憑想像胡亂拍板，根本沒了解事實，遑論置身其中，政策的笑話和災難，就是這樣煉出來的。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茉莉花香

在內地搜尋網站「百度一下」：「茉莉花」，仍可找到不少條目，即使鍵入「茉莉花革命」，也會彈出一大堆內容，似乎沒有甚麼忌諱，還有一篇新華網的報道：「二零一一年一月互聯網十大熱詞出爐，茉莉花革命上榜。」寫的是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來龍去脈，當然避重就輕，但仍能在網上保留點點痕迹，沒有徹底洗刷掉。

但如果要搜尋「中國茉莉花革命」，又或「茉莉花革命中國」，又變成兩碼子事，出現的，是內地網民相當熟悉的語句：「搜索結果可能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未予顯示。」用的是簡體字，究竟是哪條法律法規、哪個相關政策，沒有說清楚，用人肉搜尋也找不到。內地網民都知道，這叫敏感詞，是禁忌，是政府不讓人民了解的真相，見怪不怪了。

從好處想，「百度一下」比微博寬容多了。風聲最緊的時期，在微博，不單「茉莉花」三個字發不出去，即使狀似發出去了，也只有自己看到，別人根本看不

到。「茉莉花革命」當然敏感了，轉發「中國茉莉花革命」，就會上門拉人，如果響應到集合地點叫口號演講，肯定被拘捕。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緊張的時候，連「明天」都遭到封殺，因為網上號召明天（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到指定地點散步，實行「中國茉莉花革命」，於是，「明天」就無辜的成了敏感詞。如果中、小學生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這類成語理解有困難的話，老師不妨舉這些活生生的例子，讓稚子更容易明白。

公安國保已在全國各地傳喚問訊拘捕成千上百的異動人士，沒錯，連異見人士都談不上，因為他們還未發表意見，只想出門散散步湊湊熱鬧，但只要稍有異動，輕則暫時人間蒸發，重則在途中被麻袋蒙頭打斷腳骨，然後被抄家。

黨和國家的發言人說：全國千幾個城市，沒多少人參與行動，證明行動沒有實際意義，只是少數人希望有這些事情發生。既然沒有多少人參與，沒有實際意義，為何公安國保如臨大敵？要在各集合地點嚴密佈防？證明對茉莉花香，敏感得要命，害怕得要死。

明天，又是上街鬧鮮花革命的另一個日子，「明天」又會再一次無辜成為敏感詞。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傳染病

利比亞半壁江山，已落入反政府分子手中，狂人卡扎菲對人民大開殺戒，用機槍導彈戰機狂轟濫殺手無寸鐵的示威群眾，處決不肯屠殺人民的士兵，說明他的氣數已盡，死到臨頭，瘋狂反撲。

卡扎菲在一九八六年被美軍轟炸的舊官邸發表演說，提到六四天安門事件：「當天安門示威發生時，坦克開入處理他們。這不是開玩笑的，維護統一比甚麼都重要。站在坦克前的人們被輾過。中國的統一，較少數示威者重要。」卡扎菲借六四為自己屠殺利比亞人民辯護，用的也是當年鄧李楊的邏輯，歷史的傷疤再被揭開，令中國異常難堪。

CNN直播卡扎菲的演說，在內地一些機關酒店都可以收看，但一提到六四天安門，訊號便中斷了，中國官媒也如見鬼魅似的，隻字不敢報道卡扎菲的演說。網民在微博發帖，用圖像貼上卡扎菲談到六四的內容，也再三被刪。可見中國對當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是如何忌諱。外媒說，中國不願在卡扎菲的鏡子裏看到

自己當年，也不想和卡扎菲今天的作為，扯上任何關係，更重要的，就像對茉莉花革命一樣，要把中國人民任何過度的聯想，消滅於萌芽狀態。

原來血腥是一種傳染病，二十二年前（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作的孽，像病毒一樣傳到世界不同角落，在瘋狂的獨裁者身上繁殖生根。到生死關頭，體內的病毒就會發作，條件反射的想起天安門式鎮壓，以為用血腥手段，就可以保住搖搖欲墜的政權。

毛時代中國對亞非拉國家輸出革命，想不到的是，在今天的利比亞仍然可以開花結果，除了坦克大屠殺作了一次良好示範，狂人可以有樣學樣外，逐家逐戶清洗，威迫鼓動人民上街批鬥反對者，也是活學活用當年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

那又有甚麼奇怪呢？波爾布特屠殺百萬柬埔寨人，越南下放知識分子到新經濟區任由自生自滅，他們不都是中國的同志加兄弟？不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嗎？

軍隊違抗命令，拒絕向人民開火，內閣成員辭職，站到反對行列。子女內鬥，爭權奪利，眾叛親離，臨陣倒戈，卡扎菲政權已到倒數階段。屠殺人民的獨裁者都沒有好下場，今天未報，只是時辰未到。

二〇一一年三月一日

輸出洗街車

北京王府井街道特別寬闊，如果不是有這麼的一架射程威猛的洗街車，的確難以把這條步行街洗刷乾淨。平日都熙來攘往，假日更是萬頭攢動的黃金地段，經過洗街車來回沖刷，然後再來威嚴的武警震懾巡邏，不但令街道一塵不染，更使人民鴉雀無聲。

有傳媒分析，這種鬆散無序、群龍無首的散步式革命，是給當局維穩力量一次實戰演習機會。只這樣用最低成本，輕而易舉的又一次瓦解了茉莉花革命的圖謀，看來，當局還未遇到真正的考驗。

不知道這架超級洗街車是哪個國家的發明創造，以我國今天科技先進水平，連高鐵都能行銷全球，毋庸置疑，洗街車應是國產貨。若時光倒流，在埃及獨裁政權還未倒台之前，如果穆巴拉克動用的不是坦克裝甲和軍隊，而是向中國買入成百上千強力洗街車，在那個甚麼解放廣場上，以搞衛生之名，每小時三次來回噴水沖洗，莫說反對派不能在這裏安營紮寨，長期抗爭，就連找一個跪下向真主禱告的地

方都沒有。群眾只能乖乖的回家，社會秩序井然恢復，穆小平也可逃過黯然下台的命運。

中國近三十年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創造了「中國發展模式」，令人欣羨，全世界都來取經學習。中國當年輸出革命，今天輸出「中國發展模式」，大可從輸出洗街車開始。巴林、也門、沙特阿拉伯……這些被「中東波」影響，動亂或可能動亂的國家，緊急從中國入口強力洗街車，跟當年援助亞非拉人民，興建坦贊鐵路一樣，中國派顧問到這些國家指導，教他們在群眾集會的地方，如何適切的、合時的、無可指摘的洗太平地，把動亂消滅於萌芽狀態。

當然，這些都只是雕蟲小技，「中國發展模式」是一部難讀的書，全面瞭解需要努力學習。例如維穩是甚麼？為何維持內部穩定的經費，竟然高達五千億，與對付外敵的國防預算等量齊觀？又例如管制互聯網，如何不全面堵死又可過濾關鍵詞，讓國民自我感覺良好以為仍有資訊自由？必要時局部關掉手機干擾網絡通訊，不少專權者早學到了。再必要時，抓一批，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看誰還敢亂說亂動？

二〇一一年三月四日

派白粉

全民派錢，香港有史以來破天荒第一遭，街頭巷尾，迎着笑臉，奔走相告，天降橫財，如何花盡六千大元，連做夢都笑出來。

鄰埠澳門派錢，一派四年，港人欣羨不已，猛向官員施壓，要求看齊。香港特區政府一眾官員挺直腰板，立場堅定，以不屑的態度向市民宣告：香港與澳門埠情不同，我們不會派錢。言下之意，香港比澳門高級，官員能力超前，不用派錢，港官也能管好香港。

言猶在耳，香港也要步澳門後塵，以派錢收買民心，以派錢穩定民情，以派錢紓解民怨，以派錢消除民憤。請大家記着這個日子，二零一一年三月，是香港特區管治的分水嶺，當第一個銀圓派出去，標示着香港向下沉淪的開始。

不分貧富，只要夠十八歲有身份證就有錢派，等於派白粉給全民吸毒。澳門派錢三年，每次五千到六千元，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到了第四年，新特首上台，外圍經濟好轉，派錢稍為減到四千，已惹起市民不滿，齊聲鬧爆。為免再來一次五一

衝突回歸抗議，相信澳門政府一定不敢怠慢，加碼派錢，以建構和諧社會。

那麼，香港能夠例外嗎？當港人嚐到第一口「毒品」的好處，知道只要表現出民憤極大，威脅上街，官員一定會有反應，急推相應措施平息。今年人人可派六千，中產退稅再加六千，明年沒有派錢八千退稅八千，人民群眾會答應嗎？政黨會收貨嗎？市民打了第一針派錢白粉，已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毒癮愈陷愈深，毒品由官員源源不絕供應，否則毒癮發作，好戲連場，特區官員吃不完兜着走。

不分貧富人人派六千，對年輕人毒害更深。網上討論區議論紛紛興奮莫名，吃喝玩樂換電話買iPhone，成為了十八歲中學生近期最大的人生目標，他們沒工作過一天，更遑論對社會有甚麼貢獻，但六千大元卻由天掉下來，如果大家不知道甚麼是「不勞而獲」，只看看這個典型例子就一定明白。為平民憤不分貧富派錢，等於人人派白粉，對官員何嘗不是。今後的財政預算案，還需要動腦筋畀心機嗎？還需要考慮甚麼撈什子理財哲學施政原則嗎？只要有盈餘就加碼派盡，個個鼓掌，民望飆升，感覺良好，high完，人人都想再有下一次。

二〇一一年三月七日

不義之財

成年香港永久居民人人獲派六千大元，當中有不少是剛滿十八歲的中學生。除了部份富家子女，父母會給大量零用錢外，六千元對他們來說，是一筆大錢，怎樣用，是一課很好的理財兼通識教育。

對不少貧困家庭來說，天掉下來的六千元，在通脹猛於虎的今天，無疑是一場及時雨，一家四口，如果子女又剛滿十八歲，多了這筆額外之財，就等於多了幾個月雙糧。

對於財政相對鬆動的家庭，父母未需要子女這筆錢幫補家計。他們之間最流行的話題，是如何豪花這筆錢，吃喝玩樂消費旅遊，任性一下，享受花錢的快感。買一部新鮮出爐的智能電話平板電腦，剛好六千。旅行社亦極速推出六千元旅行套餐，趕及復活節熱賣。請客唱K吃貴價魚生，用盡六千，也不算太奢侈吧！

作為父母，作為老師，可否花點時間跟年輕人討論這六千元的性質？商量如何處理使用這六千元，可能會將壞事變成好事。

六百萬成年香港永久居民，人人獲派六千，共用了三百六十億公帑，向納稅人退稅六千，也要四十多億。只要官員肯動動腦筋，不採用這種懶惰通派的形式，這四百多億，可以資助多少個老人和嚴重弱智人士院舍宿位？可以幫助多少位長者馬上做白內障手術？可以聘請多少個醫生護士減輕他們工作負擔，同時縮短病人的輪候時間？可以支援多少個住豪華租金的板間房貧困家庭減輕負擔？可以興建多少公屋，令得天下寒士俱歡顏？可以向多少個有需要的基層市民發放交通津貼，而不用逐分錢逐分錢的跟他們錙銖必較？可以回購多少條隧道，分流過海行車，免卻塞車？可以給多少個貧苦大學生津貼助學金，讓他們免受畢業即負債之苦？

四百多億，可能已經足夠全民退休保障計劃起動基金，讓已經退休或即將退休的長者，今後可以過一種享有最基本尊嚴的生活，不用再依靠執紙皮汽水罐渡過餘生。

每個成年人手頭上突然多出的六千元，是無能官僚把社會資源錯置的結果。說得白一點，六千元，是從窮人、長者、弱勢群體身上搶過來，再透過這幫麻木不仁的官員，再交到你的手上。

這不是天掉下來的餡餅，而是向窮人剝削回來的不義之財。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

下台

萬人怒吼雙曾下台，官員可以視而不見，這幫上街群眾只是刁民。泛民議員多次要求曾俊華辭職，官員也可以聽而不聞，都是反對派，目的是「挑戰政權」。

但要求財政司長為預算案失誤負責辭職，愈來愈大聲，愈來愈頻密，有些聲音，你再「當佢冇到」，事態只會愈來愈嚴重。

被視為「社福教父」的周永新教授，謙謙學者，批評時政筆耕不絕，但永遠都是客客氣氣，從不口出惡言，即使罵政府罵官僚，也不會動氣。前衞社福人士，不少人指周教授老派保守，親政府親建制，他撰文批評曾蔭權設立關愛基金，卻又答應加入基金轄下福利小組擔任主席，就是明證。

但今次財政預算案朝令夕改卻惹起這位老學者的怒火，指政府近年施政搖擺不定，已令市民對政府失去信心：「作為香港政府最高負責財金的官員，竟被市民投以不信任票，我相信在其他地方、任何政府，做司長的都應該下台，因為根本得不到市民信任。」

叫曾俊華下台的豈止周教授，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先生已不止一次在他的專欄指「曾俊華為承擔政治責任，必須請辭」。香港兩大知識分子媒體《明報》和《信報》都在社論直指曾俊華應為失誤負責，引咎下台。

特區政府前高官也加入批判行列。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財政司長在一周內大轉彎，嚴重影響政府管治威信……財政司長讀那一篇財政預算案已是錯，現在是一錯再錯。」特首辦前主任林煥光：「政府要有一套施政理念，貫徹始終，才不至於左支右絀，才不會令『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出現得這麼頻密。」衞生福利局前副局長何永謙：「好唔開心、好心嗡……無論是貧是富，在香港或在外國居住，也可獲派六千元，是好得人驚。」雖然炮聲隆隆，但他們都沒有指名道姓叫曾俊華下台，為舊同僚保住一絲顏面。

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就毫不客氣了：「政治委任官員不是公務員。為了體現個人政治問責和維護特區政府問責制的莊嚴，曾司長應該向特首請辭。」

前高官和知識精英，代表着香港不少有識之士的心聲，也反映了普羅市民的怨氣。山雨欲來，真的出事了！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三日

臨界點

被叫下台的高官，不止雙曾，還有政府最資深的官員孫明揚。

孫公由港英時代做到今天，不知是幾朝元老，出名老油條，面面俱圓，是隻不死鳥，任何難啃的爛政策，都有本事起死回生。曾蔭權起用他做教育局長，政治手腕了得，最識審時度勢，親建制的教育團體早成囊中物，各大校長會更逃不出他的五指山，連最難搞的教協都幾乎被他搞掂。

對直資學校「我冇牙力」的孫公，今次大規模縮班，威逼利誘，銀彈政策，排除阻力，超額完成，牙力又突然回歸。表面看來風平浪靜，但卻暗湧處處，霸王硬上弓的手段，實在太難看，更惹起名人校友如雲的平民官校英皇書院舊生的怒火。

一間學校的舊生會，在報紙刊登全版廣告，發表致行政長官的公開信，要求教育局長下台，史無前例，又創出一個新紀錄。英皇舊生會會長林超英對我說，是否縮班已經不是最重要了，焦點，是高級官員的誠信。

政策是「自願縮班」，由「校本決定」，但討論到最後關頭，教育局高官突然

不准投票，然後強行宣佈。由「自願」變成「被自願」，高官醜態畢露，豈止違反誠信，更有犯法之嫌。

孫局長被記者追問「自願變強迫」，是否謊話連篇，竟能面不紅心不跳的睜大雙眼說：「當然係自願」，然後作了以下各自意會的補充：「總要有人作決定，不可以樣樣事都表決。」「主要權在於辦學團體。」「大家意見差不多時，總要有人在背後作出決定。」簡單總結：權在辦學團體，官立學校的辦學團體就是政府，即是政府有權，權在手，難道不可以為所欲為？

聽罷孫公的顛三倒四，令我想起《動物農莊》「奴役即自由」的口號，套用孫氏邏輯：強迫即自願，自願即強迫，孫公與小說中的拿破崙，思維方式何其相似。

林超英是退休高官，自天文台長的崗位退下來後，少理政事，醉心講學，興趣都在人與自然這類比較超脫的題材。超英哥態度一貫溫和，但今次佛都有火，在大是大非面前，別無選擇，只有公開火併。

退休高官齊轟政府，還開聲叫下台，首席顧問劉兆佳觀察真夠獨到，香港已到「臨界點」，正在走上一條不歸路。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六日

「連帶責任感」

地震、海嘯、核輻射三面夾擊，日本陷入空前災難，但見不到混亂失控，聽不到呼天搶地。

香港媒體大字標題，有人到超市搶購食物和日用品。但畫面所見，只是一群穿着得體舉止優雅的日本人，拿着剛剛夠用的物品，在收銀處前排着隊，靜靜地幾乎鴉雀無聲。搶購？看看香港人到日本奶粉專門店的哄動場面，整箱整箱的抬走，那才叫搶購，請編輯記者用字準確一點。

香港媒體又說，居民擔心輻射擴散，相繼逃離東京，但我們看不到拖男帶女背着家當的逃難場面。逃離？只能說是井然有序的離開。

我們聽到的，都是感人的故事。地震當晚，東京公共交通停駛，只剩下車資昂貴的計程車，乘客大排長龍。數以萬計的上班族，只得選擇徒步幾小時回家。沿途經過平日守衞森嚴的高級住宅，豪華大堂和洗手間，都開放給市民使用，也有小店職員送上飲品和清水，以解旅客疲乏。

災區家園盡毀，居民到避難所逃生。他們的避難所，是學校和會堂，學校是最

堅固的建築物，防震強度極高，大家都很放心，絕不是豆腐渣工程。派發毛毯食品等物資，老人小孩優先，沒有爭先恐後。

家破人亡，劫後重逢，在電視鏡頭前，也是只有淚水，極其量是飲泣，沒有嚎啕大哭。甚麼樣的民族質素和教育水平，面對重大災難，都能表現得如此的冷靜、內斂和得體？

一位嫁到日本二十五年的香港女士這樣總結：是日本國民教育的結果，自小他們就接受這樣的道德教育，做任何事，都不能只顧自己，還要考慮他人，顧及他人的需要和感受，日本人稱這為「連帶責任感」，由幼稚園開始，一直教到小學、中學和高校。

面對重大災難，日本人世界獨有的表現，「連帶責任感」教育，未必就可以說明一切。一位婦人親睹女兒被海嘯捲走，只見她眼淚輕流，沒有傷心欲絕，是性格堅毅，還是感情壓抑？是表現得體，還是不想失禮於人前？日本的深層文化，外人並不容易理解。

災難未完，核危機不知何時終結，經歷過多次重大災劫的大和民族，還是硬淨如昔。災後重建，相信他們很快就可以重新站起來，迅速回復昔日的繁華。祝福日本！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九日

失禮死人

中港澳三地盲搶鹽，丟人現眼，失禮東洋，笑死大陸憤青看不起的小日本，淪為國際笑話，永遠留下不文明的紀錄。

世紀災劫，日本人臨危不亂，井然有序，「搶購」日用品也是那麼溫文有禮，批評政府也是這樣用詞得體，贏得世人尊敬的目光。如此高尚的國民質素，把中華民族盲搶鹽的愚昧無知遠遠比下去。

盲搶鹽全國發生，當然不是個別事例。流傳謠言，只要稍有常識，也不會輕信。國人肥得漏油，窮得只剩下錢，但偏偏常識匱乏，任由那些靠災難發財的造謠者宰割，完全不值得同情，只能說句活該。

內地互聯網發達，但卻嚴密控制，網上爆出謠言，以驚人速度傳播，即使官員馬上闢謠，因為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很低，正話都當反話解讀，收效不大，哄搶事件一發不可收拾，是因為政府公信力早已掃地，喝都喝不住。

但香港早已躋身世界先進城市，人均收入比得上西歐，教育程度甚高，為何又會與內地同時出現盲搶鹽這種失禮死人的事情呢？

不要以為盲搶鹽的是上了年紀沒讀過幾日書的阿婆阿伯，又或心存偏見的港人心目中的新移民，不少受過教育的白領中產，也心掛掛叫家傭加入搶購行列。由是觀之，這是中華民族的全民現象，絕對不只個別行為。

還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鱷來襲，港元跌破十算，全民恐慌，亦觸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搶購潮，米糧罐頭等食品當然不在話下，連廁紙也被搜購一空。同樣情況，也可再向上追溯至一九六七年暴動，每個家庭牀底下都有幾十斤米儲備的情況，相信仍然記憶猶新。SARS期間，也有人搶板藍根，購口罩、消毒藥水甚麼的，而米糧也毫無例外地成了搶購對象。

有分析說這是中國人的逃難與飢餓基因作祟，任何風吹草動，有戰亂捱餓經驗的上一代定想到要儲糧，搶購成了指定動作。

日本人不也是經歷過戰亂甚至原爆嗎？為何巨災當前，人家鎮定如常，我們卻上演盲搶鹽醜劇？

內地流傳一個笑話：在地鐵裏人們大包小包的抬着鹽，一臉狼狽，但見一位大娘氣定神閒的坐着。年輕人好奇的問：大娘，為甚麼你不搶鹽？大娘不慌不忙回應：我家非典期間買的，還沒有吃完！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核電猛獸

人類實在太渺小了，對宇宙科學自然，了解得極為有限，自以為「人定勝天」，太不自量力，只會帶來滅頂之災。

全世界最可怕的是政治官僚和科技專家的共同保證：「核電絕對安全」。這是信口開河，還是有科學根據？說過以後無人深究，出事後更會以另一番說辭極力掩飾。

我訪問過一些核能專家，原來他們是這樣計算風險的：如果是五百年才發生一次大型意外，當然可以承受，如果是一百年才一次，也可以負擔，即使是五十年一次，因為經濟要發展，社會要進步，我們也無法不選擇核能。

核能專家這種說法，聽得我頭皮發麻。即使核電很安全，一百年才會發生一次意外，但核輻射泄漏的後果有多嚴重？波及的範圍有多廣闊？維持的時間有多久？影響的人口有多大？對社會經濟的破壞有多深？最壞最壞的情況將會怎樣？上百年解決得了嗎？老實說，全球的核能專家，都只是初哥，因為他們確實所知有限，更悲慘的是，要到核災難發生後，他們才會蒐集數據，再進一步分析，才慢慢了解核

能可怕的一面。

瑞典核物理學家帕克金森描述得非常生動，他說：「核能有些像馬戲團裏的猛獸，聽話時讓人感到其樂無窮，而一旦失控，後果不堪設想。」

失控的核能，當然比失控的猛獸可怕千萬倍，猛獸的破壞性實在有限，大不了一槍了結，但核能失控，連專家都束手無策，更可怕的是，連他們都不知道用甚麼有效的辦法把災難煞停，核子災禍究竟有多大多遠多廣多深，也在他們的知識範圍之外，心中無底。

核能專家說，即使福島核電廠成功通電，冷卻系統恢復運轉，這座核電廠最後的歸宿，都跟一九八六年前蘇聯的切爾諾貝爾一樣，長埋石棺材之下，成為世上最昂貴的核電意外死難者紀念碑。更恐怖的是，石棺材這個辦法，不是甚麼預先規劃，也絕不是高科技的產物，而是臨時想出來的主意，用犧牲數以萬計生命最原始的方法，把整個核電廠掩埋到水泥混凝土之下，但這絕不是一勞永逸的辦法，直到二十五年後的今天，石棺材的無人地帶輻射量仍遠超標準，患癌死亡的人數仍然繼續增加。

我們真的無可選擇，要用一種如此可怕的能源嗎？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核電災難與交通意外

有人將核電災難比作交通意外，早前收到讀者的電郵，以強烈的語氣這樣質問：「汽車每年也殺死數十萬人，自它誕生後殺死的人可能比二次世界大戰都多，你認為我們是否該有汽車，該發展汽車呢？」

這種老生常談，早已聽過不只一次，耳朵也起繭了。三十二年前（一九七九年）美國三哩島核事故之前已聽過不少，二十五年前（一九八六年）蘇聯切爾諾貝爾核災難發生前，也聽過很多。這兩次事件後，核能發電好像風平浪靜，似乎可以安枕無憂，人類也結了傷疤忘了痛，曾經風起雲湧的反核運動，也無聲無息地沉寂下來。

將核電災難與交通意外作類比，在迷信核能發電的國家，是非常流行的說法，甚至成為政治官僚和科技專家的口頭禪。

這種比較當然不倫不類，違反常識，也犯了非常低級的錯誤。

沒錯，全球交通意外的死亡人數每年可能超過幾十萬，核電災難，立即死亡

的，可能只有幾千、幾百甚至幾十，從人命損失計算，汽車比核電可怕何只千百倍。而乾淨穩定可靠的核能，在一些人看來，比造成污染擠塞的汽車更何只可愛千萬倍。

但只要細心想想，試問，歷史上哪一次交通意外，會波及意外地點方圓幾千公里？當年切爾諾貝爾泄漏輻射，瑞典首先偵測得到，遠至歐洲西班牙也受污染。今次日本福島事故，輻射塵已飄到冰島，歐洲也將會受籠罩。

試問，有哪一次交通意外，會污染食水，連餵哺嬰兒都危機四伏？會滲入泥土，農作物和牛奶都受輻射毒害？會流入海洋，深入食物鏈中肆意蹂躪生靈？試問，有哪一次交通意外，會延禍幾十至上百年，令周邊的居民惶惶不可終日，噩夢無法停止，終身活在癌病畸胎的陰影下？試問，有哪一次交通意外，肇事現場會永久封鎖，變成無人鬼域，而且輻射還不斷泄漏，要花天文數字的昂貴代價，勉強補救？

政治官僚和科技專家常用或然率來迷惑人民，他們說，交通意外比核電意外的或然率高得多，因此，核電比汽車更安全。但要知道的是，所謂或然率，是上帝在擲骰子，是人類在碰運氣。但我們不必再歸咎上帝，每次核事故，經查明，都是人禍而不是天意，人禍，是無法計算或然率的。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帶輻射GDP

日本福島核電災難依然嚴峻，禍及本土，擴散全球。輻射污染空氣、水源、土地和海洋，已深入食物鏈，萬千生靈將會受到無休止的毒害，影響以千百年計。

追求現代化速度的人類，包括政治官僚和科技專家，對核電都有無可救藥的迷信，又以這位來郵罵我的讀者最為典型：

「如果沒有核電，日本會是甚麼發展水平？香港人怎麼可能消費這麼多他們認為又安全又精緻的日本商品？如果中國不發展核電，燒煤帶來的污染瀰漫維港上空，同時中國也沒有多餘的天然氣供應香港，請問你是不是也要跳海呢？」

聽得耳朵早已起繭的論述，在經濟落後渴望發力追上的偉大民族，耳熟能詳，中間還不時夾雜着令人熱血沸騰的陰謀論：你們這些發達國家，講環保、講減排、講核能危機，目的是要窒礙我們的發展，阻止我們崛起，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

這種奉GDP為最神聖追求的發展主義，充斥今天的神州大地，煤礦、水壩、基建、高鐵、地產、化工廠遍地開花，生態被污染，環境被破壞，民居被強拆，古

迹被粉碎，而不少居民生活在噴毒氣工廠隔鄰，吃有毒的蔬菜，喝異味的食水，吸污染的空氣……一切一切，都以國家向前發展的名義，遇人殺人，遇佛弒佛。

以犧牲人民生命健康，以破壞土地永續發展作為代價，以獲得高速發展，賺取豐厚利潤的經濟增長，內地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稱為帶血的GDP。他們奔走呼號，要求經濟發展的同時，要保護環境，要善待勞工，要有永續觀念，要關顧子孫後代的福祉。

如果中國近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是帶血的GDP，日本戰後舉世觸目的經濟復興，要靠遍佈全國的核電廠帶動，今次發生一發不可收拾的核災難，套用同一概念，就是帶輻射的GDP了。

科學家說，核電乾淨、零排放、效益高，如果管理得好，意外或然率極低。但核電意外，一次就夠了，一次就足以波及全球，延禍百年。輻射微塵，已遠播歐洲，飄到中國，殺到香港。雖然科學家說對健康影響極微，但也令我們憂心忡忡。

到烏克蘭切爾諾貝爾看看核災難後，獨臂短足，甚至長了尾巴的胎兒吧，你就知道核電有多安全！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人定勝天？

聽到「人定勝天」這四個字，我都會不禁打個冷顫。

毛澤東時代，這是中國的聖訓，由取得政權開始，到往後的一連串政治運動，不少都以此聖訓為主軸：衛星田畝產萬斤、高爐土法大煉鋼……一個又一個匪夷所思的最高指示，都是因為對「人定勝天」的極度迷信，結果是餓殍遍野，生靈塗炭，遺禍子孫。今天全國各地，不少以「人定勝天」的大型建設，例如遍地開花的水庫大壩，例如填湖墾植毀林造田等等，當年遷徙百萬居民淹萬頃良田才能成其事，到今日，後遺症逐步浮現，帶來的災害亦難以估計。

在落後就會捱打，只要大幹快上，即使犧牲人命也在所不惜的年代，「天塹變通途……高峽出平湖」，鼓吹「人定勝天」的毛式氣魄，使得多少代中國人思想沸騰，頭腦發熱。

到今天，當我們冷靜下來，原來「人定勝天」是多麼的無知，多麼的幼稚。人只是宇宙萬物的其中一個小小的部份，雖然腦袋比較發達，能力看起來也高一等，

相對於無邊無際的深邃穹蒼，人類極為渺小，所知的，可能只是浩瀚大漠裏的一粒微塵。人類實在太驕傲了，以為可以目空一切。但大自然有些規律是不應挑戰的，也不能違反的，做得太過份，會遭到毫不留情的反撲和報復。

毛澤東式的「人定勝天」固然愚昧無知，今天科技愈先進發達，登陸星球，征服宇宙，人類益發以為真的可以駕馭一切。

核能發電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一旦出現輻射泄漏、堆芯融化等核事故核災，人類今天所掌握的知識和經驗，根本沒有能力應對和控制，根本沒有可能極速把危機化解，根本無法防止大規模輻射擴散。

在人類掌握相關知識和經驗之前，不少國家因為高速經濟增長，迅猛能源消耗的需要，把核電廠搞得遍地開花，甚至建在地震帶海嘯區，以為用人類掌握的科技，就可以抵禦來自大自然的一切狂暴反撲。

二十五年前（一九八六年）的切爾諾貝爾，二十五年後的福島核災難，只是歷史的重複，都是因為人類太相信自己的能力，太迷信「人定勝天」的緣故。

人類對自然宇宙力量的了解，還有太多空白無知的地方，請謙遜一點。最不科學的，就是以為科學可以解決一切。

二〇一一年四月三日

觀鳥專業戶

天氣回暖，候鳥相繼飛走，觀鳥季節已經結束。

但這個說法又未必準確。山頭上，公園裏，還有不少紅耳鵯白頭鵯。開得燦爛的象牙花紫荊花，不時會有繡眼相思穿插。三月底，那隻求偶怪叫擾人清夢，眼睛紅得發亮的噪鵑又再現身。當然，還有那些在簷下樑底，築巢生子，延續後代的家燕，一年一度，又再歸來。

過去幾個月拍鳥觀鳥，碰上不少值得一記的人和事。幾個星期前，一個人背着照相機到塱原拍鳥，不少候鳥已經飛走，收穫不多，離去之際，路旁一位年輕人，一臉認真，聚精會神，一邊用單筒望遠鏡觀察，一邊在筆記簿作紀錄。

知道鳥友多不想別人打擾，輕輕點頭，正想離開，年輕人跟我攀談起來，問我看到甚麼雀鳥。原來他正在撰寫碩士論文，題目大約是：氣候對淡水濕地雀鳥種類和數目的影響，數據蒐集，已到最後階段，還要幾個星期的工夫，就可閉關寫作，最後衝刺。

這位年輕的觀鳥專業戶，功力當然了得，能看見一般人看不到的雀鳥。望遠鏡對準一堆枯萎了的荷葉桿子，問我，能否看見中間的那幾隻鳥，他說，那裏起碼有四、五隻針尾沙錐，正在午睡。

發揮了一陣子的想像力，終於看出來了，不得不佩服這位研究者的眼力。年輕人還很熱情的向我講解塑原濕地的生態和鳥種，談着談着，一群鳥兒飛過，馬上敏捷地拿起雙筒鏡，對準：絲光椋鳥，四十隻。一隻不知名的鳥兒，只聽到叫聲，飛羽瞬間，就說得出名字來。

碩士生問我，有沒有興趣看看這裏的彩鷸，雖然不是甚麼稀有品種，但因為十分怕人，難得現身。他急步走向蘆葦叢，我背着沉甸甸的三腳架跟着，剛停下來，就說，有了，指向那黑沉沉的草堆，又要我再次發揮豐富的想像力。

一般雀鳥雄性比雌性鮮艷，但彩鷸剛剛相反，更與別不同的是，雌彩鷸生蛋，雄彩鷸負責孵化，引起我莫大興趣，非要看到牠的廬山真面目不可。但等了又等，彩鷸真的太怕人，始終緣慳一面。

自然科學研究，沉悶艱巨，要有非比尋常的功力和耐性。在功利充斥的社會，年輕人選擇了這個專業，份外難得，他純樸熱心的身影，令我留下深刻印象。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我愛這土地

假如我是一隻鳥，／我也應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
這被暴風雨所打擊着的土地，／這永遠洶湧着我們的悲憤的河流，這無止息地吹颳着的激怒的風，／和那來自林間的無比温柔的黎明……——然後我死了，／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裏面。
為甚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我愛這土地》，作者艾青，跟着共產黨走了一輩子的老革命，十五年前（一九九六年）在北京病逝，去年（二零一零年）剛過百年冥壽。這首詩曾經做過內地小學課本的教材，艾青的愛國情懷，激勵了多少個熱血青年的心，「為甚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連溫家寶總理都經常眼泛淚光，深情朗誦。

艾青這位愛國詩人在九泉之下，萬萬想不到，他的藝術家兒子，會和老爸曾衷心擁戴的共產黨對上了。艾未未在四川被公安毆打，腦部出血，差點沒命。艾未

未在上海的工作室被粗暴拆毀，心血付諸流水。艾未未在北京機場被帶走，幾天幾夜，是被捕了，還是被綁架了，音訊全無。心焦如焚的艾媽媽和姐姐，向北京公安局尋問艾未未的下落，未果，只能手寫尋人啟事，放上網絡，被刪。

艾未未被帶走，「艾未未」馬上成了網絡敏感詞，「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網民只能化無奈為悲憤，把艾青的詩最後的一句改寫了：「為甚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的兒子不見了……」

詩作一九三八年發表，寫的是國土淪喪的悲痛，諷刺的是，艾青當年的呼喊和狂號，與今天的中國，竟然有如此驚人的相似：

豆腐渣、毒奶粉、惡性貪污腐化、瘋狂踐踏人權、禁絕異議聲音，不也像暴風雨一樣打擊着這塊土地嗎？不也令深愛這塊土地的人民洶湧着無比的悲憤嗎？維權人士一個一個被捕，孩子無法健康安全成長，國人沒有免於恐懼免受迫害的自由，官僚的無法無天，激怒的風無止息地吹颳着，盼望着那不知何年何月才會到來的黎明……

「結石寶寶之家」的趙連海，打破沉默，冒着風險在網上播放視頻，呼籲釋放艾未未等維權人士。他擁着累極熟睡的兒子，一字一淚，令人心酸。

為甚麼趙連海眼裏常含淚水？因為他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二〇一一年四月九日

「哎，喂！喂！」

「艾未未」成了網絡敏感詞，為逃過審查，網民唯有被迫創新，改成「愛威威」，又或跟一個「愛未來」的牌子拍照，取其普通話諧音，看圖不說話，放到網上。天朝的網警當然不是省油的燈，貼了即刪，刪了又貼，貓捉老鼠，沒完沒了。

我還是喜歡「哎，喂！喂！」，似在尋人，又在呼喊，活像艾未未的行為藝術。「哎，喂！喂！你媽喊你回家吃飯！」被喝茶、被失蹤、被拘禁、被人間蒸發的異見者，網民都用這種戲謔的方法，對着高牆發出無奈的呼聲。

內地官方對艾未未的下落，起初不置一詞，後來又發出前後矛盾的訊息：在機場帶走，因為出境手續不全。過了兩天，新華社要等到夜闌人靜，才發出英文稿，指艾未未涉嫌經濟犯罪被調查。到天亮，外交部發言人證實了這個指控。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所謂「經濟犯罪」，明顯是先決定整治，後再千方百計羅織的罪名。有網民說，中國官場貪污腐敗，比毒奶粉溝渠油還要遍地開花，如果艾未未真的經濟犯罪，內地百分之九十九的幹部都過不了關。

艾未未究竟做過甚麼？惹毛了誰，當權者非要用大炮打蒼蠅不可？二零零八年汶川大地震，成千上萬的莘莘學子慘死在豆腐渣學校的頹垣敗瓦，當局為了掩飾，迅即毀滅證據，打壓家長，逮捕追討真相的維權人士。艾未未發動數以百計志願者做公民調查，深入災區蒐集死難學生的名字住址和學校，放上網絡名冊，證實豆腐渣工程確是罪魁禍首。

每到死難學生的生日，艾未未更把學生的名字、性別、出生日期、學校、年齡，一個一個隆而重之的放上推特。

艾未未又在網絡發動一個大型活動，名為《念》，呼籲網民逐一讀出學生的名字，把錄音電郵到艾未未的工作室，輯成一部震撼人心的巨形錄音書，川震兩周年發表。《念》，是「為了忘卻紀念」。

艾未未是國際知名的藝術家，作品遍佈歐美。德國慕尼黑展覽館場，藍色、紅色、綠色、黃色、白色的書包，砌出「她在這個世界上開心地生活了七年」，是遇難女孩楊小丸媽媽說的話。八千七百三十八隻書包，代表着孩子鮮活的生命。

艾未未讓當局害怕，是因為他鍥而不捨，叫人拒絕遺忘。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五毛黨報

「我們都是艾未未！！！1000000人要求釋放艾未未！」面書群組，反應熱烈。五毛黨和五毛黨報空群出動，蒐集艾未未的罪證：拍過的裸照、講過的說話、有過的批評、錢銀糾葛、私人生活……官方新華社，竟然引用這些未經證實的傳聞，作為抹黑艾未未的子彈，實行一貫的未審先定罪。

艾未未特立獨行桀驁不馴，這是一個夠格的藝術家應有的本質，不用官媒點評，也眾所周知。艾未未的裸照，網絡流傳甚廣，有個人的，也有集體的，不用大驚小怪。最著名的裸體行為藝術，要數十幾個赤條條的大男人用草泥馬擋着自己的中央部位然後放手騰飛的一幕，調皮反斗，讓人笑出眼淚。還有那在網絡瘋傳的《一虎八奶圖》，與當前的政治荒謬緊密相連，寓意深遠。裸體艾未未甚麼未見過，請各五毛黨員黨報今後不必再拿艾未未滿身贅肉的裸照做文章。

官媒舊文新炒，指控艾未未抄襲另一位藝術家的意念，當事人岳路平反駁，指官媒濫用他的名字，成為新華社劇本裏的角色，「我的名字『被抱打不平』，但我

本人並不情願。我也同樣同情艾未未。」

艾未未犯的甚麼罪，官方至今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裸體藝術是罪嗎？藝術品與別人相似是罪嗎？特立獨行桀驁不馴是罪嗎？還是網友小力水手了解國情，看得通透：在中國，看問題得懂辯證法。幾十年前，一個領導忽然變成反革命分子，其實一般不是因為他反黨，是因為他那一派倒掉了；近些年，一個官員忽然變成腐敗分子，其實一般也不是因為他比別人貪得更多，還是因為他的那一派在政治鬥爭中失敗了；今天，一個不是官員的名人忽然出了經濟問題還私生活淫亂並涉嫌抄襲，那也不是因為他幹了這些齷齪事，是因為他說了不該說的話。

早前，外交部發言人回應採訪茉莉花革命的外國記者為何被打，套在艾未未身上，或許更能說明中國的法治是甚麼一回事。

記者：「你能明確告訴我們違反了中國哪項法律的哪個條款嗎？」發言人：「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問題的實質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亂，想在中國鬧事。對於抱有這種動機的人，我想甚麼法律也保護不了他。」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其實我也怕得要命」

艾未未「被失蹤」，或許事前他已察覺徵兆。在帶走前十天，接受美國資深主播丹拉瑟的訪問，一字一句，好像為這場禍劫留下伏筆：

「我不認為自己勇敢，我也沒有要改變整個社會的瘋狂想法，但只想做回自己，只想告訴別人，你也可以這樣。做你自己，清楚說出你的想法，告訴別人甚麼是對甚麼是錯。」

「作為個人，我是脆弱的，不能承受太多。我不停問自己，身體上心理上你夠強壯去面對嗎？我時常問自己，我每天都在問自己，在極端的情況下，例如牢獄，我能撐多久？」訪問到此完結，節目的音樂響起，留下一個落寞和不確定的眼神，那個自信、瀟灑、調皮的艾未未消失了。一語成讖，往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在維穩經費已超越國防預算的今天，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個人當然是脆弱的。趙連海「重見天日」的那一天，在推特引述艾未未的說話：「其實我也怕得要命，但沒有其他辦法，如果不努力，我們將會有更大的危險。」充分反映了艾未未

內心的恐懼和掙扎，縱使危機四伏，自己也怕得要命，但還是要幹下去，因為不改變，國家機器會變得更瘋狂，人民就面對更大的危險，但幹下去，就會把自己推向更大的險境。這就是中國維權者的宿命。

但艾未未與其他維權人士都不同，他沒寫過挑戰當權者的大塊文章，更不會號召人們上街參加甚麼集會革命。他屬於行為藝術。

汶川大地震的公民調查，他把幾千個早逝的名字打印出來，工作室的一邊大牆壁都貼滿了，看上去，活生生就是一個川震死難學生紀念碑，絕對不是官式有領導人題詞的那一種。幾千個年輕生命，集體控訴當權者縱容豆腐渣工程的麻木不仁，感染力比洋洋萬言的大文章要強得多。

當然還有那幾千個孩子的書包，還有那記載着死難孩子名字的超大型錄音書，還有那每天紀念孩子生日的推特博文，當然還有更多突顯當前政治經濟文化荒謬的藝術表達，包括在偽善的中國社會只能做不能見的裸體。藝術表達更能震撼人心，更能刺激思考，令人有更多想像的空間。艾未未說自己怕得要命，其實當權者更害怕艾未未。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免於恐懼的自由

趙連海「重見天日」之後，由支持釋放艾未未，到宣佈退出，反反覆覆，可見他承受着極大的壓力。

趙連海承認，這是一種交換，他退出維權活動，換取當局為孩子追討賠償。顯然，這種交換不是等價的。受毒奶粉殘害的孩子得到賠償是理所當然的，但趙連海退出維權，卻是被脅迫的：「我沒了孩子怎麼辦？」還有未宣之於口的：「沒有了孩子我怎麼辦？」趙連海基於恐懼而作出妥協，完全可以理解。但這樣做，能否換取孩子的將來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緬甸民主運動領袖昂山素姬對「腐敗」和「恐懼」的關係，有過非常透徹的論述：「導致腐敗的不是權力而是恐懼。那些掌權者恐懼喪失權力及無權者恐懼權力的蹂躪，都導致了腐敗。」她在一篇文章裏說：「在一個否認基本人權存在的制度內，恐懼往往成為了一種時尚——害怕坐牢，害怕拷打，害怕死亡，害怕失去朋友、家庭、財產或謀生的手段，害怕貧窮，害怕孤獨，害怕失敗。最為陰險的恐懼

方式是化裝為常識、乃至於至理名言，將有助於保存人的自尊與內在責為愚蠢、魯莽、沒有價值或瑣碎無用的。對由於恐懼而習慣於在鐵幕統治下生活的人們說來，將他們從使人虛弱的恐懼的泥沼中解放出來，也許是不容易的。但即使在最為殘暴的國家機器下，勇氣也在不斷地產生，因為恐懼不是文明人的自然狀態。」

昂山素姬一九九一年發表的這篇文章，完全貼合今天的中國。趙連海在推特和訪問的內心表白，就是「無權者恐懼權力的蹂躪」的一種典型。極權，無論是甚麼國家甚麼民族，放諸四海，都有着極大的同質性。

「掌權者恐懼喪失權力」，千方百計抓着權力不放，對任何風吹草動，統統扼殺於萌芽狀態。「無權者恐懼權力的蹂躪」，在權力面前不敢說真話，對任何不合理違反人性的事情都忍氣吞聲，把頭別過去當甚麼都沒有發生。權力缺乏制衡，是腐敗的根源，後者的推力，可能比前者更甚。

如果人人都恐懼，會導致更大的恐懼。最大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要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需要不斷產生的勇氣。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重案組

香港鬧市發現艾未未塗鴉，警方高度重視，出動重案組幹探四出偵查。

「塗鴉少女」冒着被捕風險，在網絡隱秘現身，更一再接受傳媒訪問，又將在犯罪現場拍攝的塗鴉罪證交與媒體發表。只見少女一身深黑衣服，連衣帽把頭包得密實實，深夜出動，鬧市牆壁街道，在友人協助下，用模板油漆，噴上「誰在害怕艾未未」的塗鴉。

單看幾幅畫面，已經是活脫脫艾未未式行為藝術。特立獨行，桀驁不馴，甚至已經闖過了法律的紅線。少女在媒體遮面曝光，更有直接挑戰權威的味道。

重案組偵查「塗鴉少女」，用大炮打蚊子的荒謬，激發了行為藝術遍地開花。各式各樣的艾未未塗鴉出現鬧市，為少女打掩護，擾亂偵查視線。「我們都是艾未未」，看重案組拉得了多少個。

孤陋寡聞，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從沒聽聞塗鴉要出動偵查殺人放火大案要案的重案組。香港塗鴉之父九龍皇帝曾灶財，在柱位電箱塗了半世紀的鴉，墨寶已經

由街頭登入殿堂，成為香港人的文化遺產。早年頂多是給市政署驅趕檢控，曾先生仙遊得太早，不然也可嘗嘗重案組招呼的尊貴待遇。

還有那位在環頭環尾到處留下工整筆迹的「渠王●免棚」，又或修理洗衣機、雪櫃、電磁爐和ＬＣＤ電視的中年個體戶，連聯絡電話都留下了，要拉人簡直易過借火，但也從沒看過他們任何一個人被檢控的新聞。

出動重案組偵查「塗鴉少女」，對香港警隊來說，具有里程碑意義，充分說明了在鷹派一哥的強勢領導下，香港警隊的一顆紅心，正式回歸了祖國。

雖然到今天中央還未將艾未未定個甚麼要他永不翻身的罪名，仍停留在逃稅抄襲重婚淫穢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但懂得解讀政治風向的新一哥，已經嗅出了階級鬥爭新動向，有能耐分毫不差地體會上意。用舊時的說法，艾未未不就是個徹頭徹尾的反革命重犯嗎？為這個胖子宣傳說項的，不就等於反革命的同謀嗎？反革命當然是大案要案，由精英重案組來查，不也是理所當然嗎？

由重案組偵緝「塗鴉少女」，如果效果良好，下一階段，拿茉莉花的要拉，穿反動文化衫的要鎖，不信？走着瞧好了！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偽潔癖城市

雞蛋仔伯伯被揭發領取綜援，案件由社署轉介警方跟進調查。早前數以萬計的網上聲援，突然集體失聲。伯伯已從道德高地掉下來，由腰板挺直滿載骨氣的香港精神，變成好食懶飛謊話連篇的綜援騙子。一陣子捧上天堂，轉個頭又踩入地獄。這就是我們的香港，一切都像虛擬網上世界，風一樣來得快去得快，熱鬧過後，網民又去追逐另一個刺激，彷彿雞蛋仔伯伯事件根本沒有發生過，遑論深入討論香港小販政策何去何從。

香港是個潔癖城市，無論是道德或市容，都嚴格要求表面上要乾淨整潔。伯伯堅持自力更生拒絕綜援，就是道德高尚，人人舉着拇指讚歎；伯伯被揭發又做小販又領綜援，就是道德敗壞，欺騙政府公帑和市民感情，變成不值得支持了。至於伯伯在甚麼情況下領綜援？他的人生經歷家庭背景是否構成重要原因？有沒有難言之隱？香港的綜援制度是否合理？有否真正鼓勵受助人自力更生？再沒有人討論，更沒有人深究。

港人道德潔癖都是一些只看表層偽潔癖。即使巧取豪奪，只要符合表面上的法律和程序，無論內裏是如何的污穢齷齪，會被視為轉數快技巧高，贏得人們羨慕的目光和讚賞的聲音。但如果只為了蠅頭小利而觸及法律，無論是如何迫不得已情有可原，犯法就是犯法，沒有辯護餘地，就像警察拉人的時候所說的：留番上庭同法官講啦！

香港人追求的市容潔癖也是同樣的虛偽，只要表面看起來街道整潔秩序井然就是好，但後巷亂七八糟滿佈老鼠蟑螂，都可以眼不見為乾淨。市民早已被政府廣告洗腦，深信熟食小販如何污糟不潔，但大酒店大酒樓接二連三的食物中毒，大家又可以不當甚麼回事。

小販的其中一個罪名，就是違反「公平競爭」：小販霸佔街頭不用交租，對捱貴租的小商戶不公平。人們不去追究為何政府縱容地產霸權橫行，壟斷經濟，製造更大的不公平，使整個社會陷入水深火熱，卻去比較小商販與小商舖之間的公平不公平問題，拉扯他們指罵相鬥，把焦點模糊，把最大的不公平不公義輕輕放過。對所謂「公平競爭」的要求，也充分反映了港人這種偽潔癖心態。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謀殺街頭小食

今天的香港特區，沒有小販政策，只有趕絕小販政策：威逼利誘有牌流動小販贖牌，不交牌的要他們遷入街市商舖，嚴打無牌熟食小販，令街頭小販絕迹，成了食環署的政績工程。

當街頭小食告別街頭，登入商舖之時，就等於向街頭小食簽發死亡證。

我不知道這只是心理作用，還是兒時家窮肚餓，吃甚麼都好味，今天好東西吃得太多了，味蕾經常驕縱，總是找不回小時候的味覺。

這種感覺是有客觀事實根據的。小食還在街頭的時候，因為成本低，小販會落足心機在食物上。當街頭小食進入商舖，租金動輒十萬八萬，要賣多少串魚蛋牛雜才夠交租？試問，不將貨就價，不大量生產流水作業，如何能賺回天價的舖租成本，何時才有盈利？街頭小食味道口感，自然就大打折扣。

記得兒時吃過的街頭炒麵，爐具是火水氣爐，火力威猛，澆上油，燒紅生鐵大鏟，麵放鐵鏟的一邊，另一邊放上芽菜和韭菜，鏟鏟不停翻動，吱吱作響，香氣四

溢，熟得差不多了，兩者匯合，加老抽上色調味，再兜幾兜，火喉十足熱氣騰騰，添些甜醬辣醬，幾毫子一包炒麵，成了天下美味的早餐，吃得肚子也撐起來。

看那小販叔叔畀足心機的認真製作，過程也是一種享受，能夠慢工出細貨，就是因為仍在街頭，省卻租金，最大的成本只在食材，當然可以落足料，慢慢做，水準自然高很多。

今天，我嘗試尋找兒時的炒麵美味，不是炒燶了就是火喉不足，不是鹹得差點可以防輻射就是淡而無味，芽菜和韭菜並駕齊驅已很少見，即使有，都是老得很難入口。踏破鐵鞋，兒時味覺，始終是遍尋不獲。

聞說雞蛋仔這種街頭小食，老外稱為雞蛋窩夫，是香港發明的本地土產，未知此說有沒有根據。如果是真的話，把小販趕盡殺絕強迫入舖的政策，只會將充滿香港特色的小食文化徹底扼殺。

大家可能記得，曾幾何時，香港街頭還有人賣龍鬚糖、麵粉公仔和麥芽糖餅乾，政府把他們全面取締，只在時令節慶才容許他們穿起唐裝在商場亮相，色彩倒褪，風味消失，跟街頭擺賣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

謀殺街頭小食，是香港的小販政策。

二〇一一年四月三十日

戲院小販

要細數已經消失的香港街頭小食，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先從戲院門口說起。

看電影，廣東人稱為「睇戲」，與北方有別。戲院門口，開場散場，人流集中，是小販必爭之地。那時候，戲院只放電影，沒有賣爆谷汽水甚麼的，也沒有壟斷經營，沒有不准觀眾帶其他食物進場，小販政策也較為寬鬆，造就了戲院門口的小販經濟蓬勃發展，看電影與街頭小食雙重享受，成了港人睇戲一大特色。

隔幾條街，飄來一陣烤魷魚的濃烈香氣，令人垂涎。那些叫「九龍吊片」還有其他甚麼名堂的乾魷魚，用一個有柄的鐵網夾着，放在炭火上烤，卜卜作響，香脆無比。烤魷魚無論大中細，都價錢不菲，非我輩所能負擔，有時嘴饞，只夠錢買那烤魷魚鬚頂癮。

還有那令人難忘的鹵水雞腳雞腎。一個木櫃，上面放着鹵水食物竹籤調味料等東西，還有一塊小砧板一把小刀。鹵水食物用油淋淋灰蒙蒙的陳年舊布蓋着。顧客點吃雞腎豬生腸，小刀切成小塊，竹籤串起，用油掃塗些香噴噴麻油，只幾角錢就

有交易。

冬天，還有更多花樣。賣蒸花生的，可能久違了太長時間，所有人都忘記了。花生放在竹條織成的巨型篩子上，下面升起熱騰騰的爐火生出的蒸氣，蒸熟的連殼花生那特殊的香氣，遠遠可聞。拿着一包暖笠笠的花生，在嚴寒的天氣下，還可以抱在懷裏，發揮着暖包的功能。

好像是鄭君綿唱的粵語片歌仔：「買檔蔗，好過去借！」戲院門口真的有蔗賣。一根根的蔗，大概一呎長，切好整齊放着，檔主利落地削皮，用小紙袋包着一頭，送到客人手中。那時觀眾帶甚麼入戲院吃都不會有人阻止，即使吐得一地蔗渣，都視為平常。

當年，有人叫這批看戲吃蔗的觀眾做「咬蔗幫」，不少都是豪邁的體力勞動者，有齣電影叫《殺出西營盤》，同學們專程趕午夜場，看看「咬蔗幫」的奇景。

過冬日喝那熱辣辣蔗汁，滋味至今難忘。削好的蔗放在熱水中暖着，一部手動的搾汁機，現搾現賣，是驅寒珍品。

熱鬧的戲院門口，人多擠擁，亂中有秩。今天，一切都壟斷經營，空間愈來愈少，管理主義肆虐，生氣勃勃的景象，已不復見。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日

一個城市的資產

遍佈港九新界的街頭小食，當然也各自各精彩。

已經絕迹的，也是我非常懷念的醃酸菜。木頭車上放着一個個闊口玻璃瓶，蓋子蓋着。一瓶是酸蘿蔔，一瓶是大芥菜，用竹籤串起的生馬蹄，還有其他酸或不酸、精製過的水果蔬菜。醃酸菜雖然便宜，但整塊還是買不起，最喜歡的還是那雜碎菜頭菜尾，忘記了是斗零還是一毫，裝滿一小袋，已經吃個不亦樂乎。

不能不提的是臭豆腐，在戲院門口有時也見其蹤影，香氣實在太濃烈，只靜靜的不叫賣也客似雲來。一大鏟燙滾的油，放在火爐架上用擔子挑着，知道危險，檔主會站得遠遠的，不會跟其他小販擠在一起。香脆可口風味十足不用多費唇舌了，以今天投訴文化之盛行，即使入了商場街舖，也找不到任何生存空間。

叮叮糖缽仔糕豆腐花，都是小孩子的珍品，好不容易等到小販叔叔來了，一擁而上，連口袋也挖穿，也要把袋底的幾毛錢掏出來。零用錢花光了，邊看着小販叔叔如何做生意，邊免費聞着那透出來的香甜，邊猛吞口水，也是一種享受。

深夜，又是另一番光景。印象最深的是嚴冬的裹蒸糭，糭子伴隨荷葉飄香，「裹蒸糭、裹蒸糭」的叫賣聲，給辛勞夜歸的工人，帶來暖意。當然還有那生炒糯米飯，現在想起，也饞得口水都流出來。

台灣讀者花生米在我的博客留言：「我住在台灣，夜市的小食美味絕倫，是這裏的觀光特色，小販不落本不落心機就會馬上被淘汰，政府近年開始注意衛生問題，但工作是整頓夜市的道路和『勸導』小販，我家附近的逢甲夜市既整潔又多采多姿。香港現在只剩下米芝蓮，一般餐廳正如你所說的，簡直難以下咽。」

台北、台中的夜市我也到過，他們不也是小販嗎？但舉世知名，是遊客必到的賣點，本地人也時常光顧，並引以為傲。

如果台灣不准街頭擺賣鹽酥雞，不准賣鴨血糕，要把他們統統趕上商場趕入舖頭，那時候，鹽酥雞還是鹽酥雞，鴨血糕還是鴨血糕，逢甲夜市還是逢甲夜市嗎？

台灣的夜市還是會整頓，還是會勸導攤販講究衞生，但不會像香港一樣趕盡殺絕，因為他們知道，小販，是一個城市的資產。

二〇一一年五月六日

「唔該大家公道啲！」

二零一一年四月底，「一群中環金融從業員」在幾份香港主要報章，以《唔該大家公道啲！》為題，賣了兩天廣告。廣告除了在主流媒體出現一些花邊討論外，沒有多大迴響。據聞，廣告出街後，確能引起「中環金融從業員」的共鳴，他們認為，這兩年雷曼苦主在中環作出的種種滋擾行為，已經忍無可忍，這個廣告，可以為他們出一口鳥氣。

廣告批評雷曼苦主「霸佔行人路並循環以揚聲器反覆播放指控」，「在行人路佔據極大面積設置靈堂……並將他們認為必須承擔責任人士的相片擺放在其靈堂，以茲洩憤。中環，彷彿霎時由國際金融中心變成殯儀集中地」。

廣告又說：「『自由』並非僅屬於某一撮人，『公道』亦不應只向某些人傾斜！」「他們有否認真考慮過，他們其實已侵犯了其他與事件無關的人享用公共空間的自由，以及不被滋擾的權利？他們有否認真考慮過，他們口中的『公道』，已經過了火位，以至已經超越了香港人能夠包容的程度？」

廣告寫得文情並茂，一字一句，極盡煽動之能事，肯定出自高人之手。看過的人都會同情，受到噪音視覺滋擾中環金融精英所受的痛苦，彷彿霎時比失去整副身家、精神失常憤而自殺的雷曼苦主還要嚴重。

從表面看，這群「中環金融從業員」的確言之成理。雷曼苦主披麻戴孝，敲鑼打鼓，播送哀樂，將中環這個國際知名的金融中心和特區政府的權力中心，變成殯儀中心，不但有礙觀瞻，置香港形象和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於不顧，成何體統？如果繼續聽之任之，不作任何回擊，今天他們霸佔中環，明天可能會佔領西環，驚動中央，那還得了！

「中環金融從業員」，是精英中的精英，為香港的繁榮貢獻良多，是GDP極速增長的偉大功臣。一個通宵工作到早上，金額炒上炒落以千萬計，身心俱疲，好不容易等到可以偷閒到金融中心的後巷抽根煙，還要被震耳欲聾的雷曼哀樂，搞得頭昏腦脹，肯定會影響下半場的表現，炒爆了，你們這些雷曼苦主可以負責嗎？放工到「老蘭」happy hour的好心情，都被這些噪音哀樂破壞了。中環金融從業員不禁慨嘆，中環之大，竟然找不到一處耳根清淨的地方！

二〇一一年五月九日

賊喊捉賊

香港人善忘，這群中環金融從業員更善忘。他們早已從兩年多前的金融海嘯翻身了，年終花紅獎金又再超標了，失去的早已加倍賺回來了，最根本的是，他們一秒鐘都沒有嘗試過，設身處地體會迷債受害人的苦痛。

中環的金融精英強迫自己選擇性忘記，兩年多前的迷債爆煲風波，直接或間接都跟你們有關係，有毒金融產品的前世今生，與金融精英長期以來牢不可破的固有文化密切相關：貪婪，怠忽，短期行為，只顧自己發財，不理他人死活，過海就是神仙，出事雞飛狗走，責任互相推諉。這個《唔該大家公道啲！》的廣告，與其說是想炫耀自以為是，不如說是把醜態自暴其短。

人們要問的是，有毒迷債是誰發明的？誤導的包裝和銷售手法，是甚麼人的傑作？複雜的投資產品，本來不應向目不識丁的老弱長者推銷，是誰下的命令，威迫利誘前線銀行職員不分大小盡量搶客？即使金融精英不是每個人都是主謀，共犯的責任，誰也逃不了。

我不是迷債的受害者，但我親身經歷銀行推銷的全過程：看準你有定期存款，游說你迷債既保本又比定存有稍好一點點的利息，然後連番提出似是而非的論據：迷債是如何穩陣，如何得到大企業和國家做後盾，最後迷迷糊糊的掉進了他們的圈套。推銷手法，迹近詐騙，百分百不道德。

廣告裏其中一段，說到要害了：「我們只希望大家講句真正公道的說話，早前特區政府為照顧小投資者，在有關機構插手干預下，銷售迷債的十六家銀行最終向客戶提出最高賠償達百分之九十六點五的解決方案，我們認為基本上合理，而且終可令中環人耳根清淨。」

原來廣告是為方案說項而來的。最高賠償九成六，只是「最高」，估計多達二千人未能受惠。這不是金融精英們良心發現，而是因為迷債抵押品價值回升，金融機構可以賺大份，苦主得小份，才推出這個除笨有精的所謂終極賠償方案。

迷債風波過後兩年多，沒看到一個金融精英受到嚴厲處分，也沒聽到一個金融精英向受害者道歉，反而指摘他們貪得無厭，影響市容，要苦主收聲，即使痛，也不可以大聲叫。這不是典型的賊喊捉賊又是甚麼？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洗腦最佳示範

政府發表「國民教育」諮詢文件，三番四次重申，由小一讀到中六都必修的國民教育科，不會洗腦。但細讀這份二百四十多頁文件的內容，隨手拈來，處處都是洗腦的示範，要多荒謬有多荒謬，要多硬銷有多硬銷，要多滑稽有多滑稽，要選一個最佳的洗腦示範，有一定難度。

文件的最後部份，是「附錄八」，裏面成百上千計的「『生活事件』教學事例一覽」，讀者不妨打開文件逐一細閱。所謂一個例子勝過千言萬語，試舉其中一些跟大家分享：

小一至小三學校生活部份，有一個教案，叫「我學會了唱國歌」：「讓學生認識國歌的背景及所反映的中國歷史、中華民族的精神，從而建立學生對祖國的認識與認同。」學習重點當然是先學會唱國歌，然後搞一個民族歌曲欣賞會，再來一個「中華小狀元」問答比賽，看到這裏，除了有點不合港情，起了點雞皮，滑稽得使人發笑外，活動到目前為止都無可厚非。

好戲還在後頭，跟着的「鞏固活動」，名為「中華好兒女」。教師邀請學生接受挑戰，測驗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及歸屬感，是不是個「中華好兒女」。教案說：「請學生以尊敬的態度聆聽國歌，有助學生反省何謂尊敬的態度，並實踐之。」

如何實踐？老師派發工作紙，「依指示做動作或回答問題，看看你能否通過『中華好兒女』的第一輪測試」，一些資料性的問題過後，做動作了——「你是哪一個國家的國民？請大聲說出。」

「我們的國歌帶出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請你站起來，大聲說出其中兩個中華民族的精神。」「『我為到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高興』，若你認同這句話，請大聲說出『我為到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高興』。」「是次測試，學生需大聲說出其國民身份，及中華民族的優良民族精神，這可助他們認同國民身份。」

設計這個課程的人，在哪裏長大？受甚麼教育？「要學生站起來大聲說」，是所有法西斯集體主義專權國家的共同儀式。大聲說出中華民族的精神！大聲說出「我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高興」！使我想起納粹德國、朝鮮，又或甚麼兒童隊青年團的宣誓儀式。你會樂意讓子女接受這樣的洗腦嗎？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五日

國歌血淚史

國民教育教學示範「我學會了唱國歌」，說要提高學生的研習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但洗腦灌輸式的教學方法，只會誘使同學投其所好，唯唯諾諾，集體說謊。

聽到國歌，就要學生感動、激動、流淚、自豪……這種教學方法，內地稍有識見的讀書人早已嗤之以鼻，現在竟然搬到以自由開放見稱的香港，還急不及待向這種洗腦教育膜拜，視之為模仿學習的典範，怎不令人搖頭嘆息。

要學生停用自己的腦袋思考，無條件的接受灌輸，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面倒的提供絕對正面的宣傳資訊，包裝得滴水不漏，容不下任何異議的思考空間，這樣才可以培養出千人一面的正確思想和精神面貌。

「國歌」教案絕對是一個典型。教案裏有一篇國歌的背景資料：「國歌的故事——中國人是這樣長大的」，國歌原名《義勇軍進行曲》，是抗日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內容還有作曲作詞者聶耳、田漢的一些背景，冒着危險完成作品，

被國民黨追捕，逃亡、抓住、判刑……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聶耳英年早逝，二十三歲在日本溺斃，而田漢在國民黨時期多次坐牢軟禁，教案都有交代。但對田漢的生平，只講述他在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化部戲曲改進局局長，北京戲曲實驗學校校長」，至此，再沒有交代下去。

田漢一九六八年逝世前，中國發生了天怒人怨的慘案，國歌也經歷了大上大落的血淚，教案的資料卻偏偏隻字不提。這個教案的主題是：「我學會了唱國歌」，如果真的要讓學生仔細認真的認識國歌的滄桑起落，如果國民教育真的要訓練學生批判思考，這段發人深省的歷史就不應躲閃隱藏，更絕對不能一筆抹去。

田漢在文革時因莫須有罪名被批鬥、毒打，慘烈地死去，死後被宣佈為叛徒，永遠開除黨籍。因此之故，他作詞的國歌，只准奏樂，不能誦唱。文革後的一九七八年，國歌的歌詞也一度被改得面目全非，變成：「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

這段國歌血淚史，最能訓練批判思考，但教育局敢教嗎？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你今日自豪咗未？」

推出國民教育諮詢文件後，網上開始流行：「你今日自豪咗未？」整個國民教育的主旨，是要學生為中華民族感到自豪，身為中國人感到高興。無論是看到國旗聽到國歌，見到國家隊獲獎，都要心情振奮，激動無比，自豪高興從心底油然而生，不能只是內心感受，還要大聲說出來。

在「我為國家隊打氣」的教案裏，老師不停追問學生：「世界盃國家隊落敗，你有沒有像他們一樣的反應？」「奧運頒獎台上，當國歌高奏國旗升起，你有甚麼感受？」最難頂的是以下這個問題：「重温這幾件國家的體壇盛事，你有否覺得光榮？以一至五分為定，五分是極光榮，一分是不光榮。你認為自己對這些光榮的認同感是多少分？」

如此白癡的教案，稍為認真的人，看到都怒火中燒。光榮不光榮，能像賣豬一樣秤出來嗎？

如果學生像我一樣認為中國足球隊落敗根本是活該，因為中國足球吹黑哨踢

假球貪污腐化，永遠無法追上世界水平。如果學生像我一樣認為中國拿這麼多體育金牌，是舉國體制的必然產物，沒有甚麼大不了，體操隊報大年齡造假醜聞疑團未解，是最大的污點，使人無法光榮得起來……所以沒有感到一絲一毫的光榮，只能給零分，甚至負分。

好了，面對我這個頑劣的學生，老師怎麼辦？

設計教案的人，真的心細如塵，早有準備對付我這些黑五類。教案裏有一欄「注意事項」這樣寫着：「教師如發現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感情不太強烈時，不要批評，並接納其表現，但仍請學生為此作自我反省。」

我無法預測老師的反應，會將我歸類為「感情不太強烈」，抑或「感情太過強烈」，要充分肯定？還是要自我反省？但有一點可以確定是，老師百分百認定我這態度政治不正確，絕對不能接受，要我自我反省。

但如何反省呢？反省甚麼呢？要學生洋洋萬言，坦白交代，深挖反動思想的根源，才可以過關？還是要困黑房、跪玻璃、開批鬥大會、同學彼此揭發反動言行，然後剃鴛鴦頭掛牌遊街示眾呢？又或可用以下方法：每天放學前，思想糾察會逐個學生盤問：你今日自豪咗未？得到滿意答案，才可以離開！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愛國評估

小一至中六必修的國民教育科，聲稱沒有校內試也沒有公開試，學生以為可以當「閒科」來讀，但只要細閱這份諮詢文件，會發現有很多「唔對路」的地方。不用考試，但卻要鉅細無遺地對學生作出評估，是令人最擔憂的一例。

評估分三方面：教師觀察、學生互評、家長評估，對學生在各學習範疇的表現，寫下鉅細無遺的評估資料。例如：同學有否「認識國家發展所面對的機遇和挑戰」？有否「關心國家的未來及人民福祉」？有否「從歷史發展加深對國情的掌握、擴闊視野，鞏固對國民身份認同」？「非常同意」、「部份同意」、「不太同意」、「完全不同意」，老師要作出評估。

子女有否「提高了對國家的認同和歸屬感」？有否「提升了對作為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認同」？由「非常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家長也要填寫評估表。

「關心國家的未來及人民福址」？胡總和溫總能否準確地告訴中國人民，他們的幾千萬幹部有這個情操和水平嗎？

「提升了對作為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家長可以根據甚麼客觀標準填寫四個級別的評估表？

如此抽象又主觀的所謂評估，已經夠老師家長為難了，最攞命的還有學生互評部份：你哋認為陳小明同學「有沒有表現出優秀的公民及國民素質？」我哋先討論，然後再寫下評語。想像一下這會出現甚麼光景？是言不由衷的奉承讚美？還是互相揭發的撕咬批鬥？這與文革時期的政治思想生活會有何分別！

這還不止，還有一份總其成的「學生學習表現評估報告」，由個人、小組、家長和教師分別評估：「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樂於作為中國人……」「為同胞的成就表達欣喜或感到自豪……」「裝備自己，為將來能貢獻國家而盡一分力……」「考慮配合國家的需要，規劃自己將來的發展……」，同學是「經常做到」、「間中做到」、「偶然做到」還是「很少做到」呢？請寫下評分。像不像一份入黨申請書、黨員評估表呢？問題是，這種打開腦殼檢查思想、挖出心臟看看是否夠紅的評估，其結果是用來做甚麼呢？對學生的成績、操行、升學、就業將會帶來甚麼影響，我們能掉以輕心嗎？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政壇樂基兒

政府高官與尊貴立法會議員相繼被揭發大宅僭建，有人將涉事者戲稱為「政壇樂基兒」，我在此為樂基兒抱屈。高官政客除了又有僭建，又拆僭建，和樂基兒表面有點相似外，其他一切，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

娛樂版說，樂基兒曾向記者坦白承認僭建，與黎明拍拖未幾拆除，她大方向記者說因負荷太重引致腰痛要打回原形。由僭建到拆僭建，一切都自己作主，主動交代，沒有遮遮掩掩，沒有忸怩作態，清清楚楚，大方得體，贏得別人起碼的尊敬。

但位高權重的高官，僭建風波鬧足幾個星期，連曾特首都開聲要他們回家看看有沒有違法僭建的醜聞，以免政府形象又一次受到打擊，但他們還是無動於中，雷打不動。

好了，直至傳媒頭版頭條封面故事揭發，走不掉了，才厚着臉皮對着鏡頭講些不盡不實的廢話：甚麼敏感度不足，甚麼無論哪時僭建我都要負責……這些企圖蒙混過關的空話，能逃得過市民雪亮的眼睛？

孫明揚辯稱十七年前購入跑馬地大宅時，不知僭建存在，收到違規僭建的「最後通牒」，已是十二年後的二零零六年四月，屋宇署限令六十日內清拆僭建，孫明揚根本不屑一顧，再過兩個月，屋宇署將孫氏大宅「釘契」，要拆除僭建，方可解除。

最令人震驚的是，二零零二到二零零七年，孫明揚擔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屋宇署是他的下屬，僭建政策是他的範疇。孫明揚以如此囂張的態度對待僭建違規，「釘契」五年也是毫不理睬，是否與他貴為該政策的局長，有恃無恐，恃權謀私有關，值得深究。面對記者的詰問，他仍是一貫的答非所問，左右言他。

潘潔二零零八年七月就任環境局副局長，二零零九年購入大埔寓所，記者問圍封露台變房間、天台玻璃屋等僭建物，是買屋時已存在，還是做官後才加建，潘副局長也是故意支支吾吾，含糊其辭，不敢直面記者的問題。

有人說僭建又不是大奸大惡，孫公潘潔被傳媒揭發後第一時間拆掉，總算反應快，沒有拖拉，罪不至落台吧！看看西方國家部長聘請非法家傭，多少個曾經中箭落馬，高官僭建擺明就是知法犯法，還好意思戀棧權位？

相對於僭建高官，樂基兒光明磊落得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理順孫公

教育局長孫明揚被揭發大宅僭建，第一次就此事面對傳媒，說話時如常地口裏含着粒欖，「咿咿哦哦」，講了幾分鐘，甚麼都沒說，只聽到他說「敏感度不足」。

你當年身為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雷厲風行打擊僭建，下屬屋宇署給你「警告通知」，限令六十天內清拆大宅兩個僭建物，你不屑一顧，兩個月過去了，大宅被「釘契」，又等了整整五年，僭建仍然原封不動絲毫未改。有人已經白紙黑字提醒了你，連契也釘了，今天竟然說是因為「敏感度不足」，大佬呀，你當全港市民都是白癡嗎？那些接到屋宇署追命警告信的住戶，又話要拉又話要鎖，驚到「鼻哥窿有肉」，馬上找人花錢拆僭建，孫公，你能面對他們直接交代嗎？

要他下台的輿論壓力實在太大了，第二天他又出來發言，對着鏡頭，仍是一貫的含着粒欖講了以下的一番話：「大家都知道，我昨日已就我寓所僭建物的始末作出交代，如果我昨日表達得不夠清晰或不足夠，我希望今日藉此機會在此向社會各

界作出鄭重致歉，為我的行為作出承擔。多謝。」說完，轉身離去。

這真是一個好得不能再好的公民科教材。傳媒的標題是，孫公為僭建鄭重道歉。請聽清楚，有嗎？他只是為昨天「表達得不夠清晰或不足夠」「作出鄭重道歉」。演繹一下，即是說：昨日我「咿咿哦哦」，表達得唔夠好，對唔住囉！

孫公當了幾十年官，甚麼場面未見過，幾番風雨，每次都能絕處逢生，是隻不死鳥，今回的僭建危機，對他來說只是小菜一碟，驚都未驚過。何況，孫公就是個語言天才，聽他在立法會發言，說了十幾分鐘，完全不知所云，無法抓到重點，這就是他可以在官場屹立不倒的看家本領。

新界村屋，又佔用官地，又天台玻璃屋，又圍封露台造房間，鄉事派議員紋風不動氣定神閒，這邊說等「理順合法化」，那邊說要「流血革命」，官員馬上龜縮懼怕。孫公身為最資深高官，冇功都有勞，最低限度都應有鄉事議員的待遇，現在竟然像民主派議員的僭建一樣話拆就拆，當然條氣唔順。

面對如此不公平，孫公不必趕急拆走僭建，應跟新界人看齊，等政府理順。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特赦僭建

又再有高官行會成員涉及僭建。如果你不是達官貴人、紳商巨賈，身份未夠顯赫，身家冇番咁上下，間屋未入豪宅之列，你的僭建根本未入流，也不會受人注目。由是觀之，今天僭建已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徵，這也是負責僭建政策的政府官員，好打得的林鄭局長最為難之處。

六十個立法會議員，最少十個涉及僭建。三司十二局再加副局政助，也有正副局長被揭發有僭建物。各政黨已叮嚀立法會黨友回家照照鏡，查看有沒有違章建築。曾特首也三令五申下屬清查僭建。權貴與媒體競賽，是自我引爆，還是被狗仔隊踢爆。萬一官員政客自我檢查時，揭出愈來愈多僭建醜聞，官員議員幾乎個個出問題，到時如何收科？

新界各村落的僭建，到了不可以收拾的地步，有媒體發現，問題之嚴重，已有昔日九龍城寨之風。新界鄉紳的僭建，不但遍地開花，更是特別難搞，他們又有《基本法》保障原居民權益，又有抗英抗日的豐功偉業做護身符，更有不把濕濕碎

政府放在眼內的流血革命能力和氣勢，好打得的林鄭也忌他們七分，只能用「理順政策」為借口，把爆發流血革命的日子拖得一日得一日。

最棘手的，原來香港不少有錢有權的人都喜歡搞僭建，如果一視同仁，一律清拆，惹起反彈的威力肯定驚人，早已五勞七傷的特區政府能承受得了嗎？

怎麼辦？好政策不能因人廢言，特區政府不妨向殖民政府取經，向至今仍為港人懷念公認好總督的麥理浩學習。

讀者大概還會記得，廉政公署成立後引發警廉衝突。時為一九七七年十月，數千休班警員及家屬集會抗議廉署逼害，百多名警察更衝擊廉署總部，毆打廉署人員。兩幫「陀槍」互毆，事態肯定嚴重，港督麥理浩頒佈特赦令，宣佈一九七七年一月以前發生的貪污案既往不咎，警廉衝突得以平息。

用特赦方法重振了貪污警察的士氣，用同樣的思路，特赦僭建也一定可以挽回官員的尊嚴，照顧議員的面子，平息鄉紳的憤懣，把革命怒火消滅於萌芽狀態。

甚麼人才有資格得到特赦？以上三類再加有份選特首的尊貴成員。其他人為何不獲特赦？咁就要認真反省吓，點解自己做唔到達官貴人！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

記憶與遺忘

中大陳韜文教授和他的研究團隊，每年都在六四燭光晚會做問卷調查，深入訪談，再分析報章報道，探討港人的六四情結，得出的結論是，六四事件是港人最深的集體回憶。七一遊行，自二零零三和二零零四年有五十萬人上街後，人數一直下跌；而六四燭光晚會，二十多年不輟，人數有升有跌，到六四二十周年，增至十五萬人，直逼六四剛發生後幾年的水平。

這倒容易理解。二十二年前（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震撼，深深印在每一個香港人的腦海裏，永遠無法磨滅。遺忘與記憶的鬥爭，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着，縱使官方建制企圖用各種方法扭曲歷史要香港人淡忘，但六四期間各種活動和報道，呼喚着尋求真相拒絕遺忘的神聖使命。愈來愈多媒體自我審查，「是是旦旦」報道六四新聞，但經民眾口誅筆伐，也知所收斂，不敢那麼明目張膽。

八十後六四時還小，九十後還未出生，但近幾年燭光晚會，八、九十後的年輕人愈來愈多。學校的堅持，公民教育對當代中國問題的探索，都會深入談到六四。

互聯網把許多六四史實和影像、眾多今天在朝政治人物的變臉，都完整保留下來，即使未曾親身經歷，要了解六四一點困難也沒有。每年一度維園的浩瀚燭海，不但成了這個小島引以為傲的奇迹，更像一座在怒海的燈塔，吸引着無數良知未泯嚮往自由追尋真相的內地同胞。每年六四前後，在香港讀書的內地同學、藉自由行南來的內地人士，爭相參與各種與六四有關的活動，他們可能會受到打壓，給認出了會被中聯辦請喝茶，回國會遭秋後算帳，但他們都不顧危險，珍惜着每一口自由的空氣。

香港寬鬆的政治環境，自由的傳媒，仍有堅持空間的學校教育，沒有審查的互聯網，形成一種獨有的政治生態。香港這只像芝蔴般大的小島，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看似微不足道，卻發揮着無可替代的強大威力。

阿爺對香港的角色和影響，當然心知肚明。邀約媒體高層豪遊神州的統戰策略，一刻都沒停過。強制學校推行洗腦教育，不停催谷國民身份認同和民族自豪感，是另一狠招。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將繼續下去，誰勝誰負，看誰能堅持到最後。

二〇一一年六月五日

開個價

六四前夕，「天安門母親」發表公開信，透露有公安人員接觸六四受難者家屬，提出「多少錢可以解決六四」。來人是分局領導，強調以個人身份，跟難屬私下溝通，交換意見。

來人對這位天安門母親說：「你們要真相，已經那麼長時間，當時又那麼亂，真相不好辦。你們要追究責任，這個也不好辦，因為有的人死了，有的人還活着。」剩下的只有賠償一項了，來人沒把「賠償」兩字說出口，而是說：「多少錢可以解決？」強調不是針對整個天安門母親群組，只是該位受難者家屬。

二十二年來，六四都是最大禁忌，這個分局領導如果未獲授權，他會膽大包天向難屬提出「用錢解決六四」嗎？

這顯然是當權者派來試探難屬的反應，如果接受，就逐個擊破。這種策略真的拙劣得丟人現眼，只會引為笑柄，但也反映今天當權者的真正思路。

中國經濟暴發增長，錢多得水浸眼眉，稍有權力的人，道德良心早已給狗吃

了。以為用錢就可解決一切，內地流傳一句名言：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車撞死人了，官二代「我爸是李剛」搞得沸沸揚揚，最後更以坐牢收場。人們都說他笨，因為更多人命已經用人民幣解決了，根本沒張揚出來。

煤礦災難隱瞞不報，向死難家屬開個價，私下賠償，簽字畫押，不再追究，嚴禁泄漏，用錢買人命，早有先例。

打死人、撞死人、醫死人、屈死人、逼死人，更多死人事故，不想搞出群眾性事件的，用人民幣私下解決，都相當奏效。不用武力鎮壓，有人說，已經算文明進步了。

在人民幣面前，連國際強權都低頭了，還有甚麼不可以用錢買？六四這類歷史遺留的問題，開個價，要多少人民幣才可以解決？這不是很符合暴發戶的邏輯嗎？況且，當權者一直認為六四是敵我矛盾，現在連對於六四都提出用人民幣解決，不是已經婉轉地讓步了嗎？

一幕一幕慘絕人寰的回憶，一個一個年輕早夭的生命，一年復一年滅絕人性的逼害，一次又一次無法無天的打壓，一切一切，都是二十二年前無法切斷的延續。以為用人民幣就可以徹底抹去，這幫喪心病狂的當權者，也太小看集體記憶的力量了。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刪

每到「六四」這類敏感時刻，不少人都喜歡玩這種遊戲，測試內地的網絡底線，即時反應，好玩刺激，是解怨消暑佳品。

所有稍為敏感的文字已經納入監控對象，「看圖不說話」成為指定動作。微博有不少表情符號，平日閒來無事，可以增加氣氛。我貼上博文，一字不寫，只有「六支蠟燭，四個哭臉」，微博小秘書果然訓練有素，反應迅速，沒多久，整個給刪掉！

後來，我索性只把蠟燭放上微博，最先只有幾支，再來是十幾支，然後是幾十支。可能是蠟燭的亮光太強了，照得躲在黑暗害怕光明的當權者無所遁形，終於，連蠟燭這個表情符號，都變了敏感詞，無辜的慘遭封閉。

在網上發現了這樣的一幅圖：一頭牛，站在一列鏟車前面，一動不動，擋着去路。圖可能是電腦合成的，太有創意了，下載，以「史上最牛的牛」為題，發上微博，果然不出所料，轉發的和評論的，多如牛毛。

稍為知道歷史的普通人，都知道這「鏟車牛」，擺明仿傚當年的「坦克人」，何況是見慣世面的微博小秘書。這幅最牛的牛圖竟然被容忍了好一陣子，不知是被投訴還是被發現，終於逃不過被刪掉的命運。

這麼好的牛圖蒸發了，我當然心有不甘，為了回答網民的提問，我用文字再描述一遍：「一頭牛站在一列鏟車前擋着去路。」文字果然更敏感，消失的速度，比圖片還要快。我在微博這樣回應：「史上最牛的牛都給刪了，連牛都怕，真他媽的太心虛了！」

說實在的，小秘書也有他的難處，同特首一樣：我要做好呢份工，搵食啫！我發博文鼓勵他們：「在這敏感日子，加班加點，太忙太累，向小秘致以革命敬禮！」這溫馨慰問，一直保留下來，沒有刪。

網民還有一個遊戲：計算博文的生存時間。發了敏感詞，能生存多久？能轉發多少次？能出現多少個評論？觀察網絡審查的尺度，與當前政局的關係。如果方法學上設計得嚴謹一些，是否可以發展出一篇相當原創的博士論文？

「六四」傷口，沒有處理，沒有治療，刪刪刪刪，提都不准提。創傷長期不能癒合，終於流膿潰爛，禍及內臟四肢，最後，刮肉截肢都未必能挽救生命。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詩

「千篇一律」的六四燭光晚會，這幾年人數猛增至十五萬，着實教人驚喜。參加者的面孔愈來愈年輕，八、九十後佔了一個相當高的比重，講了這麼多年「薪火相傳」，目標似乎達到了。沒有多大變化的內容，主辦單位是否應考慮要一點革新，以配合年輕人的需要？

話說回來，今年（二零一一年）節目雖然也是沒有多大新意，嚴格說來真的有點悶，但結束前的男聲清唱一首我們不大熟悉的《繼續革命》，歌聲嘹亮，鏗鏘有力，令人精神一振。聞說主辦者內部有爭議，有人不喜歡這種新嘗試。年紀大了就變得保守，是歷史的必然。

大會沒有新意，並不表示整個活動就暮氣沉沉。我早了點入場，天還未黑，在集會的球場上，看見一地塗鴉，這擺明是對特區動用重案組打壓塗鴉的一種反彈。但塗鴉不限於情緒發泄，還有嚴肅的訊息可以表達。

一位年輕人，我看不清臉孔，他聚精會神，埋首在地上寫字，球場的一大片，

都給他寫滿了。圍觀的，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寫甚麼。這是二十二年前（一九八九年）學生的《絕食書》：「在陽光燦爛的五月裏，我們絕食了。在這最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卻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後了，但我們是多麼的不情願，多麼的不甘心啊！」像詩，讀着讀着，當年的情景又再浮現，眼淚也禁不住奪眶而出。

還有一位，穿着六四T恤，脖子上掛着汗巾，背上貼着毛筆寫成的「VIIV」貼紙，她在地上寫詩，《牆》：「一層、兩層、三層……」是一位異見人士的詩歌。

除了寫在地的詩，不遠，誦詩的聲音吸引着我。女孩繞着小音箱，對着咪高峰，拿着讀本，一首一首誦讀。女孩聲音很輕，沒有很大的動作，赤着腳，走起路來沒有聲響，路過的人都未必留意。

是六四的詩，是香港的六四詩選，書名叫《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是當年和近年香港人的六四詩作。作者，有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名字，啊，原來他也寫過詩，寫的，還是六四。

香港人的六四詩，其重要性，不下於當年由香港新聞工作者編寫的《人民不會忘記》。一本，是紀錄者的史實；一本，是投入者的感受，是叫人難以忘懷的畫面，是教人泣血的詩歌。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五毛

《明報》「星期日生活」刊登艾未未「被失蹤」前筆訪內地五毛，篇幅所限，節錄了最精華的片段。按網址登入閱畢全文，更令人拍案驚喜。

艾神不但藝術創作了得，訪問技巧更超越不少資深傳媒人，抽絲剝繭，題題到肉，叫人難以招架，一問一答之間，內地五毛黨的真面目活現紙上。

不說不知，艾神訪問五毛，是因為在被捕之前，推特突然湧現大量新註冊的帳號，對艾未未進行集體攻擊，艾神在網上徵求五毛現身，居然有人回應，透過電郵和電話，順利完成。

這些正式職稱應該是「輿論引導員」的五毛黨，原來不少都是兼職性質，沒有嚴密組織，今天要就哪個問題引導輿論，明天要抹黑哪個異見分子，每天早上九點透過電郵或圍內群組發送命令，如果沒有特定議題，也可自己找相關新聞，自己完成任務。

五毛也沒有甚麼嚴格訓練，加入也不需要甚麼考核程序，只要對時事新聞有點興趣，留意網上動態，就可加入，按發帖量計酬，一百條五十塊錢，每月多賺幾百

元外快。本來以為擔當輿論引導大任的五毛是久經考驗的保土衛國戰士，揭穿了，原來只是些為增加收入的業餘網民，相當兒戲。天下之大，甚麼都可以用人民幣解決，香港的國民教育，千萬不能忽略了這一點。

艾神訪五毛，有些報上沒登的，我覺得甚為有趣，補上一筆。

艾未未：你看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嗎？

五毛：看，新聞一般都看的，尤其是地方性的一些新聞。但是基本不看《新聞聯播》，因為太和諧了。

艾未未：你翻牆嗎，使用甚麼工具？

五毛：偶爾，用朋友的VPN或者最簡單的～自～由～門～，呵呵。

艾未未：你上推特嗎？關注哪些人？

五毛：上。關注了一些比較有意思的人，包括艾未未老師。但在twitter上從來不發表看法和言論。只是看和學習。

艾未未：你如何看待網絡與言論自由、與現實的關係？

五毛：這個問題我其實也回答不了，呵呵，這個太哲學性了。我只能說，有了網絡以後，我們的言論其實已經比以前自由多了，但是當有了一定的自由以後就會看到更自由的一些人，所以就又覺得自己沒有自由了。鬱悶往往就來自於比較。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港式五毛

艾未未深度訪問內地五毛，香港報章同時也揭開了本地五毛的神秘面紗。早前已經傳出有社交網站，重金僱請專業打手唱衰競爭對手，亦有公關公司聘請網友，為食肆、商品等製造網上話題，以收宣傳之效。五毛不是甚麼新生事物，不是天朝的發明創造，非香港獨有，更不是今天才出現，如此看來，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由政府直接或間接出金僱用，為官員施政失誤辯解，抹黑打擊政治對手，帶開話題轉移視線的本地政治五毛，卻是第一次真正曝光，由傳聞的風聲變為眼前的現實，無論如何，都會帶來一點點震動。

本地五毛如何組職？如何招聘？如何運作？如何計酬？媒體披露的文件沒有這方面內容，未能一窺全豹，有點可惜，還有待進一步發掘。但僅看點點蛛絲馬迹，已察覺到網絡五毛原來早已存在，甚至多如牛毛。

媒體披露的是一間五毛公司的邀功紀錄，就一些政治事件，他們如何「引導輿論」，工作是如何「值錢」：

「多位立會議員被揭發『村屋僭建』，當中包括政府官員、泛民及建制派。我方集中評（抨）擊泛民主派，以引起網民對他們的不滿。有網民因而製作了『肛聞黨』圖片，以對湯家驊表示不滿，指他選擇性失憶、『政治誠信破產』。相關議題有過三千文帖，多於十五萬瀏覽人次。」

「『二零一一輝煌戰績，成功拖延港珠澳大橋工程』——網上散播惡搞短片諷刺『功能袋』。」

「『唐英年指香港沒有地產霸權』被網民批評，網民將唐英年演變為『政府利益輸送』，又有網民諷刺唐英年說話不智。我方盡力平衡各方聲音盡量將話題帶開，令網民不集中討論『沒有地產霸權』這件事。」

「港府打算從九月一日開始，透過銀行及郵局進行登記『派錢』。消息發佈只有短短兩天，已有市民就派錢事宜大肆討論……大部份人認為政府派錢六千是遠水不能救近火。我方發表了一些正面評論以平衡網上聲音。」

撇開錯別字文法不通詞不達意不談，港式五毛與天朝五毛的作用和角色相當類近，都是平衡言論帶開話題等等。與天朝五毛比較，港式五毛，卻屬極低手水平，一眼就會給人看穿，效果更是適得其反。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五毛就在你身邊

網上五毛，不少人好奇他們如何產生如何運作，更想知道的是如何計價如何為生？五毛一帖？太賤價了吧！五元一帖？值嗎？產生的效果與付出的價錢，成正比嗎？網上五毛面紗逐漸揭開，原來五毛早已日日陪住你，梗有一個喺左近，五毛就在你身邊，但你卻懵然不知。

在虛擬世界裏，尤其那些號稱影響輿論反映年輕人意見的網上論壇，永遠是鑼鼓喧天人聲鼎沸，討論的題目稀奇古怪，觀點有時也非常新穎。當有人帶出主題甲、擺出觀點乙討論，突然會有人把問題帶開十萬八千里，然後三五網友，你一言我一語，炒蝦拆蟹，看起來是言辭激烈，實情是互相交波，整個討論就無法集中，本來是地球的問題，突然講到上了火星，最後無疾而終。

這三五網友，很大可能就是五毛黨的組成部份，最重要的任務，是把網上討論變成泥漿摔角。以上情節，慣常出入論壇的網友，不都是似曾相識嗎？

不要以為五毛是甚麼驚世發明，在互聯網出現之前，早已存在，我姑且稱他們

為「傳統五毛」。例如一些媒體中人，身兼多個角色，又是公關大員，又是機構護法，又是政府智囊，又是專欄作家，他們就爭議性的社會政策發文發言，為你分析解構各種事物，然後得出有傾向的結論。

他們在輿論界有一定影響力，也貌似理性中立客觀平衡，但實情是身負重任，任務亦與財政來源掛鈎，可能是整個計劃算錢，也可能是寫得愈多收入愈高，與網上五毛沒有根本的分別。但與背後的財閥集團權力機關千絲萬縷，卻從來沒有公開透露，讀者受眾每天在吸收他們的意見觀點，潛移默化進入了洗腦過程。

「傳統五毛」不一定是做完一單計一單、寫完一篇收一次錢，也不一定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那麼赤裸裸，只要你的觀點意見啱聽，赤膊上陣化黑為白，拚了老命說項辯解，權貴看中你是他們的同路人，會「畀錢你賺」，讓你生意能做得順利一些，開着綠燈為你排除政策障礙，又或給你介紹更多合作夥伴，總之是生意滔滔，賺之不盡。因為路線迂迴，甚為安全可靠，不會輕易給人揭發，即使張揚得街知巷聞，人人皆知，你亦無可奈何。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跟車太貼

菜園村民，感謝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在重建新村幫了大忙，特地到鄉議局贈送牌匾，看見「恩重如山」四個大字，回想起年前建高鐵逼遷菜園村，激出轟轟烈烈的反高鐵運動，叫人無限欷歔。

同一天的新聞裏，又爆出被指貪污違紀的前鐵道部長劉志軍，罔顧安全，逼令高鐵超速，盲目追求世界第一，醜聞愈揭愈多，更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如果沒有充滿中國特色的劉志軍高鐵大躍進，就沒有呎價冠全球的廣深港高鐵，如果沒有六百多億的天價高鐵香港段，就沒有菜園村逼遷事件，就沒有席捲全港的反高鐵運動，就更加沒有「甚麼才算發展？」「我們應該選擇怎麼樣的生活方式？」的深度反思。

歷史就是如此弔詭，環環相扣，互相牽扯，也是一面照妖鏡，映照出人間的真善美、假醜惡，立竿見影，無可迴避。

還記得特區官員、保皇黨建制人士的嘴臉為高鐵辯護嗎？「全國一盤棋，香港

一定要興建高鐵，我們已經落後了，不能再延誤了，否則就會被邊緣化……」「反對高鐵，就是反對發展，反對兩地融合，反對香港真正回歸……」「興建高鐵，令香港面向大珠三角，建立一小時優質生活圈，香港想窮都難……」到今天還不停聽到這種自我催眠的喃喃自語。

內地高鐵通車，為了盡快收回成本，大幅降低普通鐵路的車次，昂貴的高鐵，平常打工仔根本負擔不起，搞得怨聲載道。一般人寧願選擇公路長途往返，高鐵乘客量不足，經常出現空卡高速來回的奇景，網民諷刺高鐵不是用來載客，而是運輸牀舖和服務人員，這種情況，差不多在每個城市都有出現。追求世界第一的高鐵是否符合今天的國情，令人非常懷疑。

造價世界第一的高鐵香港段，只不過是劉志軍式高鐵大躍進的一個小小的附屬產品，為了配合「國家規劃」、「全國一盤棋」，裝扮成雄心壯志的香港官員，堆砌數據，說高鐵建成，每年有高達六千到七千萬乘客坐高鐵來港，水份多得瀉滿一地。

劉志軍被捕，內地高鐵車速和高鐵熱潮都開始降溫。回歸後，官員不用大腦，只懂緊跟，已成常態。跟車太貼，車毀人亡，納稅人的血汗，就這樣倒進了鹹水海。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還敢坐高鐵？

不久之前，中國高鐵還熱火朝天，雄心勃勃走向世界，不但要在亞非拉兄弟國落地生根，美國大隻佬阿諾州長也要親到內地試坐，準備把高鐵引入加州。無論是對拉非還是美帝，充滿中國特色的高鐵外交蓄勢待發，沒有人再會懷疑，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了。

血脈沸騰的民族主義，像吃了精神科毒品一樣，亢奮了好一陣子，到前鐵道部長劉志軍涉嫌貪污被捕，藥力已過，又把一切打回原形。

原來所謂世界第一，是罔顧安全，違反科學，催谷車速。向日本和德國購買高鐵車型時，人家規定時速最高三百公里，為了追求世界第一，自己更改原廠規定，把車速提升到三百五十至三百八十公里。高速鐵路，對中國來說根本毫無經驗，發生意外更是不堪設想。

大吹大擂車速世界第一，是公開的明刀明槍，還算有點透明度，令人最害怕的是——隱瞞。

在劉志軍出事之前，已有內地良心工程學者冒着風險向媒體力陳，為了提高車

速，就要拉直路線，不少鐵路不是跨海修橋就是移山填土得回來的。凡用這種方法建成的鐵路，按規定，都要等一段時間，待泥土沉降，才能在上面蓋任何建築。

高鐵大躍進，爭分奪秒，土填完，等不及了，下一分鐘就架橋起路。科學規律不為頭腦發熱的主觀願望所轉移，沉降真的發生了，最嚴重更多達四十厘米。高鐵變成過山車，不補救，大大增加意外的機率。更令人擔憂的是，沉降可能在其他路線相繼出現。

連嚴重沉降都秘而不宣，其他事故隱瞞就是家常便飯了。例如電機端蓋飛脫、多次故障中途停車、車頂爆炸出現火花等等，我們都無法期望會公佈周知、會調查事故、會發表報告。

有知情的內地工程師不諱言，寧願坐飛機走公路，都不會乘搭高鐵，因為他無法保證高鐵是安全的。

高鐵大躍進式的全國遍地開花，早有不少知識界精英提出過不同意見，但可悲的是，就像三峽工程的論爭一樣，由掌權者說了算。如果不是前鐵道部長權爭落馬，有關高鐵的種種醜聞種種事故，相信一個字都不會漏出來，又或將吹哨子的人控以泄漏國家機密，閉口噤聲，身陷囹圄。

中小學都必修的國情教育，會教這些嗎？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凌遲

回歸後，不少人將香港的處境形容為溫水煮蛙。青蛙在大鍋水中載浮載沉，悠然自得，享受非常，對鍋底柴枝文火加熱一無所知，到水開始暖和溫度上升，還以為是溫泉泡湯，只覺渾身舒泰。到水愈來愈熱了，發現有些不對勁了，但已經四肢乏力，鍋也給蓋得嚴嚴密密，想逃也逃不了，一鍋青蛙湯已慢慢煮成。

有時想，如果真的遲早要死，這種死法也不錯，滿舒服的，沒有多大痛苦。

「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的溫水，就像冲涼按摩一樣令港人感到非常舒服，但那位北方來的廚師從來未煲過廣東人的老火湯，心太急沉不住氣，不懂慢火熬湯，一開始就猛塞柴枝，加大火力，水溫急升，鍋內的青蛙們登時醒覺，用盡渾身力氣，跳出沸騰前的火鍋，沒命奔逃，青蛙湯一下子全部泡湯。

八年前（二零零三年）的二十三條立法，無論是下命令的老闆，還是上陣操刀的大廚，都因為火力過猛而壞了大事。一直以為自己生活在天堂、毫無警覺的港人，嚇得強烈反彈，五十萬人上街，令青蛙湯工程徹底失敗。八年過去，港人對

二十三條猶有餘悸，今後要想立法，定要更講求技巧，更講究火路，更要給多些甜頭。

本以為特區政府會汲取八年前局長辭職特首倒台的教訓，對剝奪港人權利的立法會更小心翼翼，要溫水煮蛙，會用更斯文溫和漸進的方法，但結果卻出乎大多數人常識範圍之外。

今天，二十三條換了替補機制，葉劉淑儀換了林瑞麟，其推銷程序、手法、邏輯和細節，其粗暴、瘋狂、野蠻和反智，與八年前二十三條立法相比，水平更低，嘴臉更醜，更霸王硬上弓，全部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做好做歹，當年二十三條都有三個月諮詢期，今天，林瑞麟說：已包含了所有諮詢元素。局長，我們都是識字的，不要騙我們。

撇開這個顯而易見的謬誤不說了，政府推銷替補機制，最強的理由，翻來覆去都是說：議員玩嘢辭職公投，浪費公帑，所以要推出替補機制堵塞漏洞。

簡直狗屁不通。議員玩嘢，有本事就一世都不容許他們參選，甚至找條法例來槍斃他們，為何要懲罰選民，剝奪我們的投票權和參選權，凌遲我們最基本的權利？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日

阻人搵食

「阻人搵食，罪大惡極」，你有天大理由，做甚麼都可以，最緊要唔好阻人搵食。

遊行完沒有如常散去回家歎冷氣睇電視的兩幫「激進」分子，「夜媽媽」霸住香港政經通衢大道玩通宵，阻住的士大佬搵食。電視將的士司機的怨言日播夜播：「你哋有飯食就得啦，唔使理我哋！」「我喺度被阻咗四個字（二十分鐘）……」二十二萬人上街反惡法，遠及不上的士司機在中環被示威者阻住去路重要。

除了「阻人搵食」的指摘，最流行的就是「點解咁暴力」。在立法會掟蕉掃枱爆粗阻住開會是暴力，示威者唔聽指示拉鐵馬同警察推撞是暴力，霸馬路阻交通，尤其阻礙掌控政治權力中心的中環馬路，就更是暴力中的暴力。

的士大佬不是知識分子，不是學者更不是理論家，當然不明白甚麼是制度暴力、誰比誰更暴力的問題。他們更不會醒覺，霸馬路的示威者，只是阻住他們搵食幾十分鐘，但官商勾結的政經結構，不但阻礙他們的一生，更令一代比一代艱難，

永無出頭之日。

這個例子最能說明問題。遞補機制五時花六時變，一星期前才說同一名單補上會出現世襲、貪污、師父帶徒弟、一人做兩年更「玩嘢」的情況，更重要的是辭職議員已經將選票帶走令選票消失，再無餘票可用。一個星期後，又改成同一名單補上，說這才符合比例代表制精神。

帶走了消失了的選票，哈哈，無聲無息的突然又回來了。

這個當全港市民是文盲兼白癡的遞補機制，民意沸騰聲罵聲震天，官員三番四次強硬重申：如期立法。恃的是甚麼？就是保皇黨功能組別議員，數夠票，就不理民意霸王硬上弓，這就是制度的暴力。

二十二萬人上街對荒謬的遞補機制憤怒說不，政府說人數比預期少，將堅持如期立法，恃的又是甚麼？也是這幫由小圈子選舉產生霸着立法會議席不放的保皇議員，他們一日不轉軚，無論多少人上街，民意都被視如糞土。

這個暴力的制度繼續存在，不知哪一天又會通過甚麼惡法，把你原來享有的，從你的手上搶走。的士大佬，唔好意思，阻住你，但你們明白嗎——這個暴力的制度，才是阻住你們和下一代搵食的罪魁禍首！

二〇一一年七月五日

奴才是這樣煉成的

「遞補機制」急轉彎，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搞得建制議員人人急煞飄移，愛國議員到最後一秒還支持政府，跟車太貼，車毀人亡。噢！對不起，是車毀黨亡，跟最高長官、主事局長一樣，失格失節，已經淪為笑柄，誰也瞧不起，早已是活死人了。

近距離觀察事態發展，激心勞氣，為香港有如此低水平的官員感到厭惡，為有如此失格的政黨感到羞恥，為這個曾經是國際大都會，不到二十年就淪為第三世界城市感到灰心喪氣。

阿爺下了死命令，要堵塞辭職公投的所謂漏洞，政府上下，個個不敢怠慢，上刀山落油鑊，誓要超額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

林公公是主事官員，赤膊上陣，對反對派咬牙切齒口誅筆伐，要拼足力氣做好呢份工博主子青睞，來屆得以更上層樓，不足為怪。問題是表現太差，水平太低，法律界專業人士群起挑戰批評，好辯的林公公卻又徹底龜縮避戰，連正面辯駁的勇

氣也沒有，奴才只敢做到自家門口，既可憐復可笑。

林公公的水平已經夠低，最難為的，當然是步步緊貼、跟着他口徑搵食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第一個跨隊替補爛方案出台，社會嘩然輿論震驚，但建制議員卻幾乎人人讚好，對堵塞「玩嘢辭職」的漏洞表示激賞，沒有一個提出異議。

當法律專業團體三度發功，指控方案違法違憲，民意激化，社會躁動，政府看見勢色不對，又推出同隊遞補的第二方案，縱使方案仍是漏洞百出，經不起法律挑戰，但建制議員仍要緊跟，急扭軟表態支持，說第二比第一更合情合理合憲合法。

二十二萬人上街之後，本來堅決附和林公公「民意清楚不需諮詢」的建制議員，開始嗅到燻味，紛紛要求押後表決，用時間買空間。但最愛國的政黨，卻誓死捍衛林公公如期立法「霸王硬上弓」的決定，到官員們頂不住壓力要作出讓步了，愛國議員又改口說有需要諮詢，甚至厚顏無恥的派傳單說成功爭取。

本來，主子說甚麼，只能緊跟，不可異議，是當奴才的行規，但主子實在變得太快太急，奴才扭得腰痛難當，還是慢半拍跟不上。親眼目睹奴才原來是這樣煉成的，令人捧腹大笑，頓時暑氣全消。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誰毀了林公公？

據聞，官場ＡＯ界對林瑞麟局長推銷「遞補機制」，搞得萬箭穿心遍體鱗傷，深感可惜。

曾幾何時，林瑞麟在政務官精英群中，風評甚佳，未當問責局長前，做過陳方安生的政務助理，甚得陳太賞識，不少人都覺得他前途似錦，有潛力扶搖直上。果不期然，回歸後，他官運亨通，出任董特首的新聞統籌專員，後又更上層樓，升任問責局長。到曾蔭權吹口哨接任特首，林瑞麟仍得到新老闆青睞，得以留任，一力承擔推動落實政改方案的重責。

這當然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林局長卻表現得駕輕就熟，綽綽有餘，看起來也是享受非常。幾年下來，連臉孔都起了很大變化，面色愈來愈白，嘴唇愈來愈紅，眉毛也愈來愈往外下垂，一個「八」字掛在額頭對下，典型一副奴才相，林公公因而名傳遐邇。

相由心生不是問題的全部，如果政治真的是一個舞台，怎樣做手、如何演繹才

是關鍵。由人大釋法否決二零一二雙普選，到推銷一七／二零政改方案，又或到今天的「遞補機制」，林公公令人搖頭的表現，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香港的建制派保皇黨在立法會佔主導地位，政制又是北京阿爺最上心的問題，大家齊齊往北看，林公公提出的任何垃圾方案，除非惹起民意極度強烈反彈，否則一定夠票通過。就因為林公公恃着這種畸形政治生態的保護，推銷的每一項政策，一個比一個不堪，一個比一個缺乏說服力，陳述的觀點論據，粗疏不通，有時甚至比中小學生的通識考試還不如。當票一早數夠，不用反擊，不用辯駁，更不需民意認同也可以在立法會通過。

做穩了的奴才化身人肉錄音機，又被另一幫奴才永遠簇擁着，政策質素的優次永遠排到最後，立法會辯論變成不經大腦的耍嘴皮，論點如何重複又重複，邏輯犯駁如何狗屁不通都不重要，只要投票鐘聲響起，建制保皇議員趕及回來按掣，就可萬事大吉，順利過關。

只要做一個聽聽話話的奴才，只要超額完成上頭交帶的任務，就可以飛黃騰達，就可以陞官發財，再何需在政策質素推銷手法上多動腦筋？這位精英政務官，就在這種培訓奴才的制度下，如此這般，被徹底的毀了。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不可能的任務

議員出缺，「玩嘢」辭職，變相公投，浪費公帑，要設立「遞補機制」，堵塞漏洞。這個官方邏輯，講了幾個月，已成了顛撲不破的真理。無論名筆還是名嘴，不需經過大腦，衝口而出，從來不問中間的邏輯有沒有問題、官員的論據有沒有犯駁。

先撇開立法會議員任期內辭職搞公投對不對這個爭拗一千年都未必有結論的問題不談，阿爺一聲要「堵塞漏洞」，政府官員下跪「領旨」，建制議員齊聲附和，但問題是，這個所謂「漏洞」，真的可以堵塞嗎？

政府提出的第一個方案：跨隊「替補」，擺明剝奪了選民的投票權和被選權，長毛辭職由田北俊補上，又違反選民意願，偏離比例代表制精神。

第二個方案：同隊「遞補」，議員辭職由同隊排第二的候選人補上，變相鼓勵一人做一年，堵塞了公投，但「玩嘢」程度，比辭職公投有過之而無不及。若辭職議員沒有同名單，也是由跨隊落敗者補上，「敗者替補」的情況不變，給人告上法

庭敗訴的陰影仍無法排除。政府用兩個月時間諮詢市民，亦放風會「微調」方案，無非是採納建制議員提出的修改方向，例如議員任內主動辭職等同「玩嘢」，就是「非自然出缺」，由同隊「遞補」而不需補選，若是「自然出缺」，就用補選的方式產生新的議員。甚麼才算是「自然出缺」呢？

《基本法》第七十九條規定，在七種情況下立法會議員會喪失資格，包括：重病、未經批准缺席三個月、喪失永久居民身份、出任公務人員、破產、刑事罪行、行為不檢被譴責。

以上七種情況，如果視為「自然出缺」，而主動辭職就是「非自然出缺」，產生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還要多。

五區議員齊齊缺席三個月，或在立法會掟蕉潑水，行為不檢被三分二議員通過譴責，講明是博喪失資格搞變相公投，「漏洞」不是依然存在，無法堵塞嗎？

再者，除了「玩嘢」，任內主動辭職還有千百種理由，例如婚姻失敗家庭劇變，例如身心俱疲心灰意冷，在這樣的情況下辭職，算是「玩嘢」？算「自然」還是「非自然」，應該「遞補」還是「補選」？

所謂「堵塞漏洞」，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際遇

人的際遇的確很奇怪。中學念的是理科，成績不錯，大學選的自然也是理學院，主修副修都是純理科目，以為從此會當個教書匠，又或躲在實驗室與瓶瓶罐罐交往一生。我們的年代，理想主義仍未完全消失，考進大學，眼界開了，視野闊了，認識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學生報學生會成了主修和副修，對時事新聞，對家國大事，對評論寫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就這樣，決定了人生的路向。

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就是傳媒，薪酬微薄，僅夠自己餬口，遑論養家，但立了志向，認定這是理想事業的必由之路，決意做下去，畢業三十年了，除了短暫休息，幾乎沒有中斷過。

由雜誌轉到電視，由電視轉到電台，在報紙寫評論和專欄，再臨老粉墨登場，做時事諷刺電視節目，都不是生涯規劃的結果，沒有鋪路，沒有爭取，更沒有算計，但偶然中又有必然，這可能就是所謂人生的際遇。

辭掉電視工作，打散工過了幾年，有舊同學當了電台高層，問我有沒有興趣做

電台節目？從未做過，沒大把握，抱着姑且一試的心態，豈料一做竟十多年，佔我的工作生涯超過一半。

連我都以為自己是嚴肅的新聞人，不懂搞笑，向來都是正經八百評論時事，找我做要扮鬼扮馬的《頭條新聞》，既沒有演戲的經驗，從沒做過這樣角色，節目又經常在政治漩渦裏，抱着戰戰兢兢的心態膽粗粗應承，邊做邊學揣摩當中的竅門，才發現生硬的演技才最搞笑，專業演員卻做不出這樣的效果。角色也頗受歡迎，算是對自己的職業生涯有所交代。

既做電台又做電視，人家最認得我的是電視裏的角色，遠遠走過來打招呼親切地叫聲「太后」，未必認識我是電台人，當然更不會知道，原來我最喜歡的是寫作。

中學向學生刊物投稿，大學在學生報當編輯，畢業沒多久用筆名在報章寫專欄和評論，進了電視台，除了專題報道，幾乎沒寫過甚麼東西，後來偶然地不定時在報章發表時事評論，然後又定時地寫專欄。電台、電視、寫作，三份工作，三個角色，最鍾情，最專注的，原來是寫專欄。

寫作是私人的，我最享受，就是這份沒有煩擾的寂寞。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七日

宅男

最喜歡，是一個人，對着電腦，逐字逐句敲出喜怒哀樂，風雨陰晴，不用開口講甚麼言不由衷的廢話，不用花精神應付那些邏輯混亂的拍檔蠻不講理的聽眾。可以全神貫注，盡情投入，眼前只有屏幕上的一字一句，和腦海裏那無盡的想像空間。

近年愛上觀鳥拍鳥，都要求極度的專注和投入。鳥兒不知甚麼時候來，唯一和最好的辦法就是等待，好不容易等到，來不及對焦，驚鴻一瞥就飛走了。唯有專注，才能抓緊那及時按下快門的時刻，唯有投入，才能把飛羽瞬間的美態永遠保留。

一行禪師說，快樂就是此時此刻，只要每件事情都投入和專注，日常生活做甚麼都可以是禪。不但有行禪、茶禪，我想，還可以有寫作禪、觀鳥禪，只要投入和專注，禪的快樂，此時此刻，就能呈現。

愈來愈害怕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尤其半生不熟。近幾年，幾乎一切無謂應酬都

推掉了，最討厭是人多的聚會，那種吵、雜、亂，各說各話，令人混身不自在。人生苦短，時間寶貴，豈能浪費在言不及義的飯局當中。知己聚會，閒話家常，輕談淺酌，有意思得多了。

最喜歡還是一個人，一個人閱讀，一個人寫作，一個人拍鳥。朋友說，這種轉變，例如喜歡離群獨處，例如鍾情獨個兒拍鳥，愈來愈似一個宅男，一個人到中年步入老年的宅男。可能，中年宅男只是一個開始，漸漸會變成了隱蔽長者。

其實這種老法也相當不錯。人到老年，我還可以寫自己喜歡的東西，還有地方可以發表，還有點點稿費可以過日子。然後，還有足夠的健康和精力，可以拿起沉甸甸的照相機，到處追尋鳥蹤，眼還未花，手還未抖，還可以準確對焦，還可以及時按下快門。

香港人以忙碌稱著世界，無論是日理萬機還是營營役役，很難將工作和愛好掛上鈎。人們會有不少愛好，都計劃到退休後才實現。我常說，不要等，好不容易等到退休年齡，身體狀況不知會有甚麼變化，而且，老了才碰新事物，學習曲線退化，頗難上手。趁年輕腦筋還靈活，為自己開一個「愛好戶口」，儲些「愛好資產」，萬一要做中年宅男、隱蔽長者，也有機會為自己打開一線天。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與讀者見面

由二零零六年算起，我在報紙寫的評論專欄，結集成書，不經不覺，原來已經有十本。我本沒有出書的打算，這些與時局緊扣的評論，又或與新聞相關的專欄，都是有時間性的，過了日子才結集出版，難免明日黃花，沒有多大流傳價值，要讀者再掏腰包買我在報紙發表過的文章，確實有點不好意思。但次文化堂的話事人彭志銘兄，仍然定時定候，每年兩次催促我整理稿件，排版印刷，證明書應該還是會有人買的，「不好意思」的成份可以稍稍減少。

我沒做調查，無法確知讀者的喜好，有時在街上碰到認出我的讀者，攀談起來，提起我專欄和評論的一些內容，說明他們看得相當認真。

某天外出午飯，鄰座一位女士，說經常看我的文章，除了講述有關內容外，還從手袋找出小本子，把夾在裏面的幾張專欄剪報拿出來，寫的都是有關艾未未的，因為引起共鳴，印象特別深刻，帶在身邊，隨時翻看。如此認真的讀者，我相信還有不少，使我寫起來多了一分動力。

這幾年書展，我都會到彭志銘兄次文化堂的攤位，跟讀者見面傾談，這都是難得的經驗。電台做的是「烽煙」，聽眾來電發表意見，講的都是新聞時事。電視和專欄，更是這邊傳輸那邊接收，回饋不算很多，缺乏互動，難以明白觀眾讀者的感受，有機會面對面，直接交流，每一位認真的作者都會非常珍惜。

除了交流，還有叫賣。次文化堂的出版社在旺角，攤位也特別ＭＫ，每逢經過，都有幾位年輕力壯的青年落力叫賣：「埋嚟睇，埋嚟揀……」有時會有彭志銘社長親自出場，跟讀者玩遊戲送贈品。作者到臨簽書，叫賣也特別大聲，都能吸引大堆人圍觀，人氣旺盛，自然多賣幾本。這種ＭＫ風格，近年，也蔓延到其他書攤。

今年（二零一一年），我有兩本新書，一本是「三言堂」結集《我沒有敵人》，另一本是在《明報》和另一份報紙的評論文章結集《不是一個人的戰爭》，陳雲作序；去年（二零一零年）被左報圍剿，得幾位朋友的拔刀相助，也收錄其中。跟往年書展一樣，七月二十三日（六）和二十四日（日），午飯過後，我會在次文化堂的攤位跟讀者見面交流，有興趣的朋友，前來一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老左派回憶錄

今年（二零一一年）書展的亮點，當然是華叔的《大江東去》，未有機會細讀，這陣子媒體的詳盡介紹，重點已略知一二。華叔的左派淵源，以前一直撲朔迷離，只聞其聲不見其影。這段左派歷史，當事人親口說出，真相大白，不用「估估吓」，當然是一件好事。

回歸十四年，香港老左派紛紛出書，回憶過去大半世紀的驚濤駭浪。其中一本，是《吳康民口述歷史》，據媒體披露的部份章節，都是一些左派內部的軼聞舊事、人物印象，沒有甚麼驚爆內幕，但也可以稍稍把神秘面紗揭開，增進港人對本地左派的了解。

目前我手不釋卷的，是另一本老左派回憶錄：《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這是羅孚的小兒子羅海雷為老父寫的傳記，焦點集中在羅孚這位共產黨報人的傳奇一生，這是一部跨年度的歷史著作，是羅孚的傳記，也是左派知識分子在大時代的悲劇故事。

我最感興趣的，當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羅孚間諜案的謎團。跳過其他章節，先把這部份一口氣讀完。以開會為名，羅孚被誘騙到內地，幽禁整年，才開庭審訊。開審前後，香港愛國輿論，對他極盡抹黑：收間諜經費、買豪華別墅、犯桃色醜聞，繪影繪聲。這種手法，到今天還是倒模一樣，幾十年來重複又重複，幾乎沒有一絲一毫的改變。

審訊秘密進行，也相當馬虎。有期徒刑十年，未收押就保釋，在北京範圍圈禁，起初規定得頗為嚴格，後來全面放寬，探親訪友、出外旅遊，甚至離開京城，幾乎沒受甚麼限制。羅孚在京十年，新知舊雨，交往頻繁，筆耕不絕，出版了幾本流傳後世的好書。

如此這般的「坐牢」情節，簡直奇聞，可見有關當局，早知這宗是冤假錯案，不過面子攸關，下不了台，既然開始錯了，就用這種方法錯下去，以作補救。

羅孚有沒有替美國當間諜？有沒有月收五千元經費？有沒有間諜相機？有沒有豪華別墅？有沒有桃色醜聞？請讀者從書中找答案。有段插曲值得一提，羅孚被捕，家人當然焦慮擔心，羅太太最記掛着的，卻是打電話到香港黨組負責人家裏查問，羅孚應如何交黨費？這種忠誠，我等香港仔想像不來。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不靈了

前文寫了幾篇內地高鐵大躍進的流弊和醜聞，結論是：還敢坐高鐵？不幸而言中。溫州列車「追尾」特大意外，出事的不是高鐵而是動車，不同的只是車速和路軌，但都是貪污瀆職的前鐵道部長劉志軍的產物，沒有根本分別。

動車時速二百公里，「追尾」相撞死傷枕藉，超過三百公里速度的高鐵一旦發生意外，更是不堪設想。意外，可能是天災，可能是人禍，更可能是所謂自行研發的山寨系統出了問題，要調查個水落石出，好向生者和死者都有所交代。但看見當局對災場處理的表現，心裏馬上涼了一截，跟以往發生大大小小的天災人禍一樣，真相，將會長埋黃土，永不超生。

列車「追尾」意外晚上八時半左右發生，翌日凌晨四時許，已經宣佈停止搜救，切割列車，吊到橋下，泥淖挖坑。準備掩埋之際，一位特警抗拒上司命令，拒絕移走車體，堅持就地搜救，才發現兩歲小伊伊的蹤影，才把這已經昏迷的小女孩救活。

正如鐵道部的發言人說，救出小伊伊是一個奇迹。據現場目擊者稱，在被掩埋的車廂裏，還看見不少乘客的手手腳腳，即使車廂裏沒有任何人生還的迹象，如果真的尊重生命，屍體不也應小心找出來，為他們安排一個得體而莊嚴的葬禮嗎？切割車體，搗碎車廂，深埋泥淖，假如車廂裏還有生命，如此野蠻粗暴的處理方法，不活生生給推土機擊斃，也會給生葬埋掉，他們要有一線生存機會，不是要等奇迹出現嗎？

是誰下令要迅速清理現場？為何要處理得如此十萬火急？有人說，是中央長官下了命令，要盡快恢復通車，減少經濟損失。原來，通車比人命着緊，經濟比尊嚴重要，但這已經是最見得光的中國邏輯了。

不少人都懷疑，要用大型機器把車頭部份徹底砸爛，簡直匪夷所思，無法解釋，唯一可能的理由，是要毀屍滅迹，湮沒證據，防止機密外泄。鐵道部發言人面對記者的詰問，吞吞吐吐辭窮理屈，被問到最要害的問題來了。

這些年發生的天災人禍，內地官員練得一身好本領，就是把「喪事當喜事辦」，但今次只有一片哭罵，看不到「感謝黨感謝國家」的鏡頭，這一招，不靈了。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條人命值多少錢？

「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幣解決」，這是大國崛起後的新生事物，當然，也包括「人命」。

一條人命值多少錢？溫州動車相撞意外，當局開了一個「市場價」。人命一條十七萬二千元（人民幣，下同），以這個為基數，再加二十萬元保險賠償，合共三十七萬二千元，家屬的交通費、食宿費和死者的葬殮費等，合共不超過四十五萬元，如果家屬在規定時間內接受賠償並簽字作實，將會獲得額外五萬元獎勵，賠償總金額：五十萬。有預案，依足規矩，白紙黑字，清清楚楚。這是標準操作程序，年前膠濟鐵路列車相撞的特大意外，也用相同計算相同金額，把遇難者家屬迅速擺平。

要麼你繼續鬧、繼續纏，最後連丁點賠償都拿不到，還要面對專政機關的鐵拳，又或乾脆「被精神病」，落得個異見人士身陷囹圄的下場。如果乖乖聽話，可以拿到五萬元獎勵。人死不能復生，早日讓逝者入土為安，讓生者重新生活，不是

很好嗎？就這樣吧，在這裏簽字，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這幾天，死者家屬可能就在這種軟硬兼施、無可選擇的情況下，一條枉死的人命，拿回五十萬的賠償。在中國，一條命就是這個市場價格。

但拿這五十萬也一點都不容易，不是證明親屬死了，有死亡證就可以，據內地傳媒報道，要拿到五十萬賠償，除了在規定時間內在文件上簽字，表示服從協議，不再追究外，還要先把死者的屍體燒了，取得火化證，錢才到手。顯而易見，當局是害怕家屬反悔，屍體化為灰燼，事情徹底了結，再沒甚麼手尾跟了，才把錢給你。

是不是真正可以得到五十萬，後來又在輿情的壓力下增至九十一萬五千元，是否真的一分錢不少？沒有人知道，也是根據以往慣例，賠償也會以種種理由七除八扣，最後拿到的會打個六折七折。中國的潛規則，叫人欲哭無淚。

冤民可以用錢打發的，就盡快打發掉。前兩天還一片狼藉的災場，溫總來了，已鋪成堅固的水泥地。出事的原因還未清楚，列車早已恢復高速運行。有人質疑，為何搜救未完成，屍體未搬出，真相未查明，就要清理現場，搗毀車體，恢復通車？這也是中國的邏輯，他們以為，當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就叫「維穩」。

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

內地同行的微博

在面書、在微博，我發了幾天帖子，引述了內地傳媒對「七•二三」動車相撞特大意外的尖銳評論和報道。發帖的時候，其實心裏早有個底：好日子不會太久。

動車意外，當局做得實在太難看，激起人民義憤，中宣部即使下了禁令，未必能馬上有效執行。我形容這是「河蟹假期」，河蟹暫時放了假，良心傳媒的問責報道就可以在全國遍地開花。但好景不常，河蟹銷假回來，下達死命令，傳媒的良知，又一次被中宣部槍決了。

網上流傳中宣部如此這般的禁令：「鑑於七•二三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境內外輿情趨於複雜，各地方媒體包括子報、子刊及所屬新聞網站對事故相關報道要迅速降溫，除正面報道和權威部門發佈的動態消息外，不再做任何報道，不發任何評論。」

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日——歷史將記下，這是個恥辱的日子——一紙命令，內地傳媒主管紛紛向強權低頭，抽起寫好的稿件、製好的版面，臨時轉到一些毫無關

係的新聞和專題上。內地傳媒同行不甘沉默，在網上發聲，憤憤不平，還把被槍斃的版面在網上傳播。官方在刪，網民在轉，刪的速度遠遠比不上轉的速度。報紙死亡，報紙重生，感謝微博，感謝互聯網，這是個光榮的日子，將永載史冊。

有心人收集了內地同行的微博帖子，這些都是當事人，憤懣、不平、激動……請饒恕，我，不得不把他們的良心話，在這裏，一一留下來：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21世紀胡雅君：今——天——全——都——白——幹，我對不起今天耐心接受我採訪的那些採訪對象們……對不起……

@《新京報》陳娜：終於下夜班了，禁令，大調版，手忙腳亂……大雨滂沱，真希望一個炸雷劈死下禁令的人，劈死所有企圖掩蓋真相的人……當街劈死……

@《中山商報》：「我們的一點努力，你懂得！」今天是「七•二三」甬溫線動車追尾事故發生後的第七天，在這個「頭七」剛過的日子，本報組織了一期「七問」特刊（八個版）明天推出，幫忙公眾梳理心頭疑問，並以動車追尾事故為契機進行反思，籲求類似的事件今後不再發生，以此告慰遇難同胞的在天之靈。敬請關注。（內地同行的微博•之一）

二〇一一年八月四日

為中國新聞默哀

王青雷，央視新聞欄目《24小時》製作人，「七•二三」動車相撞特大意外，道盡國人心聲：「如果沒有人的安全，這樣的速度我們到底要不要？別走得太快，不要把人們的靈魂落在後面。」評論過於辛辣，被央視停職。

不聽話，被抽版、被停職，陸續有來。還有敢死的同行，冒着失去工作的危險，發出良心的呼喚。

@啞巴：我來央視的這些年，因為在節目中說真話說狠話受批評的人，見過。因為在節目中出了無心差錯而被下課的人，見過。因為說真話說狠話而被下課的人，還是製片人，第一次見到。青雷坐在酒桌，話語不多，不抽煙，像品紅酒一樣啜飲着啤酒。他的筆鋒像刀，而坐在那裏的本人卻像塊蛋糕，謙遜温和，看不清心情。

《新京報》資深記者@李天宇沒甚麼不可以：一分鐘前接到消息，我的版最終也沒堅持到與讀者見面，《新京報》堅持又堅持、妥協又妥協之後，僅存的四個

版也被和諧。長歌當哭。沒辦法，我們要為二千多《新京報》員工的飯碗考慮。貼版，以示紀念，注意標題。

《華商報》調查記者、中國風雲記者入選者@江雪故鄉：《華商報》「評論周刊一零二期」夭亡。本期大致內容：一、訪問張千帆教授——啟動特別程序，追問真相的憲法路徑。二、根治弊端需動大手術——學者縱談鐵道體制改革。三、評論員觀察——微博公民在行動：追問是我們的權利。明天讀者將遍尋這份報紙的評論周刊而不得。記住七月二十九日這個今晚，我們為中國新聞默哀。

《青年時報》資深編輯劉翔@時報翔哥：親愛的，我想對你說：控制你的眼淚，再多的淚水徒增悲傷；澆注你的內心，用鋼水包裹讓它更堅強；保持你的憤怒，一旦麻木就是最軟弱的投降；蔑視你的恐懼，你要知道你已無可躲藏；繼續你的發聲，聲音也是那把鋒利的槍；相信你的信念，相信未來相信希望。

《新京報》資深記者@李天宇沒甚麼不可以：看着腳下滿地的煙頭，看着自己被閹割過的青春，多少口氣吐出來了，又有多少口氣憋在心裏，有點難過。耳鳴。明天還得撿起地上的煙頭，重新戰鬥。幾個小時前的恥辱，以此為勵！**（內地同行的微博•之二）**

二〇一一年八月七日

「中國，很有！」

河蟹肆虐，內地媒體同行被迫「戰略性退卻」，以保存實力，借微博罅隙，作自我安慰，被槍斃的版面，上載互聯網，在歷史留下曾經拼搏的蹤迹：

新京報社深度報道部記者@新京報吳偉：「為了喚醒他，我一直和他說話，摸他，全身地摸。但他全身都是傷，從頭到腳都是傷，都不知道手往哪裏下。」這是我溫州之行的最後一篇稿件開篇的直接引語，來自於第四十名死者陳偉的妻子劉成蘭，寫的時候未曾料到，這竟會是這個夜晚過去後媒體人對這個國家的感悟。新聞人的哀號，觸發內地網友的共鳴。

@王冉：向所有有良知和職業尊嚴的記者朋友們致敬！你們的工作沒有白費。即便我們看不到你們用心澆出的文字，我們心裏卻早已有了它們清晰的印迹。如同昨天的東早、南都，印，或者不印，都將載入史冊。

@翟明磊在雲間：今夜本微博只堅持了一個動作：賣報！今夜無數的微博在傳遞那些被槍殺的版面，我們彷彿又回到了手對手發行的黑暗年代，但有了微博，

世界就不一樣了，我們沒有書號、刊號，但有公民號。我們知道從來沒有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自由只在我們心中，如果你連夢都夢不到自由，自由如何發芽！今夜自由人聯盟！

李海鵬，專欄作家@李海鵬：剛才有朋友跟我說，原來你們做新聞的人這麼沒有尊嚴啊。我說，撤稿是常事，如果你有自尊的話，那麼這份工作非常艱難。可這工作也有意義。尊嚴是自己的，別人不能給，別人也奪不去。我做記者時，頂多把斃掉的稿子偷偷發在網上，如今，那麼多年輕記者坦率表達自己的看法，我覺得他們盡了本份，很有尊嚴。

被停職的央視《24小時》欄目製片人王青雷，如此總結中國今天的現況：

一個社會，總有一些我認為的「底線行業」，例如：教師、醫生和記者。

一個國家，只要還有一個為了孩子紮根執教的教師，這個國家就還有希望；

一個國家，只要還有一個拒絕紅包救死扶傷的醫生，這個國家就還有生命；

一個國家，只要還有一個不畏強權針砭時弊的記者，這個國家就還有靈魂。

中國，很有！

（內地同行的微博•之三•完）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日

種族偏見

香港是不是一個種族包容的社會？英國人管治的殖民時代，或許是。兒時住的貧民徙置區，都會見到不少印巴裔人士，祖先幾代已生活在香港，比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避秦南來的華人，還要早很多。我們雖不一定是好朋友，但見面打招呼，有講有笑，沒有甚麼芥蒂。

但回歸十四年，不知甚麼緣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潛藏中國人骨子裏的種族歧視排外心理，逐漸顯露，伺機爆發。

香港自稱國際都會，回歸後，不知是突然認清自己，還是自我矮化，又改口稱為「亞洲國際都會」，但不認不認還需認，日常生活，到處可見種族歧視的影子。

我觀察到這種現象：坐港鐵，見到空位，在一般情況下，乘客都會爭先恐後搶着入座，但如果旁邊坐着一個膚色黝黑的老外，無論是非洲人還是印巴人，不少乘客都會猶豫，空位罕有地留着沒人坐，過一段時間，才會由一位有需要的長者填滿。

不肯坐下去的乘客心裏想甚麼？當然無從得知。多次觀察，如果都是老外，但

今次是一位白人，不論對方是男是女，猶豫不坐的絕無僅有。初步結論是，香港華人，不想坐在深色皮膚乘客的旁邊，對淺色皮膚的外國人，卻沒有太大抗拒。

這是印象，不是科學統計，但平機會委託幼兒機構所做的調查，反映我的觀察和結論，離事實不遠。調查訪問了一百五十多個三至六歲幼童，要他們對黃種人、白種人及深膚色人種，在友善、誠實、兇惡及自私等八項特徵進行評分，一分代表非常不同意，四分代表非常同意。

結果發現，幼童對深膚色人種印象最負面，例如在「兇惡」一項，黃種人得零點六五分，白人得零點七分，但深膚色人種卻獲得一點三八分，小孩認為深膚色人種比白種人和黃種人兇惡一倍。

在「漂亮」一項，黃種人得二點九六分，白種人得三點一九分，深膚色人種有一點三七分，香港小孩普遍覺得黃種人與白種人，都比深膚色人種漂亮。

調查顯示，總的來說，這些三至六歲的小孩覺得，深膚色的人，比黃種人和白種人更不友善、更不誠實、更兇惡和更自私。

如此這般種族偏見，在成人世界根深柢固，既定想法，不足為奇，他們只是三至六歲的小朋友，觀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向下歧視

種族歧視，多數情況下，都是向下歧視。當認為別的種族比你低級、比你卑微、比你貧困，打從心底瞧不起，單憑他的種族、膚色、外貌、信仰，判斷兇惡還是善良、忠誠或是奸詐、懶惰抑或勤奮、工作能力高與低，然後決定會不會聘請、是否值得信任等等。這種單憑外表就將整個族裔一竹篙打一船人，是種族歧視最基本的形態。

一些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青年，受本地主流教育，英語了得，中文也不遜於人，但搵工異常困難。在本地學校算是過關的青年人尚且如此，成績不好的就更難立足，跟車之類的粗重工作，用港式流利廣東話在電話應徵已答應聘請，見面時一看到是南亞裔面孔，就借故說已請了人，屢見不鮮。

基層如此，中上層的也好不了多少。有來自歐美，大公司聘來港出任高級行政的南亞裔人士，也投訴租屋困難。跟經紀講好了，但業主見是印度裔租客，就馬上用各種理由打退堂鼓。不少業主私下都說怕印度咖喱的氣味歷久不散弄髒房子，但

他們卻不問問煎鹹魚蒸蝦膏的味道，有時也會濃得像屍臭，一樣嚇怕不少老外。

完全不講理性的向下歧視，會發生在任何認為比你卑微的族群身上，把內地新移民形容為蝗蟲，最為典型。外傭居港權官司引起的民粹恐慌，又是另一個向下歧視的教科書案例。

外籍人士，受聘於本地公司，舉家遷港工作，住滿七年，合資格申請居港權。同樣是來港工作，同樣是外國國籍，一個是受聘於公司的僱員，一個是受僱於家庭的傭工，但外傭無論是住了七年、十七年，還是二十七年，連申請的門也摸不着。

政府說，這不算種族歧視，因為菲印泰籍公司僱員，若在港工作住滿七年也有申請資格，但只要是外籍傭工就完全被排除在申請的門外。好了，即使這不算種族歧視，也是階級歧視，是典型的向下歧視，因為家庭傭工比公司僱員「低級」，他們的權利也理所當然受到剝奪？

無論是政府官員、民粹政黨，還是轉做政客野心勃勃的前高官，有心將「申請權」和「居港權」模糊化，故意混淆兩者的重要區別。有「申請權」不等於自動取得「居港權」，官員政客有責任盡快澄清。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申請權≠居港權

香港號稱知識型社會，但對知識和資料準確度的要求，卻馬虎得驚人。

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即將開審之時，全城鬧得沸沸揚揚，各大媒體，當然以此為焦點，大篇幅報道。紙媒電媒，報道如此重大影響深遠的官司，無論是新聞還是社論，都是人云亦云，只有大膽假設，缺乏小心求證。於是，在官員和政客別有用心的刻意播弄，在媒體有意或無知的全面配合下，引起全城一片恐慌。

在報道、評論、吹風或回應這宗外傭居港權官司，最大的謬誤，就是連最基本的事實都沒有搞清楚：把申請權等同居港權。最流行的說法是：假如政府敗訴，十萬以上在香港住滿七年的外傭將會取得居港權，他們可以申請家人來港，享用房屋、教育和社會福利……電視新聞如是說，報紙新聞如是說，報章評論如是說。

最基本事實是甚麼呢？這場官司，入稟者即使取回她們的申請權，不等於外傭會自動取得居港權，還要經過很多嚴格的關卡，而把關人，就是入境處長。

這些最基本的事實，並不難找，只需用互聯網登入律政司的雙語法律網頁，查

看香港法例第一一五章《入境條例》附表一，寫得清清楚楚：非中國籍人士，要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要合法入境，要在香港通常居住七年以上，還要「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

「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不是申請人自己說了算，而要提出充分確鑿的證據，讓入境處長信納，包括：一、在香港有通常居所；二、配偶及子女在香港居住；三、收入足以維持自己及家人所需；四、依法納稅。

只要細看這四項要求，用腦認真想一想，就知道究竟會有多少個外傭符合這些條件，「十多萬外傭取得居港權，五十萬人將會湧入香港」的說法，全屬子虛烏有，是用來恐嚇香港人的策略。

為何媒體的記者編輯，對這個基本的事實，總是視而不見。外傭官司的新聞充斥版面已整個月，報道長篇累牘，專題詳盡分析，但研究入境處長接納甚麼證據、如何把關的內容卻絕無僅有，「申請權≠居港權」的訊息，無法通過正常的渠道傳播出去。

這是一個甚麼現象？受到何種力量的左右？是學院傳播理論的現成課題。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交代

同文葉劉淑儀女士，是殖民時期精英政務官，回歸前曾擔任入境處長，深受中央信任，主要官員職務順利過渡九七，後擢升保安局長，統領數萬紀律部隊，為女性擔任此職的第一人。

葉太最為人熟知者是推銷二十三條立法，作風粗暴硬朗，激起極大民憤，終於倉皇下台。但善忘港人卻記不起，葉太擔任保安局長期間，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終審勝訴，保安局力稱會有一百六十七萬內地人十年內湧港，引起公眾恐慌，促成史無前例的人大釋法。但一百六十七萬的根據為何？是否只是恐嚇港人的「喇渣」手段？十多年過去，港人內地子女合資格來港的又有幾人？特區政府固然要公開說明，棄官從政的葉劉淑儀女士，更有需要將當年決策的來龍去脈，好好向香港市民清楚交代。

政治雖然一天都嫌長，想不到的是，十年過後，歷史竟然重演。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官員政黨密集宣傳，稱若政府敗訴，十萬外傭將取得居港權，五十萬人將

會湧港。引起港人恐慌的手法，竟與十年前絲毫不差。

不知是有心隱瞞還是刻意模糊，散播恐慌訊息的官員政黨，故意忽略「申請權≠居港權」的關鍵事實，即使政府敗訴，外傭有申請權，要證明自己「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還要符合四項條件：在香港有通常居所；配偶子女在香港居住；收入足夠家庭所需；依法納稅。把關人是入境處長。單憑常識判斷，就知道符合四項條件的外傭，只有極少數。

但回歸前後擔任過入境處長的葉劉淑儀，卻有這種說法：「這張聲明表格，我們當時為方便外國人取得居留權，好容易的，最緊要填：『根據《基本法》，我打算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是原意已可以，將來亦可以改。」

葉太的說法令人非常驚訝，《入境條例》附表一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葉太竟然說入境處長根本沒有嚴格執行，而是相當兒戲的走過場。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入境處長，包括她自己都沒把好關，是長期失職；二是葉太說的，根本與事實不符。

經歷二十三條一役，葉太說覺悟到要更重視民意，但希望民意不等同民粹。政治人物的誠信比甚麼都重要，事實究竟如何，請葉劉淑儀女士公開交代。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蜻蜓風箏

候鳥遠去，整個夏天悶得發慌，雖不能說無鳥可拍，不少留鳥如紅耳鶇、白頭鶇，又如每年四月回來築巢生子的家燕，形態和鳴聲，也相當可愛。還有一些趕不及成長飛不走的水鳥涉禽，偶爾看到他們的影蹤。無論如何，都不及秋冬候鳥南飛，鋪天蓋地的壯觀，最重要的是，候鳥個子比較大，形態優美，拍候鳥，有特別的成功感。

盛夏，天氣酷熱，即使鳥兒還未飛走，都會躲在林中避暑，不會輕易現身。但見上載Flickr的本地高手作品，還是那麼令人驚艷。心有不甘，冒着三十多度高溫，拿起照相機，還是那個老地方——塱原。

熱得大地也融化了，根本看不到一隻鳥兒的蹤影，熱得空氣也懶得流動，揮汗如雨，差點透不過氣來。幸好還有燦爛盛放的蓮花，有大得像太陽傘的荷葉相伴，立時消減兇猛的暑氣，謀殺了不少照相機儲存卡的空間。

塱原是淡水濕地，由觀鳥會、長春社兩個保育團體細意經營，耕作的品種經

過精心挑選，做成獨特的生態環境，吸引不同物種到這裏棲息繁衍。有稻米、有旱地濕田不同種類的蔬菜，還有甚麼都不種的沙蟲池，鳥兒都找到適合自己的食物倉庫，當然趕也趕不走。淡水濕地，還吸引了另一種生物，就是蜻蜓。蜻蜓是香港常見的物種，沒有甚麼稀奇。兒時住徙置區七層大廈，樓下有大片空地，是貧苦街童的遊樂場。每到初春盛夏，大片蜻蜓低飛，老人家說這是下雨先兆，不管下雨不下雨，小孩子可樂了。拿着扇子、用報紙摺成的打蟲拍，又或一個破羽毛球拍，三五成群，追逐着這些高低飛翔的大昆蟲，當頭就拍，但可要講究點技術，力度不能太大，只可把蜻蜓拍暈，不可將牠們打死。

小心翼翼拾起那暈倒的蜻蜓，趁還未醒，用幼毛線輕輕的縛着尾部。蜻蜓醒來了，拍翼振翅，小孩執着另一頭的毛線，像放風箏一樣，帶着蜻蜓飛來飛去，就這樣，可以興奮的由下午玩到黃昏。

回想起來，毫無疑問，這是一種虐待行為，蜻蜓早已受傷，還強行要牠不停的飛，筋疲力竭，最後不支倒下，玩完了，就棄置街頭。兒時沒有半點眾生平等的觀念，想起來都有罪疚感。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相親相愛

兒時的蜻蜓，只有一個品種，都是暗紅色的，一點都不好看。除了用來玩蜻蜓風箏遊戲，又或看看交錯分明的翼脈，不會仔細欣賞，遑論拿來分類研究。

翻閱資料，才知道原來香港有一百一十六個蜻蜓品種，有些更是世界稀有。保育較好的地區，有健全的生態適合蜻蜓生長，數量和品種愈來愈多，塱原是其中一個觀賞蜻蜓的地方。我的經驗是，拍蜻蜓，比拍雀鳥更易有成功感。

那天在塱原，幾乎看不到任何雀鳥，但卻有不少蜻蜓水上低飛，捕食產卵，失望之餘，正想離開，但山長水遠來到，沒理由空手而回，不如拍一兩隻蜻蜓看看。

原來拍蜻蜓，比拍鳥容易得多。蜻蜓有這種習性：飛一陣子，總會找個地方停下來，千萬不要心急，也不要做任何動作驚動牠，幾分鐘，等牠們習慣了你的存在，才拿起照相機拍攝。可能是眼睛結構的關係，蜻蜓比雀鳥笨，對外界的動靜沒那麼敏感，走近了也好像不知道，即使真的嚇走了，耐心等待，飛不遠的，轉個彎，不一會又回到原處，擺好另一個姿勢，好像知道你在拍牠。

這裏的蜻蜓，不仔細看，不知道原來是那麼的與眾不同。一隻斗大的蜻蜓停在荷葉上，足六厘米，翅膀伸直，也八厘米長。身體黃黑相間，非常鮮艷。最特別是尾部，先脹大再收細，像個錐子，近尾的部份又有突出的葉狀小塊，黃黑相連，很是搶眼。

可能是我走得太近，嚇走了，等一會，果然飛回，停在原處，今次，可以清楚的看見牠的眼睛。兩隻複眼，大得不成比例，還可以上下左右的窄角度擺動，把鏡頭推近，以為自己在看荷里活的動物卡通，動畫的像真度原來真的這麼高，不得不向製作人的認真程度致敬。

當然不知道這蜻蜓叫甚麼名堂。把照片放上網，連高手都眾說紛紜，有個響噹噹的名字——霸王葉春蜓，如其名，無論是顏色體形和姿態，都充滿霸氣。但亦有人指這是大團扇春蜓，查書，兩者外觀相差甚微，難以分辨。

還有另一樂趣，不需要很好的運氣，也可見到蜻蜓交配，你接着我的頭，我連着你的尾。兩隻蜻蜓還會頭尾串連着飛行，雄的保護着雌的在水上產卵，相親相愛，羨煞旁人。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分清宣傳與報道

特區高官把宣傳說成是報道，新聞處向報紙電視電台提供「有聲有畫有內容」的宣傳資料，就等於傳媒有自由採訪，這堆垃圾，出自頭號特首大熱的唐英年司長之口，我一點都不奇怪，指鹿為馬已經成為大小官僚的基本技能。

不少特區高官都放洋留學，滿口英語，雖然文法常鬧笑話，但在自由社會稍為認真生活過的人，都應辨得出宣傳與報道本質上的分別。但回歸十四年，一切都與內地倒退看齊。高官的垃圾言論，並非衝口而出，而是打從心底認同了「宣傳」等同「報道」的中國標準。

高官這種黑白顛倒的態度，全都在意料之中。由政府新聞處拍攝剪輯，再配上旁白的視頻片段，傳媒機構照單全收足本播出，不是今天才開始，而是已有經年，為何從來聽不到他們提出異議？即使有不同意見，只是私下抱怨，微弱得幾乎聽不到，如斯景況，才叫人驚訝得難以置信！

是傳媒工作者認為播出官媒的「採訪」片段，只要打出「由政府新聞處提供」

字幕，受眾自會懂得分辨，根本沒甚麼大不了？又或傳媒主管早已冷漠麻木，一切例行公事，自己也不想搞清楚甚麼是官方宣傳、甚麼是採訪報道？還是本地傳媒早已自動獻身，淪為政府的宣傳工具？

如果不是李克強訪港保安極度森嚴打壓採訪自由，如果不是二十個採訪場合幾乎一半謝絕傳媒只由官媒提供片段，如果不是唐英年的垃圾言論在新聞工作者的怒火上澆油猛燒，我相信，媒體主管仍會忍氣吞聲聽之任之，由官媒越俎代庖，替代傳媒採訪報道的情況，將會繼續惡化潰爛下去。

高官們，上一堂新聞常識課吧。在現場，無論是文字記者還是攝影記者，用耳朵用眼睛還是用鏡頭，都有他們的專業看法、角度、理解和觀察，我們稱為「編輯判斷」，這一切，都不能由政府新聞處這樣的宣傳機器所替代。簡單地說，採訪拍攝的材料，無論是鏡頭運用、當事人的對話內容、表情動作、身體語言，都包含重要的「編輯判斷」。官媒有官媒的立場，為了宣傳，肯定會「隱惡揚善」。傳媒有傳媒的角度，以新聞價值、知的權利為第一優先。現實例子，多不勝數，俯拾皆是。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隱惡揚善」

當年董建華落區，傳媒如常採訪。大官出巡，當然吸引民眾圍觀。為表親民，與在場市民一一握手，當董的手遞到一男子跟前，中年漢雙手橫抱胸前，一臉不屑，拒絕跟董建華握手，給在場記者全程拍下，成為新聞頭條。董建華民望崩塌，不得民心，一個鏡頭勝過千言萬語，自由的新聞採訪報道，原汁原味的呈現出來。

將鏡頭再往回推一點。殖民地總督彭定康是做騷高手，人盡皆知，落區親民，毫無難度。有一回，到臭名昭著的臨時房屋區體會視察，當區居民、抗議團體，再加上採訪記者，擠得水泄不通。臨屋衞生環境惡劣，鼠患極之嚴重，常有居民被咬。彭定康被官員記者簇擁着浩浩蕩蕩抵達，居民突然拿出老鼠籠，一隻碩大的老鼠在籠裏亂竄，失驚無神遞到彭定康面前不足一呎的位置，嚇得肥彭大驚失色，面容扭曲。情景給拍了下來，放在不少報紙的頭版頭條。

事前，新聞處向所有傳媒發出採訪通知，現場沒有設立「核心保安區」，記者居民都可以跟肥彭近距離接觸，用大老鼠抗議的居民也沒有被黑衣人抬走，更沒有

被秋後算帳，控以擾亂公眾秩序。肥彭巡區居民抗議，每一寸情景都給真實地紀錄下來，市民知的權利沒有絲毫阻礙。

今天的曾蔭權，小至親民巡區、視察公屋地皮，大至向政黨學者人大代表諮詢《施政報告》，幾乎無一例外地把傳媒摒諸門外，只由官媒拍攝片段，剪輯配好旁白，再分發給各大媒體機構。新聞自由採訪自由的倒退，在曾班子管治的後期，愈見變本加厲。

官媒拍到居民拒絕與曾特首握手，拍到住客向曾蔭權大聲抗議，他們會把片段原汁原味分發給各大媒體嗎？「隱惡揚善」的例子，多得不可勝數。

李克強訪港，與曾蔭權見面。李克強要求曾蔭權在最後不到一年的施政，要「切實有所作為」，大有教訓的味道。李曾會晤拒絕傳媒採訪，只由政府新聞處發出片段，但如此重要的說話，卻活生生被新聞處刪掉，如果不是新華社發出的稿件有這段內容，全港市民仍被蒙在鼓裏。

可見政府新聞處只是官方喉舌，甚至連官媒都稱不上，指鹿為馬，市民的知情權也被徹底剝奪。

二〇一一年九月三日

不是「官媒」，只是「官方攝製隊」

寫了幾篇「官媒」，對不起，連最基本事實都搞錯了。

政府新聞處的工作人員，在一個新聞場合，有攝錄機、有咪高峰、有打燈照明，甚至有人做訪問，事後有剪輯、配旁白，十足十一個傳媒機構的模樣，都不能稱自己為「傳媒」，他們只是政府的公關宣傳機器，只在替官員做現場記錄，試問，公關能算傳媒嗎？

新華社、中央台都是官方喉舌，但勉強可以稱自己為「官媒」，因為他們起碼有傳媒機構的編採制度，他們的編輯記者，都受過新聞訓練，有最基本的功力和技巧，雖受制於喉舌機器的宣傳紀律，但有時都會有精彩獨家的新聞。

香港政府新聞處，連最基本的媒體架構都沒有，職員都不會視自己為新聞工作者，他們連「媒」這個字的邊也沾不上，何況叫自己做「官媒」？為正其名，只能稱他們為「官方攝製隊」。

香港電視新聞教父黃應士，人稱吉叔，早前接受《明報》訪問，義正詞嚴提

出，本地新聞媒體應拒絕播出和刊載「官方攝製隊」提供的獨家壟斷片段，對政府踐踏新聞採訪自由、將宣傳混淆報道、妨礙公眾的知情權利，作出杯葛和抗議。

我認為吉叔此議絕對可行，而且應該馬上實施。傳媒行家都知道，政府是最大的新聞來源，始於去年（二零一零年）中，政府高層官員的活動，不少都沒有通知傳媒採訪，只由「官方攝製隊」拍攝，然後再發片發相發稿，新聞界又似乎沒有多大異議，於是情況愈見變本加厲。

特首巡區，接見政黨，外賓來訪，都只有「官方攝製隊」在場，最離譜的是勞福局長張建宗，竟然只接受「官方攝製隊」「獨家專訪」，並以此為由，一律拒絕所有媒體就最低工資實施的訪問邀約。諷刺的是，張局長的政治助理曾是傳媒中人，如此荒謬舉措，不知她有否向張局長忠言直諫？

杯葛「官方攝製隊」的宣傳片，媒體用行動拒絕淪為政府喉舌，也使官員強迫媒體成為宣傳工具的陰謀無法得逞。杯葛行動會否損害公眾知情權呢？不會，仍可用「齋讀稿」的方式做新聞點題，強調因為只有「官方攝製隊」的片段，傳媒被拒參與採訪，因此無片可看。

只要媒體團結一致，官方一定投降。

二〇一一年九月六日

高下立見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問香港的保安問題鬧得沸沸揚揚，被揶揄「是是旦旦」的無線新聞，偶有佳作，在新聞結束前播出的一段《新聞檔案》，講述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一九八二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外石階跌了一跤，和一九八四年先後兩次訪港，落區親民、屋邨家訪的經過。

本來，親民騷只是政客的基本功，中外如是，但重溫這位英國前首相蒞臨殖民地的片段，再比較當今副總理訪問中國主權下特別行政區所引發的風波，高下立見，令人慨嘆。

當年的新聞之花陸嘉敏在中環做「扒」，內容是這樣的：「保安工作做得好嚴密，但並唔明顯，見唔到荷槍實彈的保安人員……」鏡頭所見，幾個老外拿着對講機，軍裝警察站在附近，大批市民在鐵馬外守候，與戴卓爾夫人經過的路線，只有幾呎距離。

見不到大規模長時間封路，見不到五步一哨十步一崗，如臨大敵。片段還播出

戴卓爾夫人到公共屋邨與市民近距離接觸，記者亦可以近距離提問。有市民親手送花，戴卓爾夫人回應：蘭花很美。接着與屋邨小朋友合照，幾十個穿汗衣短褲的小朋友，興高采烈，蹦蹦跳跳，把戴卓爾夫人簇擁在中間，對着鏡頭一齊揮手，臉上綻放着打從心底裏發出的燦爛笑容。

看不到民眾被驅趕，也看不到有住客被粗暴抬走，更看不到有抗議者被鎖上手銬押上警車。看不到記者被搜查，也看不到採訪隊被一趕再趕，被隔離到二、三百米之外。一九八四年，戴卓爾夫人再訪港，又到屋邨參觀，亦與民眾近距離接觸，在人群中突然有人伸手摸她的臉，英國首相沒有受到丁點驚嚇，表現得非常自然，高頭大馬的保鏢和警察站在後面，沒有出手阻止。這種情況當然絕不可能發生在黨和國家領導人身上，一旦發生了，無論是那個摸臉的市民，還是負責保安工作的所有官員，後果都會不堪設想。

鏡頭看不到的，是當年一班充滿理想主義的大學生，打着「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的橫額，跑到機場向戴卓爾夫人提出抗議。他們沒有被如狼似虎的警察保安推倒，也沒有在後樓梯被禁錮一小時。示威抗議順利完成，成為翌日報章，尤其愛國報紙的重點新聞。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新聞部是獨立王國

自由社會，媒體的編採部門，是獨立王國。電視電台報館的老闆是生意人，和其他老闆一樣，都以利潤最大化為主要目的，要賺錢，與財團甚至政黨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但無論是廣告部、營業部，還是節目部，甚至老闆本人，都不能干預新聞部的獨立運作，這是自由媒體的金科玉律，犯了這天條，新聞部的公信力就會毀於一旦。

新聞部的阿頭，是守門大將軍，六親不認的把關人，認的，只有新聞原則和操守：新聞價值和消息真確，其他的諸如：會否趕走客戶？可能得罪權貴？老闆是否喜歡？等等等等，絕對不會在考慮之列。

錯報江澤民死訊，亞視新聞部阿頭梁家榮引咎辭職，他說：「我盡了所有努力，仍然阻不到這單新聞出街。」梁家榮作為新聞部最高把關人，傾盡全力，仍阻止不了一單有疑點甚至不真確的重大新聞出街，作為阿頭，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引咎辭職。

但問題是，亞視內部還有一個甚麼力量，好像用槍指着這位新聞部主管的頭，逼他一定要把這單新聞出街不可？不止一次，而是用肯定的語氣報道江澤民的死訊多達兩次。更令人驚訝的是，在報道江澤民死訊當日，亞視的台徽，長時間改成報喪的灰黑色。沒有自亞視更高層的命令，會發生這種事嗎？「我也是看新聞才知道這消息」的說法，絕對不能把干預新聞部的嫌疑，推得一乾二淨！

有人會說，在江澤民死訊未出街之前，如果梁家榮等人盡了所有努力都阻止不了，應該馬上集體辭職，並公之於世，以非常手段控訴高層干預，或可阻止錯報，挽回亞視新聞部的公信力。錯報了後才引咎辭職，似乎太遲了一點。

這是種事後孔明的典型風涼話，說易做難，事情發展太快，電光火石之間，要照顧的因素非常多，根本不容你作周詳考慮。事件已確鑿證明，亞視高層的手伸得太長，直接干預新聞部的運作和決定，對新聞部的公信力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作為專業新聞工作者，再找不到繼續留下去的任何理由了。

亞視長期弱勢，股東內鬥不止，節目水平低，已經沒有甚麼人看了，連稍為像樣的新聞部也淪落至此，亞視，你還剩下甚麼？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二日

有償新聞

上世紀八十年代，認識一些內地新聞工作者，剛改革開放，媒體輿論相當活潑，這些雄心壯志躍躍欲試的媒體人都告訴我，他們除了要做編輯採訪的工作，還要負責營運、拉廣告。這種情況，令我這個受港式媒體訓練的新聞工作者，感到非常驚訝。又跑新聞、又編報紙、又拉廣告，角色衝突混淆，媒體的內容是宣傳、是廣告，還是新聞，豈不渾沌一片？

這是共產黨領導的體制使然，媒體從來都沒有獨立過，由始至終只是黨的喉舌和宣傳機器，既然一向同時扮演幾重角色，做新聞記者，做商品喉舌，又做財團宣傳機器，既有錢賺，又令媒體有足夠財力運作，有何不可？

三十年下來，愈演愈烈，有償新聞不計其數，充斥媒體版面，後來更發展到：公司開記者會，要給記者出場費，要有寫稿費才會刊登。還有出錢買新聞版面，例如某公司在報紙買一個全版廣告，換來一個正面的報道，形形色色，你想得出和想像不到的，層出不窮。

不少內地暴發戶，更以為所有記者都可以用錢收買，發生重大災難，例如礦災、工業意外等等，老闆出重金掩口費賄賂記者，正面報道或不作報道，結果被「放蛇」揭發，成為媒體醜聞。

有償新聞的做法，內地媒體積習難返，但香港總體上還能潔身自愛，想不到回歸十多年，這種歪風，竟吹到香港來。

亞視用廣告雜誌形式，替上市公司做宣傳，明碼實價，客戶出二十九萬，就可以用各種包裝播出若干次，這是營業部門廣告部門的事，只要不與任何新聞節目混淆，當然無可厚非。但問題是，這個收了廣告費的宣傳節目，部份內容經過剪輯放在新聞財經節目內播出，是宣傳還是新聞？真假難分，混淆不清，對新聞部的公信力帶來無可補救的衝擊。

新聞和廣告之間築起一度極厚而又堅固的防火牆，這是自由媒體的一貫做法，是維持新聞公信力完好無缺的金科玉律，是新聞工作者的常識範疇，不論你是第一天上班的「菜鳥」，還是跑了幾十年新聞的「老餅」，觀念早已融入血液骨髓。

將廣告混淆新聞，觸動新聞人最敏感的神經，把內地的一套硬生生的搬來香港，惹起強烈反彈，是必然的。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勸進

范徐麗泰女士對唐英年先生的真情獨白，連續幾天在電台電視日播夜播，不明真相的群眾，可能會以為他們之間有甚麼非比尋常的不倫關係。這邊廂范太表態「非君不選」、「他參選我就退出」、「希望他辭能達意，多餘的話少講」，既像表白衷情，又似苦口婆心，既是叮嚀勸勉，還有指點提醒，然後再加一點點的恨鐵不成鋼，聽得令人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初聽起來，以為唐英年與范太是主僕，像網上惡搞的桃姐照顧大少爺，希望唐大少長大成才成器。又有錯覺以為范太是唐英年的競選抬轎團隊，或已經答應了納入將來的唐班子內閣，她自己說，原來甚麼也不是。范太為何為了成全唐英年而犧牲自己？范唐究竟是甚麼關係？真的撲朔迷離。

那邊廂的唐英年，仍然保持如常的咧嘴傻笑，臉上的酒渦，無法說明他腦內是一片空白，還是深不見底。不知是否早前因為講多錯多，今回選擇「講咗等於冇講」來回應：「感謝范徐麗泰的支持和勸勉，以及近日一些社會人士的鼓勵。自己

一直本着奉公為民的心態服務市民、貢獻社會，今後亦會繼續秉持這個信念做好工作。」

全世界排着隊勸進，唐先生回應得如此行貨，令一眾粉絲有點失望。不過，沒關係，即使你如何無能低智、辭不達意，阿爺答應了你，黃袍始終是你的，位置也會空着等你。

不是嗎？例如有位愛國大老，出盡力，撐你撐得滿頭大汗。「他說話有時有些口窒窒、有點用詞不當，但值得原諒，因我覺得他是辦實事的人。」「唐英年是特首的最好人選，大智若愚，個樣和藹、唔拘，但實質有智謀及計劃。」大佬呀，聽到真係笑咗。「口窒窒辦實事」、「大智若愚有智謀」，你唔講我哋真係唔知！不管你信不信，反正這位愛國大老信了。

盛傳是唐營競選辦主任的說法，就引人入勝得多了：唐英年「腳頭好」，「佢做財政司長時，香港冇赤字！」至少，不經大腦思考的人，本能反應是：係喎，「腳頭好」，重要喎！愚夫愚婦一定信。早前坊間流傳一個命盤，說唐英年相生得好，命中注定做特首。風水相學，怪力亂神，買定花生擔定櫈仔，等睇笑片。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八日

勸退

范太真情吐露，心儀的特首對象原來是唐英年，表明「非君不選」。

坊間耳語，是因為給北大人勸退。

情況是這樣的：范太民望高企，宣佈出山就把其他疑似特首競選人壓下去，造就了積極備選的梁振英從後居上，與唐唐叮噹馬頭。北大人見勢色不對，喝停范太，並着她表白原來心中的真命天子是唐英年，好讓范太的民望過給唐唐……以為民意像街市棵菜可以賣來賣去，如果這是真的，實在非常可悲。

擔定櫈仔看勸進大戲，其實勸退的戲碼一樣精彩。梁振英打死不退，愈戰愈勇，令唐營憂心忡忡。唐英年支持者隔空喊話，勸對方「大局為重」，愛國大老更以老掉牙的童話寓言——三支箭放在一起不容易折斷，務求要把梁振英勸退。

樂於接受「家臣」稱號的另一個唐營中人的「大局為重」論，說得更白：「互撼肯定會傷感情和關係，減低團結性，令中央尷尬」，「為國家服務都有很多平台可以發展，不一定要做特首」，「假如候選人不獲中央祝福，不必灰心，可以顧全

大局，支持另一名候選人」。

有趣的是，「大局」究竟是誰的「大局」？是你的，還是我的？為何你的「大局」才是「大局」，我的「大局」不算「大局」？各為私利，爭拗不停，醜態盡露。

都是另一位工會老愛國心水清，講了一番像佛偈的說話，令人茅塞頓開：「相信中央認為，假如建制派只一人參選，將可爭取最大程度的支持，安全系數最高，但以港人角度思考，建制派多於一人參選可助競爭。」

仲未明？內容看似很玄，但卻非常實在。建制派有多少人出來參選，中央考慮安全系數，港人考慮可助競爭，哪個是虛？哪個是實？慣於揣摩上意的人，老愛國即是老愛國，一看就明。

天天上映的勸進勸退鬧劇，根本不需花時間分辨真偽是非，就在這裏靜心等着，從阿爺的思維邏輯，安全系數是關鍵核心，有助競爭只是裝飾花瓶，答案早已寫在牆上，到時候，中央發旨意才站隊，保證不會站錯，現在急甚麼？

看勸進勸退大戲，怕的是觀眾太投入，誤會自己有票可投選擇誰當特首。電視台應不停打出字幕提醒：不要妄想，你們沒戲，也沒票。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蛇齋餅糭」四大法寶

區議會選舉提名，各路人馬傾盡全力搶奪議席，各出奇謀，造勢霸位，爭做區議會第一大黨。

年復一年在幾條街選區範圍遊走，一次又一次擔任政府啦啦隊的地區政客，有沒有反省過，區議會應該產生甚麼作用？除了「蛇齋餅糭」，區議員還可以做甚麼？二零零四年頭到二零零七年底擔任灣仔區議會主席的黃英琦，在她的《改革戰記——營造灣仔》新書內，總結了四年區議員的獨特經驗：區議會沒有甚麼實權，但有軟實力，「攔路人」的角色並不討好，但卻發揮着非常正面的作用。

三十年來，從沒有人用第一身經驗為地方行政作出反省和總結，值得細讀。以下是我為她的新書寫的序言：

今屆的區議會選舉，當中會產生五個所謂超級立法會議席，才令這行禮如儀四年一度的例行公事，顯得有點矚目。不然，如往常一樣，選舉的喧嘩嘈雜，不會引起市民太多興趣，甚至沒有丁點留下記憶的漣漪。

打從心底看不起區議會，也沒有對多少個區議員在能力操守、問政水平和政策主張上，留下深刻印象，贏得別人尊敬。在不少人心目中，區議員都是目光短淺的庸碌之輩，眼中只有幾條街的屋苑、馬路和溝渠，只懂得在下雨時叫阿公阿婆收衫，在商場擺檔量血壓，開學前影平價數碼證件相，爭取加班巴士和幫人挖通淤塞的坑渠……等等等等，用最埋身到肉最實惠的方式博得民心，爭取選票。

當然還有那萬試萬靈的四大法寶：「蛇齋餅糭」——蛇宴、齋宴、月餅和糭子，缺不得的，是那大廟拜神平價海鮮團一天遊，冷氣旅遊巴來回接送，賓至如歸，盡興忘返，連選連任，區議會議席手到拿來。如此這般，區議會長期淪為一幫自我感覺良好、民粹主義氾濫、庸俗不堪、熱中跟地區官員唱K飲宴出入娛樂場所、問政水平低下基層政客的私人俱樂部。政府官員，在需要的時候，也會向這幫庸庸碌碌唯唯諾諾的民意代表徵詢意見，借區議員「過橋」，讓不得人心的政策順利過關。

是不是所有區議員，都只懂在芝蔴綠豆、雞毛蒜皮的地區事務上扯皮兜轉，小事做不來，大事不敢做呢？事情當然會有例外。**（打破「蛇齋餅糭」的迷思•之二）**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驗收成果

二零零四到二零零七年灣仔區議會的改革經驗證明，即使沒有「蛇齋餅糭」，也可以發揮得更有聲有色。以下是《改革戰記》序言第二部份：

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刷新了香港的政治文化，鼓勵港人進一步政治參與。新一屆區議會選舉，一批年輕專業有理念有作為的新面孔，取代了一些傳統地區人士，當選區議員，其中尤以灣仔區的變化最大。

有多年市政局議員經驗的黃英琦，當選灣仔區議會主席，區議員再不是蛇齋餅糭、大廟拜神、通渠收衫。四年任期，灣仔區議會，在民間規劃、文化保育、市區重建、人文歷史……開展了一連串前無古人的實驗。

請驗收這些成果：《灣仔街紙》——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公民參與文件；《就係灣仔》——灣仔文化地圖；保育藍屋運動；灣仔人文化生活記錄；灣仔海岸線歷史徑；灣仔區印尼裔人士融入社區的研究調查；技藝行業的危機與轉危：灣仔篇；《灣仔地圖之愛在石牆樹下》……還有那可歌可泣的喜帖街重建抗爭、保留太原街

市集運動、在興建Mega Tower的規劃與地產財團周旋、開設全港第一個寵物公園……還有更多的是在公園設施、休憩地點、行人專區，提出適切便民規劃的建議。

在香港的政治架構裏，區議會只是一個既無人力又缺財源的「口水」諮詢機構，但當年的灣仔區議會，卻能在規劃保育重建人文等等，把不可能變為可能，做了一連串影響後世的實事。誰說區議員只能是「蛇齋餅糉」、通渠收衫？只要有理念，夠水平，肯嘗試，不因循，看似狹窄的區議會的舞台，足以發揮改造社區的空間。

可惜的是，這個實驗雖然只做了一屆四年，隨着他們不再參選，一切都回復舊觀。但《改革戰記——營造灣仔》留下的歷史記錄，充分說明了區議會改革的可能性，也為其他地區作出了可行的示範。

改革的足迹不會就此掩埋，至少，謝安琪那膾炙人口的《囍帖街》，餘音不絕，留下了永不消失的詠嘆：就似這一區曾經稱得上美滿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單位快要住滿烏鴉／好景不會每日常在／天梯不可只往上爬／愛的人沒有一生一世嗎／大概不需要害怕……**（打破「蛇齋餅糉」的迷思●之二）**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貓紙

坊間預言，積極備選的疑似候選人梁振英最終會被勸退，沒有其他原因，只因他口才太好。

此話何解？原因很簡單。如果特首選舉有超過一位候選人，拿到超過一百五十個提名入場券，可以正式入閘參賽，按照以往慣例，至少一場公開的、電視直播的辯論將無可避免。

辯論不同官媒訪談，因為訪談可以造假。辯論，是打真軍比實力的遊戲，無論事前受過多少地獄式訓練，如果「個底唔好」，很難扶得起來，埋身肉搏，電光火石，拳拳到肉，眼腫鼻青，電視逐格播出，會輸得非常難看。西方一人一票的總統選舉，電視辯論，往往成為扭轉大局決定勝負的關鍵一戰。

唐司長從政二十年，由議員做到官員，由局長做到司長，但公開發言，幾乎沒有一秒鐘離開過手上的貓紙。即使只有五百字兩分多鐘的內容，照着讀都螺絲滿地支離破碎。被記者問到稍為難答、貓紙以外的問題，登時面紅耳赤、目瞪口呆，像

機器齒輪被甚麼東西塞着，嘴巴動了，發出的聲音卻語無倫次，無人能解。

現代從政、公開發言、解釋政策、對外溝通，是最基本的要求，連這樣的ABC都學不好，二十年政治訓練，難道都白費了？唐營支持者把唐英年的最大死穴，包裝成「口窒窒有計謀」，不知愛他還是害他，只能當成笑話來聽。

記者提問公開發言尚且如此差勁，埋身辯論豈不更一塌糊塗？試想想，即使開場白總結語可以跟足幕僚準備好的貓紙，照本宣科，但到自由搏擊時段，突如其來的奇招偷襲，貓紙沒有寫、師爺沒有教，腦內一片空白，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記者足足等了七天，換回唐司長連「早晨」和「多謝」共一百二十一個字的回應，雖然內容乏味，言之無物，製造的問題比解答的問題還要多，但卻有驚人發現，原來這回他竟然不需貓紙，也可唸足一百二十一個字，除了有輕微螺絲，總體來說也尚算流利。

莫非唐司長早已請到高人出山指點，為他秘密訓練？一百二十一字是好開始，成功了，但只是幼稚園畢業，要上小學，升中學，入大學，還有一段漫長道路。競選辯論，非要讀博士班不可，時間緊迫，來得及嗎？

二〇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唐林絕配

唐英年辭職，集中精神思考參選特首。曾蔭權隨即宣佈由最資深的官員但重病纏身的教育局長孫明揚署任政務司長，同時亦「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名了接任政務司長人選」。

孫明揚只署任了幾天政務司長，效率奇高的中央就作出了決定，批准唐英年辭職，任命林瑞麟為政務司長，特首辦主任譚志源，接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的位置。

林瑞麟政務司長的任期，雖然只有九個月，但事關重大，影響深遠，關乎他個人仕途，也關乎下屆內閣主要官員的安排，唐林配更是呼之欲出，未來五年特區管治將會是甚麼貨色，思過半矣。

人稱林公公的林瑞麟局長，九個月任期的政務司長屆滿後，出路只有兩個可能，一是離開官場，二是繼續當官。如果繼續在官場打滾，他就非要留在政務司長的位置，繼續做夠五年不可。這是官場邏輯，由司長降級局長，是絕不會發生的。

目前走勢，林瑞麟會繼續當官的機會極大。一來他還年輕，只有五十五歲，雖

然早前心臟有毛病要「通波仔」，但手術後看似並無大礙。

相對年輕當然是本錢，但更重要是向上忠誠老實，服從拚搏。在政改、區議會委任議員存廢，尤其遞補機制這幾場戰役，充分反映他的性格，是服從命令聽指揮，指到哪裏打到哪裏，不顧自己的身世、形象和民望，誓死要完成上級交下來的任務。這種不要問只要信，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絕對服從、更要加多兩錢肉緊，超額完成任務的表現，身體裏儼然流着一個完美共產黨員的血液，據聞，深受中央喜愛，出任政務司長，完全沒有意外。

按照目前形勢，唐英年跑贏的機會仍然看高一線，果如是，下屆特區政府就是唐林配了。

無論是董建華還是曾蔭權，執政元年都是民望高企，都有一個港人自我感覺良好的蜜月期，但新一屆特區政府或會成為例外。民調顯示，無論是唐是林，民意評分都拾級而下，最近更跌至不及格水平。

特區新紀元開局，由一個不及格配另一個不及格，算不算刷新紀錄？

貓紙配人肉錄音機，民望低配不及格，唐林絕配，禁不住大叫一聲：好！今後五年，一定好戲連場，傳媒界更是不愁寂寞。

二〇一一年十月三日

公公治港

沒有最低，只有更低，林公公民望長期見紅，分數包尾的幾個局長，一定有他的份。按照曾氏邏輯，民望和愛香港不能兩者兼得。民望愈低，愈愛香港，步步高陞，可以陞官至萬官之首。民望愈高，就表示愈害香港，愈應該受到懲罰。

這種指鹿為馬的宦官邏輯，已經耳熟能詳，說得面不紅心不跳，也見怪不怪。曾特首向中央推薦林公公做第二把手，有人說，是因為自己的民望低處未算低，但林公公的民望，卻長期比他低一截，這樣才保證林公公不會功高震主，將曾特首的跛腳鴨形象比下去，讓他能風風光光完成這最後九個月任期。

究竟林公公只做這一任的九個月，還是會做五年零九個月，坊間已有不少分析。但到目前為止，唐英年仍然是走勢最好呼聲最高、黃袍加身的機會亦最大的特首候選人，林公公留在萬官之首這個大位，一做五年零九個月，誰能排除這種可能性？

眾所周知，唐英年是富二代的公子哥兒，能力和表現都乏善足陳，最擅長是品

紅酒，從政二十年，為官超過十年，仍未練就該有的應對口才和溝通技巧，有目共睹，這個不多說了。最要命的是，到現時為止，對他的風評口碑，除了說他是好好先生、大智若愚、終日「笑口噬噬」之外，他有甚麼能力和專長，為他抬轎的人，至今未能說出個所以然來。

特區政府各部門分工相當仔細，管街頭和街尾的可以由完全不同部門負責，政策矛盾互相打架往往是常態。但愈來愈複雜和尖銳的社會矛盾，不是一個兩個政策部門單獨應付就可解決，跨部門的協作，特別是需要長遠眼光的超前規劃，就要由政務司長來負責協調。

官場抱怨，唐英年根本沒有做好，或根本沒有能力做好政務司長的角色，政策協調工作，長期處於這樣的狀態：好聽點是無為而治，實質上是無人駕駛。

如果林公公真的是一做五年零九個月，以強勢政務司長的「極強統籌能力」（曾蔭權對林瑞麟的評語），配弱勢特首的無為而治作風，強司長弱特首，實質權力，調度指揮，一改以往無人駕駛狀態，全都掌握在政務司長手上。

害怕也沒有用，因為公公治港，已經來臨。

二〇一一年十月六日

醜聞•公關

唐英年終於自我引爆婚外緋聞。我說「終於」，是因為這已在坊間官場傳了半年幾個月，當事人一直三緘其口，直至最近，旁邊的人比他更肉緊，不斷為他澄清是「過去式」，甚至連緋聞女主角都出場了，才用「相當有娛樂性」打哈哈回應。

紙終究包不住火，在政治公關的策劃下，才作出一連串的自我引爆。先安排一份自己人周刊做溫馨專訪，由唐太自述「原諒他」「已放下」，再以回應專訪的名義發聲明：「感情缺失……深感悔疚……原諒了我……終生伴侶」。再手拖手在官邸門外見記者，兩人自說自話合共三十五秒，主旨是：「今後不再回應。」然後一個問題也沒有回答，手拖手轉身離開。再由工人搬出最拿手的「散水撻」招呼記者。

本來，兩個成年男女的所謂緋聞，最有發言權的，是配偶和家人，外邊的三姑六叔，不應說三道四，也無權作任何道德判斷。香港號稱國際都會，表面開放，但對性愛情慾，份外保守，特別是政治人物的性醜聞，基於八卦心理也好，基於道德

要求也好，都絕對不會放過。

你可能會反駁說，美國社會開放了吧，當年克林頓不也是因為與實習生的性醜聞，差點給國會彈劾下台嗎？這裏有兩個事實錯誤：美國社會相當保守，特別是南部的基督右派；克林頓不是因為與萊溫斯基的性關係而被彈劾，而是因為說謊。在公開場合，甚至宣誓作證後，克林頓都斬釘截鐵說跟萊溫斯基沒有性關係，後來這位實習生親口承認與總統有染，共和黨咬着不放，動議彈劾總統。

男歡女愛，情慾緋聞，是私人事，但政治人物的誠信，卻是眾人之事。

接受自己人媒體專訪，發聲明承認「感情缺失」，面對記者自說自話，連續三個動作，都在極安全的環境下進行。這是唐英年的一貫作風，不知是因為拙於辭令，腦筋轉得慢，還是其他原因，面對敏感問題，唐英年都選擇拒絕記者提問，講話完了就逃離現場。

沒有接受尖銳問題的挑戰，沒有給記者問個徹底，事情還未完結。唐英年的自我引爆，來得太遲，不夠徹底，留下太多尾巴，成為踏上特首之路的計時炸彈，人們都熱切地等待着下一波的到來。

二〇一一年十月九日

公關大災難

真箇是人算不如天算，在政治公關的精心策劃下，唐英年的自爆緋聞騷，竟然演變成一場公關大災難。

造型拍照，十指緊扣，照唸台辭，唐氏伉儷依足政治公關劇本，分毫不差地演繹冰釋前嫌恩愛如初的形象。但導致整場公關騷穿崩的最大敗筆，就是唐生唐太沒有企定定讓記者任問，沒有回答尖銳挑戰的問題，也沒有將「感情缺失」的丁點細節作任何交代，唸完台辭，就轉身離去。觀眾、聽眾、讀者，特別是記者的好奇心遠遠沒有得到滿足，留下的問題，比解決了的問題還要多。唐英年和他的智囊天真兼幼稚地以為，「呢個問題已經講晒，冇嘢再補充，以後都唔會再答」，就可以把難纏的記者徹底打發掉？

任何記者，或多或少都有鯊魚本性，聞到滲血的傷口就會亢奮，無論多遠距離都會極速追擊獵物，咬着不放。當血愈流愈多，引發鯊群亂襲，張口狂噬，後果必定災難性。漫長的從政歷史告訴我們，有傷口就千萬不要下水，若傷口還在流血，

就必先盡快止血，不能讓血腥味留在水中，否則會不堪設想，後悔莫及。

政治公關替唐英年度的「感情缺失」，自以為好橋，但稍有常識的人一聽就覺得不對勁，因為語焉不詳，有頭有尾，細節欠奉。「感情缺失」是甚麼時候的事？是當議員前還是後，是做了局長之後，做了財爺之後？還是做了政務司長之後？是一宗還是多宗？是牽涉一個人還是多個人？是辦公室的還是街外的？是過去式還是現在進行式？

記者可能要你證實傳聞中的是否就是女主角，唐英年完全有權以別人的私隱為理由拒絕回應，但在不涉第三者的問題上，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回應公眾的疑問，政治公關受人錢財，替人消災，要運用智慧，不要用粗糙不堪的「感情缺失」含混過關。

眾所周知，沒有貓紙，連一句完整的話都未能說清楚，如何能在極大壓力下回應記者的挑戰問題？可能正因如此，公關只能選擇用最拙劣的方法來讓唐英年回應：就是不作回應，說完就走。

事情一日未搞清，任何公開場合，唐疑似候選人都會聽到記者大聲吼問：你係咪有個廿幾歲嘅私生子／女呀？你有幾多單婚外情呀？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假地址

小一入學申請早已展開，整個程序，為時差不多整整一年。十多年前為女兒入小學而奔波，恍如昨日，對教育官僚設計的入學辦法，如何折磨學生和家長，有非常深刻難忘的體會。

即使對制度如何不滿，不少人都只能認命，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有錢有膽的，懂得打擦邊球，在法律的鋼線上，左搖右擺地遊走。

千方百計把子女塞入諸如九龍塘九龍城名校網。有錢的買千萬豪宅孟母三遷，稍遜的月租二萬搬入41校網。再沒有錢的，同區幾十年樓齡唐樓一劏再劏，租金三數千元有交易。再窮一點的，要一慳再慳，最新度出來好橋，是租信箱，千五元，包水費電費單轉名，可用作小一派位的住址證明。

無論是買豪宅、租貴樓還是住劏房，用不同方法將住址納入名校網，道德上未必說得過去，只要證明住在那裏，理論上未必違法。而只租一個信箱，就當是自己住址，等於作了虛假聲明，肯定違反法律，追究起來，不但子女可能會喪失辛苦得

來的學位，還會惹上官非，罰款坐牢。

正所謂蝕本生意冇人做，殺頭生意爭着幹，本小利大博一鋪，拉到我至算，一向是港式冒險主義者的專長。報假地址，無論是租劏房還是租信箱，不論是否犯法，都是造假。小一只有六歲，老爸老媽便千叮萬囑，老師問起來，要牢牢記着假地址就是真地址，絕對不能露餡。

小小腦瓜袋，被粗暴地塞進這造假謊言，剛起步的人生，就殘留着永不磨滅的污垢陰影，原來名校學位是如此這般騙回來的。用這個方法給他上人生第一課，做父母的，有沒有想過會產生甚麼後果？聞說不少名校小一第一堂，班主任都叫同學拿出紙筆，寫下正確地址，以便日後聯絡。老師校長都心知肚明見怪不怪，不少同學報的都是假地址，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連負責端正學子道德行為的教育工作者，都睜眼閉眼，聽之任之。

這些都不是新生事物，長期存在卻無法解決，而且愈演愈烈。我在電台烽煙，以小一派位報假地址為題，給聽眾開了這樣的題目：父母應教導子女要忠誠老實，還是靠醒目上位？報假地址擠入名校網，究竟有沒有錯？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教孩子說謊

「父母應教導子女要忠誠老實，還是靠醒目上位？」、「報假地址擠入名校網，究竟有沒有錯？」我在電台烽煙節目開了這樣的題目，聽眾的反應很熱烈而且也相當有趣。

年前歐洲大風雪，陸空交通停頓，滯留在倫敦機場的香港學生，各出其謀，務求盡快回港。有學生「扮死老竇回港奔喪」，成功搶得一張機票，成為媒體新聞。被咒已死的老竇，對這些不算「大奸大惡」，但又能取得成果的謊言，不太介懷，還會盛讚他的寶貝兒子或女兒轉數快夠醒目。

同樣道理，報假地址入讀小一，有辦法夠醒目又達到目的，不算傷天害理，有何不可？

這種態度算是比較謙虛了，還有更理直氣壯的，認為自己是天下第一受害者。有聽眾老實招認，報假地址一點問題都沒有，希望下一代入讀名校，人同此心，但用住址校網編配入學的制度，名校又集中在高尚住宅區，有錢買樓租樓就可以入名

校，是向富人傾斜，而且有兄姐可以世襲，有宗教可以加分，根本就是天大的不公平，為了孩子的幸福，別無選擇，唯有博一博。用假地址報讀小一，是逼出來的，是為了反抗制度的不公平。

我再問聽眾，報假地址就是造假說謊，即使不違法也違反道德，怎樣考慮對孩子的影響？如何對孩子解釋？有聽眾說，孩子還小，告訴他也無法明白。如果真的要，只能對他說，爸爸媽媽這樣做是迫不得已，但都是為你好。

「父母應教導子女要忠誠老實，還是靠醒目上位？」爸爸回應說，要教他忠誠老實，但必要時又要醒目上位。如何拿捏？底線在哪裏？甚麼時候要老實甚麼時候要醒目，當然答不出所以然來。這根本就是爸爸能活到今天的夫子自道，能苛責嗎？

有任職人力資源，即在大公司負責招人的聽眾，也是孩子的爸爸來電討論，我問他會選擇「忠誠老實」的，還是「醒目上位」的求職者。這位爸爸說了一番肺腑之言。他還是會選擇「忠誠老實」的，太醒目的他不會考慮。大公司注重的是「誠信第一」。誠信，是將重任放心交託給你的最重要前提。父母親身示範，教六歲的小孩說謊，還說是為他好，孩子長大了，還會有誠信嗎？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陳賢妹

佛山車輾兩歲女童小悅悅案，閉路電視清楚錄下整個過程，路人全沒有加以援手，視頻經傳媒披露，轟動全國。被車輛兩度輾過，在路邊奄奄一息的小悅悅，十八個路人視而不見，不屑一顧，冷血表現，令人痛心疾首。

內地媒體鋪天蓋地報道、評論，呼籲國人反省，政府召開公聽會，討論社會道德。為何十八名途人如此麻木不仁、見死不救呢？綜合眾聲喧嘩的討論，最後都達到幾乎一致的觀察，就是：害怕。

五十八歲的拾荒婦人陳賢妹，是最後一個經過案發現場，卻是第一個伸出援手的途人，內地媒體以陳賢妹作為道德典型，爭相訪問。

記者：救小悅悅時你是怎麼想的？想沒想到可能會被冤枉？

陳賢妹：我不怕，平時見到老人摔倒我也會扶，總要有人去幫助。救人最重要，畢竟還是個小孩。當時雖然天很暗，但不可能看不到小孩，她就躺在路上，我遠遠地就看到她了。

陳賢妹文化水平不高，語言樸素，但每一句回應都擊中了問題的要害。記者問她：「想沒想到可能會被冤枉？」陳賢妹直截了當：「我不怕，平時見到老人摔倒我也會扶……」

陳賢妹為甚麼會強調「平時見到老人摔倒我也會扶」？她道出了這個既富有中國特色，又符合國情的國人心魔。老人摔倒，好心的路人去扶一把，一幫人突然現身，凶神惡煞，指罵你推倒老人，要你賠償醫藥費，秀才遇着兵，拳頭在近，不拿出白花花的鈔票，無法脫身。

還有其他五花八門，利用受傷或死亡的人畜勒索，比比皆是。其中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是，駕車撞到任何東西千萬不要停下來，全速逃離，否則後果堪虞。另一個流行的忠告是：看到疑似屍體要遠遠避開，否則也是後果嚴重。

這些事情並非空穴來風，是真實出現過，而且不止一宗半宗，傳媒時有詳盡報道。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生長在如此不堪的國度，即使不是個個都有害人之心，但彼此提防、不信任、時刻武裝着，自我保護，懷疑一切。看到任何需要出手相助的事情，防禦機制馬上亮着紅燈：是假的！是個騙局！不要去碰！馬上離開！

久經訓練，冷血、見死不救、麻木不仁，就成了國人的大多數。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中國的路人」是這樣煉成的

佛山小悅悅傷重不治，內地媒體，對國人冷血冷漠見死不救，作出強而有力鞭撻。廣州《新快報》的專題報道，引述不少網友評論，在〈我們不做中國的路人〉的標題下，拷問着中國人的集體良心。

「在我看來，一味怒罵，多少都是出於脫責和撇清的本能，集體反思，才是最可貴的品質和勇氣。」

「誰能保證在此種情景下沒有相同的軟弱？置身事外並在道德高地上攻擊是最容易的事。我同意網友所說，這事我們人人都有責任。」

「社會的冷漠，道德的淪喪，中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老人摔倒不敢扶，沒人扶，小孩倒在血泊中，視而不見！每個人都要捫心自問，遇事怕事，思想徹底被閹割了！」

「我們來做第一步，重拾這個社會的信心，你所站的地方，便是你的中國，你有光明，中國便不黑暗。」

「請記住一句話，你是甚麼，中國便是甚麼，你怎樣，中國便怎樣。你光明，

中國便不黑暗。但你若冷漠麻木，中國也就……」

網友說，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摘別人，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我們不做中國的路人」呼喚良心，在如斯特殊的中國，不也是陳義過高，不符國情嗎？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南京市民彭宇見一位老太太在路邊摔倒，下車扶她，送到醫院救治。老太太傷勢頗重，股骨折裂，要做置換手術。後來，老太太突然指摘做好心的彭宇是撞倒她的人，要求賠償藥費。

調解失敗，民事索償。法官如此理解彭宇的見義勇為：「彭宇自認，其是第一個下車的人，從常理分析，他與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較大。」「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據社會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達後，其完全可以說明事實經過並讓老太太的家人將她送到醫院，然後自行離開。但彭宇未作此等選擇，他的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

法官判彭宇敗訴，賠償老太太四成醫藥費，人民幣四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元，並要負擔部份訟費。判決結果，全國爭議，結論是：好人沒好報，今後千萬不要扶在路邊摔倒的老人。

此案發生後，類似的事情愈來愈多，見危不扶，見死不救，全國皆然，扶老人救小孩鬧出新聞鬧上法庭的，不計其數。中國的路人，如此這般，就這樣煉成了。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惻隱之心

小悅悅倒在路邊血泊，十八個路人視而不見，有網友問，是「小農ＤＮＡ論」作祟嗎？我的回應是：「我們的ＤＮＡ原來不是這樣的，但經過六十年的改造後，就變成今天模樣。」

這不是氣話，我們看看先賢教誨。孟子說過，曾特首，請你注意，這不是粗口，是聖言：「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這是我的那個年代中學的國文讀本內容，不少人都曾經背得滾瓜爛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所說的，只是人最基本的元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都沒有，就不是人了。

見到小孩即將跌入井中，都會觸動惻隱之心，出手相救，這是作為人的本能反應。莫說是人，曾經看過一個視頻，一條狗被汽車輾過，在馬路中心掙扎呻吟，另

一隻狗避過疾駛的車輛，穿過繁忙的馬路，走到受傷的同伴身邊，既拖又推，把牠送到路邊安全的地方。狗尚且如此，對小悅悅視而不見的國人，豈非人不如狗？

我們這種人不如狗的道德水平是怎樣走過來的？當然其來有自。六十年來，宗教被蹂躪，孔孟被打倒，曾經全國推崇「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雷鋒精神，只是一場極度虛偽的政治宣傳。文革結束，傳統人性價值道德甚至常識已經徹底崩潰。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由政治官僚到知識分子到販夫走卒，全國向錢看。在高位的以權換錢，有知識的出賣人格，等而下之的就賺黑心錢，地溝油、人造雞蛋、毒奶粉……蒙騙毒害老百姓。大國崛起，窮得只剩下錢。

殘酷的事實告訴國人，見義勇為會惹得一身蟻，做好人會有風險，胡佳、譚作人、趙連海……最新的還有尋釁滋事罪判囚的「維權媽媽」王荔蕻，兒子的控訴，不也非常發人深省嗎？

「做好人就要把沒有好報的風險算進去，你要考慮要不要再做好人，你要是覺得這風險太大，你別做好人。不要相信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現實世界往往不是這樣。因為好人是有原則的，壞人沒有原則，好人根本沒辦法跟壞人鬥……」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退休高官

不少退休高官，後腳未離開官場寫字樓，前腳就踏入富豪辦公室，急不及待搵真銀，其猴禽之情狀、吃相之難看，令人不忍卒睹。又有些退休高官，表面是逍遙派，閒時出席飯局，現身電視節目，講飲講食講旅遊，實情已接受不少公司集團聘約，當受薪董事，密食當三番，收入之豐厚，不比當官時差得太遠。

沒有人會嫌錢腥，高官退休又有退休金又有長俸，根本不愁生活，為何還要冒着罵名貪得無厭，不做點真正有益世道人心的事？不是所有退休高官都銅臭市儈，還有不少在默默地做着令人肅然起敬的工作，其中一位，就是前社會福利署長余志穩。

余志穩為官的作風有別於一般政務官，勤力、實幹、開明、講道理、肯承擔，是人所公認的官場異類。為官期間，落區向居民解釋政策，聆聽市民訴求，開居民大會以百場計，破了以往所有紀錄，與林公公之流限時間限人數走過場的所謂諮詢大騷，有天淵之別。

余志穩擔當不同官職，我在電台節目訪問過他好幾次，幾乎逢請必到，政策的困難局限和進展成績都實話實說，沒有閃避拖拉，不會巧言令色，與其他誇誇其談只吹噓成就的高官截然不同。正因余志穩的幹實事的親民作風，與當今官場有太大落差，官運並不亨通。

難得的是，退休後，余志穩為一家蚊型非政府組織、為香港少數族裔出心出力的融樂會當大義工，為消除種族歧視、改善少數族裔的生存困境出謀獻策。雖沒有受薪，但工作認真，時間不短，與正職相差不遠。

不得不提的另一位退休高官是林煥光。董建華的特首辦主任，因婚外情辭職，消聲匿迹一段時間，重出江湖，擔任奧運馬術行政總裁，任滿後，又出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當時不少評論認為，林煥光落腳平機會，只是退休高官搵着數的另一例子，見怪不怪，只為曾經風光一時的平機會，淪為退休高官俱樂部感到可惜。不過，兩年下來，不少人都另眼相看，林煥光的表現，使長期沉痾不起的平機會脫胎換骨。

在平機會的份內事，林煥光積極進取，主動介入個案，更難得的是，不吝他的官場經驗和識見，經常月旦政事，一針見血。

二〇一一年十月三十日

不懼群勢

有人對林煥光月旦政事批評當朝施政不以為然，認為他違反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官場規矩。不少政務官離職後都惜言如金，對本朝政策，無論私下如何不滿，激到嘔血，拍枱大鬧，罵得體無完膚，公開只會風花雪月，左右言他，隻字不提。

表面看來，這種「優良傳統」，可能是為了避免前朝官員干政，打亂了當朝政策的執行，但想深一層，其實只是互相畀面的江湖規矩。退休高官批評政事，對象可能是舊上司、前下屬，甚至是曾經拍檔的親密戰友。人情留一線，他日好相見，這種犬儒鄉愿的所謂官場規矩，看見災難政策也把頭別過去當甚麼都沒有發生，其實與幫兇根本沒有分別。

林煥光擔任平機會主席後，敢於批評當朝政事，不但尖銳到肉，而且鞭撻入微，沒有資深的官場經歷，無法有如此深刻的觀察。例如他說：「行政機關千萬不能做的事就是作出草率的決策，然後又隨便收回或更改，令『政治持份者』失去了

尊重與信心。」草率決策，收回更改，太多了，簡直罄竹難書。

他又說：「民望的上落其實很平常，但如果民望下跌之後，很久也爬不起來，即反映民眾對他的態度已出現質變，那他就要算一算他的政治桌下還有多少本錢。」說到點子上來了，今天還有人對自己得四十分沾沾自喜兼自我感覺良好，聽林煥光這麼深刻的分析，應該感到慚愧吧！

例如新移民突然變成人人喊打的「蝗蟲」，凡為他們說點好話都會被波及，林煥光卻挺身為新移民說話，批評六千元派錢政策不合情理，以香港為家的新移民要資產審查，移民他國的「永久居民」卻唾手可得。

外傭居港權官司掀起的歧視與排外巨浪，一向強調人權平等的泛民政客，為爭選票，馬上調轉槍頭，掛出「反對外傭申請居留權」的橫額。林煥光卻能就事論事，指政府的外傭政策不公，製造社會恐慌，更可能會觸發種族仇恨。

在一個權力和金錢崇拜的社會，批評權貴已經非常不容易。當群情洶湧、民粹當道的時候，公開說出不受歡迎的真話，就需要有更大的道德勇氣。「不畏強權」不一定稀罕，但同時能「不懼群勢」，就份外難得。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知所選擇

不懼群勢，一士諤諤，依靠道德堅持，大不了退隱江湖，隱隱於市。但一個靠選票取議席的政黨，不懼群勢，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港珠澳大橋和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激起民粹主義，令公民黨陷入困境。政黨排名大幅下滑，兩任黨魁余若薇和梁家傑的評分，跌了幾級。如果認為排名評分都是虛的，或像曾特首一樣視民望如浮雲，當自己「時運高，睇唔到」，但區議會選舉臨近，在建制傳媒、保皇政黨的歪曲抹黑醜化煽動下，公民黨的選情，可說是危在旦夕，隨時有全軍覆沒的可能。

情勢危急，靠選舉贏議席的政黨，大可來個不管是華麗不華麗的大轉身，跟着民粹走，先鞠躬道歉，後像某些泛民政黨的候選人一樣，掛條幅派單張：「反對外傭申請居港權」、「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上訴」，再跟那伙人權大狀劃清界線，雖然轉得難看，但也可能勉強保得住區議會的議席。

但公民黨沒有搖風擺柳，沒有看風使舵，寧願流失選票，也要堅持原則。通過

寫文章、做訪問，不厭其煩地解釋法治的重要性，獨立的司法是香港賴以生存的基石，心平氣和地述說兩宗官司的意義，司法覆核在香港法律體系和權力制衡扮演着的關鍵角色。這些充滿法律知識的解說，替號稱生活在國際都會，但法律知識貧乏的香港人，上了一門獲益良多的法律課。

四方八面衝着公民黨而來的妖魔攻擊，相當荒謬可笑，例如外傭居港權官司是為了取得外傭的選票，又例如港珠澳大橋的司法覆核是為了賺取可觀的法援律師費。這些陰謀論聽起來也非常荒腔走板，但謊言說了一萬次便變成真理，不少愚夫愚婦都深信不疑。

煽動恐慌情緒而激發的民粹主義是相當可怕的，不少極權主義政府，都曾經使用相同伎倆，尋找稻草人當成共同敵人，一哄而上，打個稀巴爛，轉移視線，鞏固權力，化解內部危機。港人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才能辨別是非真偽。

公民黨這種拒絕「蛇齋餅糭」、不跟民粹感覺走的政黨，當然不會最受歡迎，但社會能夠進步，普世價值和文明原則，一定要有所堅持。區議會選舉投票日，理智的選民，應該知所選擇。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五日

昏君與暴君

有朋友問，如果只有昏君與暴君的選擇，會揀誰？

昏君表現相當無能，每天都語無倫次，有時連講清楚一句完整說話的能力都欠奉，公開發言，貓紙不離手，遇到稍為尖銳又沒有準備答案的問題，結結巴巴，脹紅着臉，表情怪異，長長的臉上掛着四萬的笑容，深深的酒渦藏着童真，但不知腦袋裏裝的究竟是甚麼。

昏君喜好「課外活動」，糗事一大籮，給人揭發，又處理得拖泥帶水，被咬住不放。昏君只是台前的扯線公仔，背後有一大幫造王者在出謀獻策，他們各自盤算，各有利益，成事後當然論功行賞，封官晉爵。因此，昏君的昏，也不能只看表面，內裏大有乾坤。

暴君又如何？其實暴君沒有甚麼往績可尋，說他是暴君也確實不公。但因為出身有點神秘，為人城府深密，與阿爺的關係尤其高深莫測，令人看不透。無以名之，稱為暴君，是基於恐懼。

暴君能力過人，口齒伶俐，辯才無礙，本來形象不佳，極不受歡迎，但經過長期謀劃，深耕細作，一個華麗大轉身，民望即時勁升，風頭也一時無兩。暴君處理危機的手法，果斷利落，斬釘截鐵，完完全全將昏君比下去。

暴君背後也有一大幫智囊，成事後也必然放到各軍機重地，但只要細看這些人平日「紅得髮指」的言論行為，想像他日都會成為掌管百姓命脈的父母官，無不令人捏一把冷汗。

可否兩個都不揀？有沒有第三個可以選擇？沒有，只能二擇其一。

這是一個極度痛苦的選擇。不少人都認為，昏君能力有限，又常鬧笑話，能力如此不濟，當然不是選項，即使公司請人，按常理，也會找個能力高話頭醒尾的伙計。

沒錯，相對而言，暴君能力的確很高，事事關心，鉅細無遺，但管得太具體，分分鐘會管到你的家門來。如果真的是如假包換的暴君，能力超卓，果斷明快，不理反對，認為對的就會一意孤行，一錯到底，霸王硬上弓，更容不得旁人異議，帶來不可挽回的災難，歷史上也不乏這樣的例子。

逆向思考，昏君的傷害性至少沒有那麼大，常鬧笑話，也充滿娛樂性，不會令人神經繃緊，也算是老百姓之福。如果有得揀，我會揀昏君，你呢？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田二少有做地區工作嗎？

區議會選舉泛民大敗，政治明星落馬的真正原因是甚麼，眾說紛紜。總結坊間流行的說法是：因為沒有腳踏實地做好地區工作。政治明星空降，只憑全港知名度，企圖搶區議會席位，一定失敗收場，沒有在地區紮根三幾年，如果不是日日露面，無論晴天雨天、炎夏寒冬，具體而微地服務街坊，要贏得區議會選舉，簡直癡心妄想。

複雜的政治問題，難以用一個簡單理論就可以解釋。空降失敗論，在湯家驊、李卓人、單仲偕似乎說得通，但就無法應用在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身上。

田北辰是政治新人，人們對他哥哥田北俊的認識較多，參政前只知道他是服裝公司的老闆，官仔骨骨，不食人間煙火，田二少的稱號很大程度反映了港人對他富二代的印象。

記得的，可能就是最低工資，與自由黨張廿蚊的爭拗，在扣飯鐘錢的問題上附和罷食大家樂，又或參加《窮富翁大作戰》屈就板間牀位，清晨起身做清潔工執

屎，慨嘆自由市場歪曲殘酷。

田北辰決定參加區選，相信比任何立法會政治明星都要遲，新民黨宣佈名單時，田二少還未有地方落腳。他挑戰荃灣愉景選區，對手是一個在地區穩穩紮根，當了十多二十年區議員的民主黨「地膽」王銳德，上屆還在沒有競爭下連任。

在愉景選區，田北辰對王銳德不是幾票的險勝，而是贏了二百多票，超過百分之十的差距。如果說區選不靠全港知名度而是靠紮實穩妥的地區工作，對田北辰來說，顯然是個例外。

究竟甚麼原因令田二少勝出，而且贏得不少，選情研究專家當然可以有他們的獨到分析，例如民情轉右，新民黨帶動的民粹主義叫好又叫座。但王銳德不是公民黨而是民主黨，並不是民粹主義首要打擊的對象，被波及的力度應該極其有限。

田北辰一天地區工作都沒有做過，仍可打敗一個在地區紮根二十年多的區議員，難道是民粹主義天下無敵，地區工作一文不值？

至於何謂地區工作，更是人言人殊，由蛇齋餅糭、大廟拜神，到通渠收衫、海鮮盛宴……都是地區工作，由巴士路線、社區設施，到改善環境、民主規劃……也是地區工作，哪些更受落，就要看區民的質素了。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念之間

區議會選舉前，我寫了讚揚公民黨的文章，大橋和外傭案中，寧願流失選票，甘冒全軍覆沒的危險，不懼群勢，也要堅持法治原則，令人敬佩。（編按：見前文《知所選擇》。）

結果被我不幸而言中。公民黨在區選中雖未至全軍覆沒，但議席減少，選票流失，已是不爭的事實。黨魁梁家傑把慘敗歸咎於西環發功，蛇齋餅糭，更成為眾矢之的，群情輿論，紛紛指他沒有深刻反省，諉過於人，甚至是侮辱街坊。說一句公道話，傑哥所說的，真的全部遠離事實嗎？

在區選失利、群情洶湧下，黨魁傑哥不得不再三道歉再四澄清，並第一次聽到他從未有過如此清晰的解說：「申請權不等於居留權，與七百萬市民一樣，擔心大量外傭擁有居港權，如果一剎那幾十萬人湧來，我們都不同意，入境處應好好為香港守住門口。」公民黨亦接連兩日登報聲明《深感不足重新出發》，強調「我們至今未能釋除市民對外傭及港珠澳大橋官司的疑慮，我們表示歉意」。

單看傑哥的澄清和公民黨的聲明，我無法搞清公民黨是不是已經轉了軟，但原則的確沒有那麼堅持了，立場也確實軟化下來。對一個靠選票取議席的政黨來說，「不懼群勢」，果真原來是個不可能的任務，政治真的不是人玩的。

即使今次公民黨真的過了關，選民也真的「原諒」了公民黨，但今後怎麼辦呢？在民情轉右、民粹當道的今天，將來也極有可能會遇上不少人權公義法治原則的問題，與民粹是有所牴觸的，當民情一邊倒，在群情的高牆與弱勢的雞蛋之間，將如何選擇？公民黨能否站穩立場，堅持普世價值，甚至直斥其非？還是臨近選舉，像一些泛民政黨一樣，再一次採取走精面曖昧含糊不表態的策略，甚至華麗轉身，站到民粹群情的一邊？

我也知道，搞政治絕對不是像我一樣的書生論政，也絕對不能頭巾氣，要認清大局，審時度勢，借力打力……但問題是，政治謀略和奸狡詭詐之間，可能只是一線之隔，如何分清？在選票面前，堅守原則價值和順應民粹民情之間，如何取捨？一念天堂，一念地獄，目光遠大視野廣闊的政治家，與面目猙獰吃相難看的政客，只在一念之間。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地區工作

人人都說，區選成功，是靠地區工作，長期紮根，深耕細作，是致勝的必要條件。

但今屆（二零一一年）區議會選舉仍有不少空降部隊打敗社區老手的例子，空降荃灣愉景的新民黨田二少，擊敗默默耕耘二十年的民主黨「地膽」王銳德，就是典型。你當然可以說，凡事都有例外，但地區工作做得好，仍是取得選民支持的勝利常規。

但例外情況真多，例如全軍盡墨的社民連，包括在黃大仙竹園二十多年的陶君行、在柴灣長期作戰的曾健成、在灣仔選區的麥國風，他們連選連任了多少屆，地區工作也做得不少，但都無一例外，相繼敗北。

當然也可以有非常具說服力的解釋：選民都厭惡「暴力」，他們用選票懲罰社民連。與「暴力」扯不上邊的麥國風呢？對手也只是空降沒有任何地區工作可言的白姐姐，沒辦法，選民要給點顏色社民連看，麥國風也無可避免受到牽連。那麼為

美孚居民反抗屏風樓出心出力的公民黨王德全呢？受兩宗官司拖累，公民黨慘敗還需要其他理由嗎？

這些解釋當然都可以自圓其說，但一些地區老手，屬溫和民主派，沒有任何「暴力」紀錄，在地區深耕二十多三十年，例如長期在屯門紮根的民主黨蔣月蘭，又例如在深水埗打持久戰多少年的譚國橋，一樣齊齊下馬，而且有些甚至輸得相當慘烈，原因就值得深究了。

單一理論解釋不了複雜的政治現象，正如一條方程式無法貫穿區選輸或贏的深層原因。人人都琅琅上口的「地區工作」究竟是甚麼呢？單靠蛇齋餅糭已經太低級，顯然落伍了。現代區議員的地區工作，一點都不簡單，最近口碑載道的，是陪區民到深圳換手袋、代區民排隊買入場證券、陪人家的老婆到醫院生仔並暫代繳院費。雖然這些例子都稍嫌誇張也並非常態，但得勝的政黨以此用來誇耀政績，可見效用匪淺。

問題是，這種猶如打消耗戰的全心全意為區民服務，以泛民的資源和人力，試問誰應付得來？這只是前奏。二零零七年星期日《明報》的一篇〈區選無間道〉，早前又在網上流傳，左派政黨的組織、網絡和統戰手法，令人嘆為觀止。革命時期的統戰策略，今天又全部回來，民主選舉？誰怕誰！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備胎

范太不選，準確點說，是「不爭取參選」，「不爭取」，不等於不選，只是「不主動爭取」而已，但前門和後門都沒有關上，她還可以被動地等。等甚麼？等形勢變化，等阿爺徵召。

范太所謂「不選」，是名副其實的「備選」，後備的「備」，備胎的「備」，活像一條「士啤胎」擱在車尾箱，等了又等，很多年很多年都未能發揮作用，等到有一天，在高速公路上突然爆胎，那條被忽略很久、有時甚至覺得有點礙眼的備胎，終於有用武之地了。

特首選舉好好的，唐梁爭逐雖然時有火花，不也算很健康嗎？在高速公路上爆胎？是不是危言聳聽？難說。政治真的一天都嫌長，曾幾何時，范徐麗泰女士是民望最高的疑似特首候選人，但近月民望一直滑落。梁振英向來包尾，但今天卻高踞榜首。唐英年呢？本來呼聲最高，但今天的贏面卻愈走愈低。馬匹還未入閘，還未起跑，賽事未結束，官方賽果未宣佈，觀眾千萬不要隨便「搣飛」，以免無謂損失。

都怪唐英年不爭氣，「課外活動」醜聞纏身，又處理得「唔湯唔水」，拖低民望是必然的了，怕只怕愈近提名期屆滿，突然又爆出更大的醜聞，無可挽回，被迫退選，阿爺想要出現所謂競爭之局，總要有個萬全之策。那麼，范太的備胎作用，仍然不能完全排除。

范太此時宣佈「不爭取參選」，可說是迫不得已。草裙舞跳得太久，人們看膩了，民望大瀉不止，如果跌到谷底才決定，頭也抬不起，他日宣佈復出也說不過去。趁現在還剩下丁點本錢，戰略性退卻，算是為時未晚。

但叫阿爺為難的是，今天，唐英年和范徐麗泰的民望，加起來都不及梁振英，他朝，唐英年又有甚麼閃失，說錯話用錯比喻表現失常，民望進一步下滑的機率甚高，到時如果與梁振英的民望差距以倍數計，阿爺還會支持到底嗎？因此，應急預案還是必須的。

范太宣佈「不爭取參選」，意味着港人終於可以告別長篇大論不知所云的日子，讓看官鬆一口氣。但現在又輪到另一位阿太正在「慎重考慮」。一個「備選」，一個「諗選」，再來一個扭擰了幾個月，已經受夠了，天啊！放過我們吧！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人性醜惡

民粹主義果然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早前在《明報》「觀點版」寫〈民粹主義的幽靈引爆族群炸彈〉，收到讀者來郵，把我罵得狗血淋頭。其中一些很有代表性，反映了部份香港人當下的焦慮心態，值得拿出來給讀者參考。

港人潘先生說：「本人十分不贊同你的意見，公民黨這班無恥的狀棍，幫外傭打官司，難道對我們港人有利？你用希特勒來比喻建制派？你的腦袋是否灌了水？這些狀棍為一己之私，損害我們港人的大眾利益，港人手上的選票是最好的證明……明年（二零一二年）立法局（會）選舉，是這群狀棍消失之時！！！！！！！」

一連七個感嘆號，表達了他的憤慨。除了署名用了「港人」外，短短百來字的電郵，再用了三次「港人」，來強調他的身份認同。值得深思的是，如果申請居港權的不是外傭，而是白皮膚的歐美行政人員，又或拿着過千萬「人仔」來港投資移民的內地大款，潘先生的憤慨程度會否有所變化？身份認同的程度又會否有所不同？

另一位讀者的心態更複雜，更值得討論：「人心係我心，投票權喺我手，唔到你左右，外傭爭居權，激發沉默一族。」然後他主動自報家門：「我自己的父母以上三代人全部都喺東南亞國家出世，前後超出六十年……一九六零年遭排華，冇居留權喎，我會支持外傭有居留權？唔使喊，攞人搵笨咩。」

如果沒有理解錯的話，這位讀者的父母，很可能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排華後回到祖國，但祖國卻當他們是外人甚至有特務嫌疑，然後經歷文革等第二第三次劫難，再輾轉流落香港。當年由英國人管治的殖民政府，當年生活在這塊殖民地的香港人，沒有嫌棄他們，也沒有歧視他們，更沒有排斥他們，因為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移民社會，港人來自五湖四海，經歷類似劫難的大有人在，人們都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同理心。

在這塊自由的土地上，可以免於恐懼，各展所長地建立自己的事業。這位讀者，也受惠於香港的包容，受到良好教育，健康成長。自己的父母祖父母當年被排斥，甚至人身受到傷害。有過痛苦難忘、不堪回首的經歷，產生的卻不是同理心，而是報復心，人性的醜惡，莫過於此。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這一天遲早要來

我做新聞出身，最怕是看到自己的名字上新聞版，因為十居其九都不會是好事。無奈的是，在三十年新聞生涯裏，上了好幾次港聞版，都與我的工作調動有關。

第一次是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三年五十萬人上街，風頭火勢，之後一年，發生名嘴封咪事件，而我就由早上的《千禧年代》，被調到黃昏的《自由風》，事出突然，官方的理由又是那麼的邏輯不通、莫名其妙，引起坊間不少反響。我的調動與名嘴封咪扯在一起，上了報紙頭版，掀出不大不小風波。

事情總算告一段落，除了間中被左派報紙愛國打手點名批評外，我主持《自由風》雖有各種壓力，總算平靜無事。

後來，我加入了惹火電視節目《頭條新聞》。一貫嬉笑怒罵，繼續陰陽怪氣，必然是權貴眼中釘。當權者愈來愈聰明，不會公開發作，只會透過內部權力運作悄悄進行。

高層內部批評《頭條新聞》，並指不能接受主持人諷刺政府的手法，更說要

換主持，又鬧上了港聞版。我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港台「部頭合約」員工，內部大事我無權參與，也不會獲得知會。我沒有甚麼內幕消息，記者打電話問訊，叫我回應，我能猜測些甚麼？

西線無戰事，過了一年幾個月，被「叮走」的一天，終於來了，又一次，上了我極不願意見到的港聞版。

打從二零零四年突然從《千禧年代》被調到《自由風》，我每天都有心理準備，這一天遲早要來。我主持了七、八年《自由風》，可以說每一天都是賺回來的。

香港電台是政府部門，又要做公營廣播機構，存在着根本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說得不好聽，是又要做婊子，又要立貞節牌坊。這種矛盾，幾乎在每一個節目都出現過，編輯自主與宣傳機器的衝突，監察政府與官方喉舌的拉扯，每一天都在發生，不過沒有爛到出面而已。我的存在，或許只是一個奇迹，試問，奇迹能永遠繼續下去嗎？

去年（二零一零年）十二月至今（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愛國左報指名道姓批判我的文章，多達七十篇。打手們都仔細監聽我的節目，反覆閱讀我的文章，再斷章取義，進行批判。多了這批讀者和聽眾，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他們希望的事發生了，目的達到了，今後會清閒多了。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感激

上了港聞版，這幾天上班，在港鐵、小巴上，打招呼的人多了，遙距給我鼓勵的眼神或一個打氣的動作，主動一點的，會上前傾談：「聽到你被『叮走』，好唔開心，好難過……」說得最多的，是個「撐」字：「撐你呀！」、「你撐住呀！」他們有時會說得頗為激動，反而要我安慰。

這類電郵，當然更多了，不只輕輕幾句，而是激昂憤怒的寫滿幾頁，慨嘆自由的萎縮、空間之收窄，回歸十幾年，香港昔日的光輝已經不再，而且人心麻木，即使溫水煮蛙，還以為自己在享受溫泉。

網上面書，討論港台改革，主持「被叮」，更是熱火朝天，一個「撐」字，也成了當然的主題。也有網友成立了專題群組，希望引起更多的關注和迴響。

非常感謝聽眾讀者的關心和支持，數量實在太多，這陣子也太疲累，沒法一一回覆，謹在此謝過。也有一些朋友來電，他們最關心的，是我的經濟情況，有些更馬上給我介紹工作。失了一份定期工作，當然也少了一份固定收入，感謝你們的關

心，我的經濟暫時不成問題。兩個女兒還在求學年齡，還未能自立，但我們的生活非常簡單，沒有奢華的物質要求，開支也不算很大。還有點穀種，生活不能算是無憂，但還是可以過得下去。

突如其來的變化，打亂了我的生活。養家餬口的工作固然要重新安排，我對傳媒、對評論工作的熱愛，早已成為生活一部份，用甚麼形式再參與？過了這輪忙亂，要重新思考。

我對被「叮走」沒有憤怒，沒有不忿，因為在如此這般的大氣候下，我早有心理準備，這一天遲早要來。但我有失望，是對人的失望。

報上評論說事件沒引起社會強烈反響，是因為「溫水煮蛙日子有功」。但據我所知，這是背後「吹風」的結果。事情未爆發，港台派人大包圍四出吹風，凡可能會出聲的意見領袖黨派中人都無一遺漏，不少被似是而非的歪理說服了，即使出聲，也是不痛不癢。

四出吹風，為決定落力解釋的港台人，不少，都是思想開明擁抱普世價值，我視之為頗有共同語言的朋友，但權力之腐敗、謀略之恐怖，雖然認識多年，今天，他們的面孔都變得非常陌生。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無火不成烽煙

《頭條新聞》的拍檔小豪子寫〈有火才是烽煙節目〉，我百分百認同。

年輕的小豪子有所不知的是，這類聽眾來電節目，三、四十年前不是這個模樣，發展到今天的「烽煙」，有其歷史的必然。

聽眾來電節目，是港台創風氣之先。先有《太平山下漫步》、《電話說心聲》，後又發展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自由風》和《千禧年代》。

殖民地時代，政治保守，電台節目開放給聽眾發表意見，是不得了的大事，把關極嚴。那些年，殖民地子民，不習慣公開發表意見，打電話到電台，差不多都是投訴和問詢。投訴哪個地方哪條後巷有垃圾鼠患，問詢輪候公屋何時有結果等等。

那時候，官僚主義極為嚴重，貪污行賄觸目驚心，莫說市民有冤難伸，即使是投訴衞生、查詢申請，都如石沉大海，毫無回音，除非你懂得寫信到《南華早報》，才會獲得特殊優待，迅速回應。聽眾來電節目，有官員坐鎮，直接解答市民問題，簡直千載難逢，當然是極受歡迎。

電台的前輩告訴我，反應最好、最多聽眾來電的嘉賓，是房屋署的官員，他們拿着一本大簿上電台，是公屋的輪候紀錄，聽眾來電查詢，說出輪候號碼，官員翻查資料：「就到啦，仲有七個月。」

那是木屋滿山的年代，上樓住公屋是人生的頭等大事，有甚麼比由官員親口證實你可以上樓的日期更值得慶祝？一個答案，令苦候多時的木屋居民，猶如中了馬票一樣。

時移世易，民智漸開，政府也開始着重民意和參與，聽眾來電，再不局限於投訴和問詢，而是發表意見。上世紀八十年代，節目形式是phone-in，即也是聽眾來電，卻談不上有甚麼烽煙。節目不一定有特定主題，主持人也只像交通警察，介紹完事件背景，然後接電話，李生講完到黃生，周生收線，下一位是梁生，充分做到中立持平。節目就如白開水，眾聲喧嘩過後，聽眾不會留下丁點深刻印象。

後來的發展證實，節目主持人只做交通警察，無法滿足時勢需要。聽眾期望主持人有個人風格，有獨立見解，為他們分析複雜現象背後本質，提出不同角度思考。真正的烽煙四起，在九十年代順勢而生。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面目模糊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聽眾來電節目，主持為甚麼會由指揮交通的協調員，變成真正的烽煙四起？有其歷史必然。

「八九民運」之後，在人心惶惶的氣氛下進入回歸倒數，繼之而來的是金融風暴，然後是SARS瘟疫，經濟蕭條，負資產哀鴻遍野，「二十三條」的粗暴野蠻，激起五十萬人上街怒火，跟着是董腳痛下台，曾口哨上任，但施政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怨氣猛增。整個社會，就像壓力煲一樣，官員的倒行逆施，繼續添柴加火。

九十年代開始，產生了電台名嘴，烽煙節目主持人的作用，再不是交通警察，而是面對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議題，為聽眾提綱挈領地分析和解拆，從而激起更深層次的討論，令聽眾來電節目、不致淪為各說各話、眾聲喧嘩、漫無目的、最後不了了之。

聽眾對節目主持人的要求，再不僅流於對事件背景的表面介紹，或各打五十大板的觀點鋪陳。聽眾期待的是：「呢件事你點睇？」所謂「點睇」，即是你的看

法、你的觀點和立場，要你表態，要聽聽你站在哪一邊。

為甚麼聽眾要你表態，要求你有立場？因為期待你說出他們的心裏話，在太多不公不義的事情上，甚至希望你代他們出頭。其他不同立場的聽眾呢？他們也不介意知道你的立場，他們可以來電跟你討論激辯，愈辯愈明。

如果節目主持人左閃右避，只陳述觀點，不表立場，他／她只能淪為一個面目模糊的協調員，無法建立形象，亦不能吸引聽眾。

電台是一個相當特別的媒體，只有聲音沒有影像。不像電視，聽到聲音也看見真人，容易留下印象。也不像報紙雜誌，可以反覆閱讀仔細推敲。更不是互聯網，可以頻繁的互動和反饋。單憑一把在大氣電波飄揚的聲音，建立個人風格，留住固定擁躉，殊不容易，靠的是甚麼呢？是獨特的觀點和鮮明的立場。

我在「烽煙」節目的拍檔要經常更換，大概三幾年就換一次，除了個別態度鮮明性格突出的主持外，即使做了一段頗長時間，聽眾都認不出她的聲音，名字更是叫不上來。聽眾來電，叫錯主持名字有之，索性只叫「主持」代替有之，頗為尷尬。原因很簡單，因為缺乏性格，面目模糊。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自我感覺良好

踏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我主持的《自由風》進入倒數，近十年，這個節目已成為生活一部份，當然不捨。不少聽眾來電發表意見，借題發揮，為我抱不平，縱使是片言隻語，我也衷心感激。到節目尾聲，希望會有充足時間給聽眾暢所欲言，也希望港台高層有雅量容許聽眾可以這樣做。放心，我會做到本月（十二月）的最後一天，不會提早結束，亦一定緊守崗位，在自由風中，珍惜每一秒。

撤換節目主持人引起社會關注，上了幾天港聞，反映港人對言論新聞自由的重視，仍然珍惜這個核心價值。但在腳步急促的香港，迅即給更大的新聞時事掩蓋了，新聞很快成為舊聞，事情剛過一星期，已經覺得很久很遠，不多久，便徹底淡忘。

新聞只有幾天壽命，很快淡出，對這種情況，聞說有關當局自我感覺良好，認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市民相信了官方對改革節目的解釋，政黨早已噤聲，意見領袖也收口，縱使還有個別的零零星星的跟進和評論，都已近尾聲了，他們認為，對

港台損害不大。最多是幾星期個把月，一切都歸於平靜，繼續好官我自為之。這是典型的公務員官僚心態的厚臉皮想法，特區政府由最高層開始，無一例外。

即使立法會開會跟進，也沒甚麼大不了，事前準備工夫做足，該游說的都游說好了，政客們也各有盤算，不會花太多時間心力，糾纏於這等與自己利益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上，會議走過場開過算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太多有選票的議題排隊等着。

正如我評論時事常常用的比喻，信用卡的額度始終有限，「碌」得太多會爆煲，信用終有一天會破產。事情淡出，暫時過關，然後自我感覺繼續良好。他們故意忽略的是，傷害已經造成，傷口縱使結了痂，但沒有徹底痊癒。每一次「碌卡」，都用掉大筆信用額，都深藏在人們的記憶裏，信心、信任、公信力、信用額很快便「碌爆」了。

當官的自我感覺良好，但他們沒察覺一般聽眾民間團體對所謂改革的懷疑、不解和怒氣。社會上的反應，除了愛國左派報章舉腳贊成港台的決定外，同意這種安排的評論文章，絕無僅有。問題出在哪裏，不是非常清楚嗎？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幫兇和共犯

區議會選舉種票遍地開花，公平、公正、廉潔這塊招牌，被一次又一次的打個稀巴爛。

五年前（二零零六年）審計報告白紙黑字點出了問題的核心，又講到牙血都出晒要求林瑞麟局長堵塞漏洞掃除流弊，但林公公愛理不理，有意無意放水，繼續好官我自為之。五年後，種票幽靈幾乎搞到區區都有，林公公卻可以陞官發財，有這種獎賞庸官、鼓勵腐敗的制度，試問香港哪能不急速衰敗下去？

種票又種人，對於中聯辦前官員成功當選區議員，輿論反應沒有預期中強烈，大家似乎接受了愛國左派政黨「英雄莫問出處」的解釋，也對「香港邊條法律規定乜嘢機構嘅人士唔能夠參選，咁樣規定會唔會歧視，吓？」這種師爺式的反問無法回答。

不過想深一層，愈諗愈驚，如果這個邏輯成立，日後隨便一個外派幹部，在香港住滿七年，取得永久居民身份，就可以選區議會立法會，到時立法會坐滿一眾內

地高幹，議案話過就過，二十三條立法簡直易過借火。住滿廿年，一個唔覺意，仲可參選行政長官。究竟這算是京人治港，還是港人治港？

更值得憂慮的是，回歸十四年，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急速萎縮，港人竟不覺是甚麼一回事。官方重大事件拒傳媒採訪，只由官媒發出鱔片鱔稿，不少媒體習以為常。李克強訪港保衞森嚴，封鎖港大校園，抬走六四T恤男，阻撓記者採訪，用黑影論擋格攝影機，凡此種種，總有人跳出來為荒謬解釋說項。

甚至連突發罪案新聞，說甚麼以私隱理由、阻礙查案而加以消息封鎖，硬要與你們這些搞搞震不聽話的傳媒對着幹，權在我手，奈我甚麼何？

近半年接連發生一宗又一宗荒謬怪誕的事情，在在說明香港的文明質素在走下坡路，如果你還愛香港，還珍視你僅有的自由和空間，你能對這些現象視而不見、掉以輕心嗎？

作為讀書人要盡言責，作為傳媒人要揭露不義，作為烽煙節目主持人要針砭時弊。在這自由萎縮、公義失衡的年頭，偏偏有人對你說，你要中立持平，有觀點卻不能表露立場。敢說敢罵，在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變成了一種罪名。對惡行迴避、冷漠和不表立場，就是幫兇和共犯。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觀鳥哲學

迷上觀鳥，慢慢參透箇中哲理。

自然界有太多值得細味的東西，看似平凡，也不搶眼，若抱着一顆好奇的心，即使是最常見的麻雀，無論是形態、顏色和習性，你也可以看得興味盎然。最平凡的，也有不平凡。

你被工作煩擾，或為前景困惱，走路時經常低着頭，永遠只看眼前幾呎，把一切美好都錯過了。細心留意周遭，會發現很多經常陪伴左右值得留住的事物。你從沒見過那背部橄欖綠、早生華髮的白頭鶇，也沒看過那面頰和屁股點上橙紅、尖尖的髮頂、調皮活潑的紅耳鵯。你不知道的是，這些雀鳥，數目有時比麻雀還要多。

即使看不到牠們的身影，只要細意傾聽，時而在枝頭大聲對唱，時而在林中喁喁細語，清脆美妙，心曠神怡。城市人，你最近一次聽見鳥兒歌唱，是甚麼時候？

離開繁囂城市，走進山林野地，會有更多驚喜。繽紛的鳥兒，藏身山林草叢，偶爾會探出頭來，試探來者的虛實。

急忙架好相機，站在原地，張望四周，鳥兒的身影，又突然徹底消失得無影無蹤，甚至連丁點鳥鳴都沒有了。半小時過去，又等了接近一小時，還是芳蹤杳然，心想，今天沒有甚麼收穫了，正想轉身離去。忽然從遠處傳出嘹亮悅耳的歌聲，好一隻顏色悅目體態優美的鷦鶯，就站在面前的枝頭上。把鏡頭急轉，手忙腳亂，對準了牠，來不及按下快門，又飛走了。

這是鳥攝者必然嘗過的遭遇。鳥兒會飛，行蹤無定，不受控制，不可強求，只能隨遇而安。你想牠來，盼星星盼月亮，偏偏不來。來了，你還未準備好，就飛走了，連影子都沒有留下。你沒有預牠會來，牠又突然停在你觸手可及的地方，不願離開，前後左右上上下下，擺出不同的姿態，任你拍個不亦樂乎。你可叫這做緣份，也可能是無常。

人生，太像觀鳥拍鳥，太多事情意想不到，太多際遇難以掌握，不想來的卻又來了，趕也趕不走，不想走的偏偏要走，留也留不住。面對此情此景，別無選擇，唯一可以做的，只能欣然面對。

人生如此，命運如此，生老病死，悲歡離合，莫不如觀鳥拍鳥，凡事不可強求，甚麼是隨緣，觀鳥者自有深刻體會。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中大翠鳥

很多人都不知道，中文大學是觀鳥勝地。到達大學火車站，噢！還叫火車站，沒有與時俱進叫港鐵站，因為我仍懷念讀書時追火車的日子。

進入中大校園，沿路會看見燈柱掛着顏色鮮艷的牌子，寫着「中大留鳥」，上面有雀鳥圖片，有簡單介紹，恍如一個鳥類圖譜，對辨認雀鳥，非常方便。中大觀鳥的最佳地點，是崇基的荷花池。

我問過不少中大人，已畢業的、還在學的，有沒有在中大看過雀鳥？有沒有留意燈柱上的雀鳥圖譜？十居其九都茫然不知：「係咩？中大有好多雀咩？」「好似見過，不過太匆忙，冇留意牌上寫啲乜。」

每逢假日，不少鳥攝者都來到中大，奇怪的是，他們都獨孤一味，愛拍翠鳥。香港常見的翠鳥，有幾個品種，一種名為普通翠鳥，比一隻手掌還小，頭部和翅膀翠綠帶藍，耳羽和胸腹褐橙色，振翅在水面低飛覓食，發出閃亮的藍光，鮮艷奪目，還會吱吱尖叫，似呼朋喚友，又像發出警示。

還有一種名為白胸翡翠，比普通翠鳥大，胸部白，腹褐橙，背部翅膀，也是翠綠鮮藍。

兩種翠鳥，都是捕魚高手，英文Kingfisher，俗稱釣魚郎，因而得名。站在樹枝上觀察水面動靜，盯中水裏獵物，從枝上急速俯衝下來，一擊即中，用鳥喙咬緊捕獲的小魚，飛到安全地方，慢慢享用。又或在水面急速低飛，突然衝入水裏，迅雷不及掩耳，可憐的小魚兒，又成為翠鳥的大餐。

鳥攝者固然對翠鳥鮮艷繽紛的顏色和飛行美態着迷，更吸引的，是捕魚時的俯衝、獵食，再向上急飛的過程，如癡如醉，千方百計，非要把牠定格不可。談何容易，整個過程，只是幾秒之間，你根本不可能預知牠會何時開始行動，到牠把魚兒叼在口裏，你還在找焦點按快門，不斷嘗試，幾乎甚麼也拍不到。

翠鳥怕人，不容易現身，人靠近就馬上飛走，無影無蹤，再也不肯出來。有時天氣佳，心情好，牠又會在不遠處，一次又一次表演捉魚秘技，但還是無法掌握，老是錯過了最佳時間。

在中大拍翠鳥，累積了不少經驗，也大概知道牠們的出沒地點，只要耐心等候，總會有所收穫。但拍到拍不到，是運氣，是緣份，與耕耘多少無關。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美態

中大翠鳥，在崇基荷花池出沒，時間無定。早起的鳥兒有魚吃，多早才算是早？頗難掌握，早上八、九點，下午兩、三點，也曾出現過翠鳥的蹤影。

經驗所得，天氣好，溫度適中，雀鳥的活躍程度增加。水退，魚的能見度比較高，也會吸引鳥兒出來覓食。

鳥兒都怕人，總要保持安全距離，才不會嚇走。甚麼距離才算安全？不同種類的雀鳥的承受能力千差萬別，最普通的麻雀，根本不怕人，但翠鳥卻絕對受不得驚嚇，突如其來的動作，聲音稍大一點點，馬上遠走高飛。

對觀鳥者來說，看到翠鳥的身影，閃着藍光在水面低飛，又或親睹牠俯衝捕食的美妙姿態，已算幸運，對鳥攝者來說，拍到翠鳥，而且拍得清晰，拍得有味道，簡直是一種幸福。

我曾經嘗過這種幸福。天朗氣清的一天，遊人稀少，沒把翠鳥嚇得不敢出來。只見兩三隻翠鳥在水面低飛，吱吱作響，相當活躍，心想，肯定有收穫了。

一陣喧鬧過後，又歸於平靜，翠鳥又躲起來，唯有使出鳥攝者的獨門本領——耐心等待。皇天不負有心人，一隻翠鳥在遠處的枝頭出現，悠閒地望着湖面，若有所思。躡手躡腳的靠近，先拍幾張打底，再近一點，極度敏感的翠鳥，呼的一聲，又飛走了。

又要展開另一次漫長的等待，忽然抬頭一望，那隻令人魂牽夢縈的翠鳥，原來站在不遠的枝頭上，享受着陽光，背上，折射着耀眼的翠藍。無論如何不能錯過這機會了，用同一策略，邊移步靠近，邊按下快門，一張一張把鳥兒定格。

近得無可再近了，貓着身，在矮叢中，舉鏡狂拍。翠鳥抬起頭，剛好，陽光直射眼珠，拍下最神氣的一面。

不必強求翠鳥捕魚的美態，靜靜地站着，也別有一番韻味。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倒數

不到兩星期，我的「烽煙」節目就完結了，我的電台生涯，也進入倒數。

幾尺丁方的辦公桌，累積超過十年的「成果」，份量原來是那麼驚人。不同種類的雜書，自己買的、人家送的；翻過的、連一眼都沒有看過的，已經堆成一座小山。哪些要留下，哪些會送人，哪些要放進一個叫「漂書」的箱子裏給愛書人拿走，要分類，要清理，一點都不容易。更煩人的是，留下的書，要拿回我那幾百平方呎，書滿為患氾濫成災的斗室，更令人頭痛。哪些要保留，哪些要放棄，永遠是艱難的選擇。

愛書的人，總認為書都是知識的泉源，都是不應捨棄的好東西，所有書都難捨難離，所有書都應該留下。每個人都要面對環境的局限，房子就是這麼大，無法裝得下，就需要取捨。

除了書，還有更多的，就是這十多年積下來的資料，放得太久了，都已塵封，證明很長時間也沒有動過。最多的，是一本一本的政府報告書、諮詢文件，還有那

一年一度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

翻開每一本，都在空白處寫上了記號，或簡單批注，或寫滿評論。有些，更會在頁邊上插滿「旗仔」，寫上不同的標記，待做節目時可以快速翻閱，準確引述內容，再深入討論。

做電台時事節目，就是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極速消化新聞議題，用最簡單最顯淺但最完整的方法向聽眾介紹，再引導討論，激發火花。諮詢文件財政預算案，都是令人大打呵欠的東西，如何把乏味的內容講得生動有趣，最考主持人的工夫。

我不怕突發新聞，因為這才是考驗功力的時刻。我也不怕複雜難明的政策，因為愈難愈解得明白，就愈有趣味，有愈大的滿足感。我最怕的，就是空槍上陣，以為電台節目，只得把聲，不做功課，口嗡嗡就可以蒙混過關。有料有料，精明的聽眾一聽就可分辨得出，稍為認真的節目主持人，過得人，也未必過得自己。

我是新聞人，新聞是我生活的一部份，但「烽煙」生涯，很快就會告一段落，當然有難過，也有不捨。在人生的長河裏，常要面臨取與捨的抉擇。這道門關了，但那扇窗卻打開。捨不得門，就不會探頭看看窗外更精彩的世界。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樹與鳥

一家人常回中大母校遊逛、休憩、觀鳥，欣賞和享受這裏的一樹一石、一木一鳥，更戲稱中大是我們的後花園。

在報章專欄寫了兩篇有關中大翠鳥的遊玩文章，刊登了一幀在中大拍攝的翠鳥照片，可惜效果不佳，顏色好像有點不對勁。有讀者來郵回應，告訴我，中大的自然美景，一切都得來不易。

「四年來，我和中大樹木計劃團隊，學生、校友、教職員等義工，花了不少的時間、付出很大的努力，普查校園一百三十七公頃土地上的樹木，發現了一百九十二種樹，拍攝了超過兩萬幅樹木圖片，挑選其中精彩的兩百幅，配以科學的物種分類、藝術的表現手法，製作中大樹木圖片數據庫。」

這個默默耕耘的樹木計劃團隊，負責人佐治強，他來郵向我介紹，這個普查成果，製成了《中大樹木之科學與藝術展覽》，地點在大學本部李兆基樓一樓全層，朝九晚九，完全免費，假期休息。

除了樹木，計劃還包括我最喜愛的雀鳥。佐治強補充說：「調查過去三年內，在校園內發現八十四種品種的雀鳥，部份攝製成大型圖片展出，每幅圖片上印有二維條紋密碼Q code，參觀人士可以用智能手機，或者iPad下載免費的解碼軟件，瀏覽雀鳥簡短的描述，邊看圖片、邊聽雀鳥的叫聲、歌聲，以流動學習的方法（mobile learning），補充我們親身經歷校園雀鳥和樹木的科學知識，提高我們對樹木與雀鳥的興趣，讓我們思考樹與鳥，一動一靜，互相依存、萬物相連的關係。從認識到欣賞，從欣賞到珍惜，從珍惜到保護，從保護到深刻的體會和感恩。」

出入中大觀鳥拍鳥很多次，還未看過這個展覽，應該花點時間好好欣賞，但這群中大人的努力成果，我早已有所體會。樹木上掛着牌子、中英文名字，還有學名，公園甚至路邊的樹都有了，有甚麼稀奇？中大的樹木的牌子，還加進「二維碼」，用智能手機掃描閱讀，有樹木的圖片，葉、果、幹、根等特色的介紹，十分詳盡，一邊閒逛，一邊學習，趣味盎然，十分寫意。感謝中大樹與鳥計劃的團隊，為我們帶來十分愉快的經歷。

佐治強先生的回應，感受到他對工作的一份熱情，熱愛中大校園的校友，有福了。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人性

寫字枱終於清理完了，留下的書，也用螞蟻搬家的方式搬回寒舍，塞到我的書桌下暫時棲身，有空才作第二次整理，進一步為它們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剩下的，是一份份文件和散亂的資料，都記錄着過去十年，主要是香港發生的重大事件和政策，今天，在發達的互聯網，又或在圖書館裏，相信也不難再找到。但要全部丟棄，總覺得有點可惜。這些資料，見證着香港日益衰敗的歷史，本來彌足珍貴，但因數量太多體積太大，無法儲存，只能割愛。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報紙和雜誌，或可在圖書館找到合訂本，不一定都會丟失。但按照香港電台的政策，電台節目只在網上保留一年，過了時間的全部清空。SARS、二十三條立法、五十萬人大遊行、董建華下台、政改爭議、五區公投、豬狼競逐……這些曾在「烽煙」激烈討論，聽眾蜂擁來電的澎湃民情，與相關官員的尖銳對質，一定程度影響着香港歷史進程的珍貴片段，如「烽煙」節目其名一樣，如風似煙，過了時間，連痕迹也找不着。

我不知道電台還有沒有其他方法保留着這些歷史的聲音，如果真的是逐年逐年徹底摧毀，這跟特區政府瘋狂毀滅歷史檔案的做法有何分別？難道政府部門就是政府部門，逃不出他們遺傳的宿命？真不明白，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儲存電子檔案的硬件愈來愈先進，愈來愈便宜，軟件也愈來愈方便，愈來愈容易操作，為何還要如此糟蹋歷史？

俱往矣，整月來的忙亂與紛擾，很快就會告一段落，一切將會重新開始。曾經寫過，我在港台多年，認識了不少朋友，他們思想開明，擁抱普世價值，跟我有很多共同語言，但今天卻面目愈來愈模糊，也愈來愈陌生。不少朋友問我他們是誰？我不會說出任何一個名字，任憑自己對號入座好了。

數年前，有港台中人，遇到不平挺身而出，並贈「相濡以沫」以示同路有我，今天卻成為操刀者，碰面連眼神也不敢接觸。數月前，還有傾有講討論工作暢談時事，今天卻連招呼也不打。曾經敢言者，愈上高位愈不表態愈選擇沉默愈不敢在權力面前說真話。這件事，令我好好上了人性的一課。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不服不行」

「自由風」生涯正式完結，收到不少忠實聽眾的來郵，電郵、信件，更有謝卡。不止三言兩語，而是長篇大論。香港人冷漠，即使有所感都很少公開表達，當然也會有例外。

聽眾鄧女士給我寄來謝卡，字體秀麗，很有行氣，更是寫得充滿感情：「我是《自由風》的長期聽眾，多謝你，在過去這些年從我走進廚房準備晚飯直至吃完晚飯都有你的聲音陪伴，不要小看這份透過大氣電波孕育的感情，快要失去了，真捨不得。

「我們這個邏輯混亂，謊言充斥的社會極需要一把像你一樣敢於面對強權、面對當權者說良心話的聲音。

「我收聽電台不單是接收資訊，更希望得到提升，聽你的節目，我學到如何看清事物、如何分析形勢，不要輕易被謊言愚弄。所以我擔心新的節目主持人，如果只做個接線生便是自廢武功，放棄了你們的社會職能。

「希望在另一個時段或另一個頻道可再聽到你的聲音。」

這也是我做電台節目希望能發揮的作用，如果聽眾也如鄧女士有一樣的體悟，不枉十年「烽煙」的努力。

自稱「木匠」的聽眾，不時會寄來信件發表意見，今次再收到他的來信，有特別驚喜：「傾聞媒介就先生解約事件，提及一對聯：『說你不行，行也不行，說你行，不行也行。』記憶中前政協主席李瑞環對聯橫批『不服不行』，意是『不服』上聯，下聯『不行』就是不行。

「木匠粗人一個，木雕技巧也粗糙，想先生多年在《自由風》時段，克盡己任，聽眾可謂『才識兼收』。拙對吳先生敬重盡在不言中，祝再闖『咪高峰』。」

驚喜是甚麼？木匠還贈我一塊木雕，寫着龍飛舞的四個草書大字：「不服不行」。看木匠先生的字迹，是位經驗豐富的長者，看盡世情，不用多言，四字總結，一矢中的，對中國式的官僚主義用人策略極盡諷刺之能事。

還有一位聽眾贈我以：「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這是我們讀大學時琅琅上口的新亞校歌，不知唱過多少回了。錢穆先生的新亞精神，影響着幾許新亞學子，「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論年紀，已是半百老翁，青春不再，但千斤擔子，還要繼續向前行。

二〇一二年一月一日

最後一夜

《自由風》最後一夜，一點都不寂寞。

節目還未開始，已有一批菜園村和土地正義聯盟的朋友，帶齊裝備，浩浩蕩蕩，老遠來到香港電台，在停車場拉開橫幅，擺枱起爐，好不熱鬧。村民帶來大量菜園村土產新鮮蔬菜，還有魚蛋魚片，圍爐吃菜，表示「人民火滾，港台滾蛋」，並起名為「滾水煮蛙邊爐宴」，煮真青蛙，他們認為太殘忍，改為用滾水煮娃娃菜，既不殺生，又幽默抵死。

菜園村民和土正盟的朋友，山長水遠為我送別。八十多歲的高婆婆，很早來到，留到我做完節目。

大合照時，我特別要與她來一個擁抱，以示感謝。

值得一提的是，菜園村出產的本地菜的確與別不同，比大陸菜鮮甜可口，本地農業實在大有可為。村民還送我一大籃子新鮮蔬菜，夠吃多餐了。

除了菜，還有花。「撐港台運動」，噢！對不起，不再「撐港台」了，「港台」是否仍然「公共廣播」，還要走着瞧，現在改名叫「撐公共廣播運動」。他們

送我大束鮮花，毛孟靜說，天堂鳥象徵「自由瀟灑的男士」，火百合表示「很快就會再重逢」。老矣，自由瀟灑當然說不上，離開，也不知何時再重逢。

我還在直播室做最後一夜節目的時候，「烽煙」前輩吳明林先生很早就來了。一個大男人，拿着一大束鮮艷的紅玫瑰、大朵的金白合，當然份外矚目。吳明林，熟人都叫他ＭＬ，我看到他在人群中出現，意外驚喜，非常溫暖。我接過ＭＬ的花束，向他遞上「咪高峰」，他想到一首蘇軾贈好友劉景文的詩，但未開口，已經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ＭＬ是幾十年的資深新聞人，冷靜理性見稱，他是性情中人，正義感特強，遇不平事拍案而起，口誅筆伐，感情非常豐富，對不公不義的無奈嘆息，曾見他流過男兒淚。

蘇軾的《贈劉景文》，ＭＬ用帶淚的聲音誦讀：「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到這裏，已讀不下去了。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我也是個易感的人，看見ＭＬ，我也鼻酸眼紅，差點也流下淚來。

《贈劉景文》還有最後兩句：「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無常本是常態，就如春去秋來，只能欣然面對。

二〇一二年一月四日

無聲者的聲音

最後一夜，才子馬家輝改機票從台灣趕來參加《自由風》告別式，送我新鮮出爐的李敖作品：《我夢碎，所以我夢醒》，借題發揮，港台夢碎，才能夢醒。才子即是才子，六年前已知道「撐港台運動」會如此收場，睇得遠看得準，自己稱自己為先知，實不為過。

廿年前在大電視台工作，就開始對任何institution（大機構）都有戒心，他們的人事力學和制度理性，往往壓迫得令人透不過氣來，試過都怕怕。我對所有大機構，包括港台都從來沒有夢，何來夢碎與夢醒？無論如何，馬才子專程到來握手，令我感到份外溫暖。

令我更溫暖的還有「關注特殊教育權益家長大聯盟」的家長朋友們。跟他們結緣，是智障人士「十八歲有書讀」風波。特區政府擁有幾千億儲備，竟然對智障人士如此涼薄，引起市民極大憤慨。我在《自由風》不止一次訪問家長、校長，也在報紙發表文章，口誅筆伐，家長大聯盟發起過多次遊行抗議，在輿論和民意壓力

下，終於令當局回心轉意，爭取成功。家長大聯盟將運動過程輯錄成書，並把我的文章收進其中。

大聯盟來了不少朋友，有家長也有同學，他們送我一幅智障小朋友畫的圖畫，是兩隻趣致可愛的貓頭鷹，無論是構圖還是色彩，都表露出非常高的天份。

香港貧富懸殊差不多是世界之最，權貴壟斷社會資源，不但是金錢和權力，還包括發聲渠道，弱勢者提出的訴求，讓社會清楚聆聽他們的聲音，相隔萬重山，困難比天高。公共廣播搭建的平台，應該予機會讓弱勢者發聲。

少數族裔的朋友弱勢無聲，多年來，融樂會的王惠芬無私地為他們服務，反歧視爭平等而吶喊。王惠芬前來送別，她說，求傳媒探討報道少數族裔面對的問題，非常困難，她細數我在《自由風》跟她做過的多次訪問：由上水建清真寺、銀行拒絕巴基斯坦人開戶口，到少數族裔教育、就業、受歧視、難以融入社會等等問題。尼泊爾裔港人林寶被警察開槍殺死的案件，王惠芬更四出奔走，為死者討回公道。我做《自由風》，就是希望通過言論平台，讓無聲者能發出他們的聲音（voice for the voiceless）。可以無愧地說，我做到了。

二〇一二年一月七日

「一士謂謂」

《自由風》最後一夜，不得不提的，是港台人。電視部的同事，在節目後專程過來跟我道別。工會主席麥麗貞更轉來同事的心聲，一大疊心意卡，盡顯他們意難平：「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努力，加油！」「正氣長存！繼續發聲，共勉！不希望看着香港衰敗下去！無論工作崗位在哪，我們都不要被無力感擊倒。」「封了咪，就以為聽不見嗎？」「封咪只是一時，言論自由浩浩蕩蕩是擋不了的！」「掉那媽，頂硬上！」……太多太多了，無法盡錄。

令我感到特別深刻的是那種無力感，有的只寫了一個「唉！」字，千言萬語，無從說起。一位資深同事這樣寫：「對你的遭遇，我無能為力，很是慚愧。」大氣候如此，任何一個小小個體都會無能為力，有甚麼需要慚愧的呢？

我最喜歡的還是這一句：「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在權力面前為弱勢說真話，這本是讀書人應有的責任，但權力的亢奮和利益的誘惑，又試問多少人能真正做得到？

雖然走得不太愉快，在這裏，我特別要向電台部公共事務組的同事致謝，這些年，他們陪伴我度過了多少個寒暑，在每個緊張而關鍵的新聞時刻，都能發揮着專業精神，找資料，約嘉賓，要在最急最短時間內完成任務，為節目提供必要而及時的素材。我自知是要求很高、不易相處的人，在工作過程中或許會有磨擦，請多多包涵。

送別的，還有遠道而來的忠實聽眾，聽過他們來電的聲音，但大多數都素未謀面，他們熱情地跟我合影，有的更眼泛淚光激動地訴說他們心中的不捨。在這裏，向我的聽眾致以由衷的謝意，沒有他們，就沒有《自由風》的吳志森。

我是個平凡人，一個傳媒界的小人物，只得一支禿筆、一張利嘴，沒有資本、沒有後台、沒有任何政治力量。機緣巧合，出現在一個較為矚目的崗位上，僅此而已。

《自由風》最後一夜，各界友好，相識的和沒有見過面的，都前來送別，令人感動。「撐公共廣播運動」，贈我「一士諤諤，鐵嘴錚錚」的一對條幅，還簽上各人的名字。實在太過譽了，當眾聲諾諾，才會突出一士諤諤，這才更令人擔憂。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日

脆弱的神經

千人圍拍事件，D&G究竟「衰乜嘢」？人人心中都有相同的答案：「衰歧視」。但歧視甚麼呢？

事情是這樣的：報章頭條報道，有港人在D&G櫥窗外拍攝，保安粗暴阻止，說櫥窗佈置有版權，不可隨便攝影。保安人員又說：「內地人可以拍攝，香港人就不可以。」答案明顯不過：歧視港人。

報道網上瘋傳，挑起港人敏感的神經，雪球愈滾愈大，網上愈炒愈激。憤怒，迅即化為街頭行動。

稍為冷靜一下，就知道禁攝令似是而非，套用中聯辦郝部長的說法，完全「不科學」和「不合邏輯」，根本無法執行。

禁攝令是D&G總公司的政策嗎？有傳媒託人在泰國曼谷測試，沒受阻止，證明這只是本地的政策。而且，拍攝跟所謂「櫥窗版權」根本無關，只是把櫥窗內的裝飾擺設攝入鏡頭，沒有抄襲，不涉及侵犯版權。

「內地人可以拍攝，香港人就不可以」，這句說話是整個風波的關鍵，如果這真的是D&G的政策，制定這政策的行政人員有沒有想過，可以有效執行嗎？

是否真的這樣：誰想拍攝櫥窗，先辦一個手續，拿出內地同胞證件，得到保安人員許可，發出證明，任影。如果只有香港居民三粒星身份證，對不起，不准。若然認為真會有人遵守這種無理滑稽的規矩，簡直是天方夜譚。

種種陰謀論在網上流傳，說保安是應內地顧客的要求阻止拍攝，因為怕在香港血拼喪買的情景被攝入鏡頭，身為公職人員花錢與官職收入不相稱，回內地會被調查，隨時惹禍上身。這種陰謀論說得非常牽強，只能信不信由你了。

真不明白，這家國際知名品牌公司的高層究竟是甚麼材料做的，危機處理公關策略這麼差勁，到今天都沒有把問題講明白說清楚。禁攝令是不是真的？只准內地人拍攝，卻禁止港人舉機，又是不是公司政策？搞到千人圍攝關門做不成生意，更成為國際醜聞，只發過一篇語焉不詳的聲明，究竟連甚麼一回事都無法澄清。

一句話就挑動起香港人的情緒，港人感到領域被侵佔、權利被剝奪、感情被傷害。回歸這十多年來，香港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令我們的神經變得愈來愈脆弱，不是很值得深思嗎？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小爆發

D&G事件觸發的深層次矛盾，無論是本地政黨、學者還是特區官員，不是完全迴避，就是視而不見。中央駐港官員、愛國輿論，更視如蛇蠍，避之唯恐不及，時運高當睇唔到，最後不了了之。

為何D&G保安一句衝口而出、未必有充分根據的說話，會惹出這場幾乎一發不可收拾的風波？「內地人可以拍攝，香港人就不可以」這句說話為何會這麼惹火？如郝鐵川部長這類中央駐港官員，又或生活圈子極為狹窄，對香港社會脈動長期處於盲點區域的本地愛國左派，當然是無法完全理解這究竟是甚麼的一回事。

這句話為何使香港人覺得領域被侵佔、權利被剝奪、感情被傷害？微觀而言，當然跟他們日常生活遇到的事情有關。例如香港家庭BB未出世就要搶產房牀位，出世之後就搶奶粉，再到健康院搶疫苗，不久又頭痛搶幼稚園學位。再過幾年長大後，又要跟這些「雙非」家庭搶教育、搶福利、搶房屋和爭奪其他社會資源。

又例如名店林立、自由行大款必到的各大小遊客區，不少香港人都說已被佔

領，有人說，廣東道是內地人的天下，早就不說廣東話了。部份內地人不守秩序不講衞生，大人排隊打尖，小孩隨處便溺的習慣，有關視頻在網上瘋傳，雖以偏概全，但卻成為內地人不文明不禮貌的活生生證據，令香港人產生厭惡情緒。

微觀以外，更有宏觀原因。回歸初期，內地官員尊重港人治港，表現克制，到回歸十五年的今天，到處伸手，樣樣要管，已經惹起港人愈來愈強烈的反感。政制改革要管，大小選舉要管，誰做特首要管，到港人的身份認同也要大發議論，一管到底。稍有看不順眼聽不入耳的言論，就發動左報輿論揮動棍子大棒，至死方休，除之而後快。

即使是一些兩地合作互惠互利的經濟措施，君臨天下，以施恩者的面目出現。如果香港人對兩地融合稍持懷疑態度，本地左派就蜂擁而上，輕則批判，重則扣上甚麼「港獨」、「特務」的大帽子，肅殺之氣，叫人窒息。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D&G事件，是港人久藏對內地人的怨氣，借意宣泄的一個小爆發。官員把頭埋在沙堆，問題只會愈來愈惡化。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米埔行

不是第一次到米埔，幾年前一家大小去過一次，幾個月前也踏足過這塊世界知名的濕地，但都是淺嘗即止。前兩次，未能深入腹地，更可能還未到鳥季，可見到的雀鳥不是很多，沒有太深刻印象。

米埔是自然保護區，不是觀光景點，旅遊業是破壞環境的最大元兇，為防人為干擾鳥類生態，必須嚴格限制進入的人數。入米埔，可參加「熊貓會」的觀鳥團，又或自行申請許可證，但手續頗為複雜，時間也頗長。這種安排，相信是避免遊人蜂擁，影響生態，嚇走候鳥。

今回參加的，是「追蹤候鳥之旅」，整個行程長達六小時，單看時間，有點嚇人，但實際卻相當閒適優遊，停留觀賞鳥兒美態的時間也頗多，不趕也不累。

進入米埔要得到許可，但只能看到一小部份，想更深入的，就要進入有鐵網圍封的禁區，踏上架在長滿紅樹林河道上的浮橋。浮橋用木搭成，靠鐵桶浮在水中，走在上面，有點輕輕的盪來盪去，但卻相當穩固。

五至十分鐘走畢浮橋，進入觀鳥屋。觀鳥屋建在泥灘之上，人鳥分隔，不會驚動雀鳥，又可細意欣賞，打開窗口，奇景就在眼前。

觀鳥要注意潮汐漲退。潮漲，大部份水鳥都聚集在遠處沙丘覓食，不會走近，有望遠鏡也未必能看清。潮退，臨近觀鳥屋退出一大片泥灘，盛載鮮美的海產食物，雀鳥愈飛愈近，幾乎零距離，給你細意欣賞。

成千上萬的水鳥，擠滿了遠中近畫面，令人應接不暇。通過鏡頭，可以拍到很多鳥兒的身影，但實在太多了，登時有點不知所措。

範圍太大，鏡頭又有點不濟，只能透過望遠鏡尋寶。沒錯，真的像尋寶。有不少水鳥都親眼見過，亦曾用鏡頭把牠們定格：黑翅長腳鷸、反嘴鷸、磯鷸、紅嘴鷗等等，但更多只在書上看過，未能目睹真身。要非常集中、定神、專注，才可在鳥堆中眾裏尋牠。有些太遠了，這叫甚麼？是牠嗎？又無法太確定。

在香港發現的鳥類有四、五百種，說來慚愧，只拍過三、四十種。我們習慣把見過拍攝下來的雀鳥，造一個鳥類圖輯收藏。今次米埔行，有很多收穫，把不少很普通但未曾親睹的鳥種拍攝下來，令我們的圖輯豐富不少。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九日

緣份

在米埔「追蹤候鳥之旅」的參觀團中，有一位來自英國的老外，是位觀鳥專家，第一次來香港，就馬上要到這塊中外聞名的濕地。英國人對我說，他的專業是保育瀕危鳥種，曾為不少雀鳥裝上腳環，追蹤牠們的遷徙路線。

專家即是專家，只稍看鳥兒的身影，不管多遠，飛行還是站着，都可以叫出名字。帶英國人來的，是一位早年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亦從事環境保育，他說，不少專家只要聽到鳥的鳴聲，就可認出雀鳥。

不少怕人的鳥兒只會隱蔽在樹林中高聲歌唱，要牠們現身很難，觀鳥者想出一條妙計。這位加籍港人與專家一起觀鳥的時候，看過這樣的情況：把不同種類的鳥聲錄下，存放在智能手機隨身帶着，聽到鳥兒在附近，通過小型喇叭播出該鳥兒的叫聲，便可引牠出來。不知道這方法是否可行，但也算盡量減少介入自然生態，比用餌誘的方法更符合原則。

說回米埔的「追蹤候鳥之旅」，我們把觀鳥屋的窗戶打開，眼前一亮，成千

上萬的水鳥，由遠到近，不同種類，密密麻麻擠在一起，佈滿整個泥灘。有的在覓食，有的在休息，也有追逐和求偶。更有趣的是，不少鳥兒單腳站在泥灘上，把頭埋在翅膀下睡覺，據說可以保暖。當牠們受到驚嚇，不知道是來不及把另一隻腳伸出來還是其他原因，竟然用單腳在泥灘上跌跌撞撞的邊跳邊逃，非常滑稽。

鳥兒當然有地盤意識，若受到入侵會挺身驅逐敵人，但都適可而止，不會把人家趕盡殺絕，比人類社會和諧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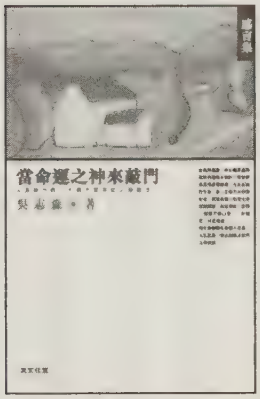
開始漲潮，一陣海水湧上泥灘，在那裏棲息的鳥兒同一時間集體起飛，數千雀鳥由一個沙丘飛到還未受到水淹的另一個沙丘，登時整個天空遮天蔽日都是飛鳥，壯觀奇景一次又一次出現，看得目瞪口呆，只顧看，連快門也忘記按下。

看着看着，突然又來了另一位貴客，整個觀鳥屋的人都歡呼起來。藍翡翠，是翠鳥和白胸翡翠的近親，也是捕魚高手。紫藍色的翅膀，橙色的身軀，黑色的頭，白色頸環，強壯而有力的紅色大嘴巴，牠在水中的幹枝上，擺出不同姿勢，任影任拍，足足超過十分鐘。可惜的是，還是鏡長莫及，但見到牠，已是緣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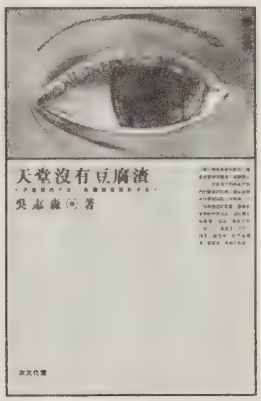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補購

吳志森◎作品
感言集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天堂沒有豆腐渣》

《折翼牢籠》

《我沒有敵人》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___ 本（每本港幣52元） （連郵費）

《天堂沒有豆腐渣》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折翼牢籠》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我沒有敵人》 ___ 本（每本港幣64元） （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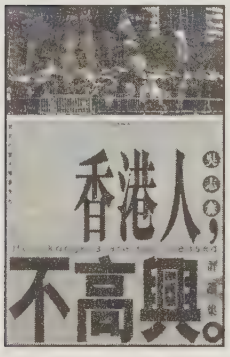
補購

香港人的聲音
敢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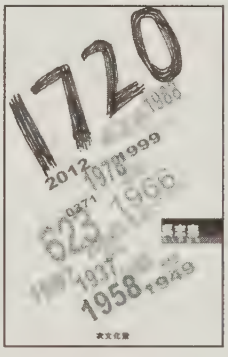
《曾先生 • 你吹甚麼口哨？》

《曾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曾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香港人 • 不高興》



《1720》

《不是一個人的戰爭》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曾先生 • 你吹甚麼口哨？》	___ 本	（每本港幣48元）	（連郵費）
《曾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___ 本	（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曾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___ 本	（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香港人 • 不高興》	___ 本	（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1720》	___ 本	（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不是一個人的戰爭》	___ 本	（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這一天，終於來了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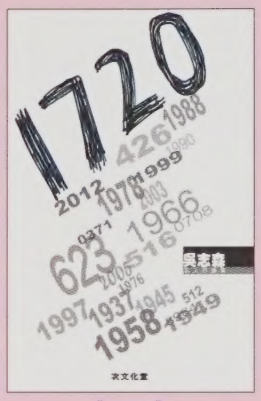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吳志森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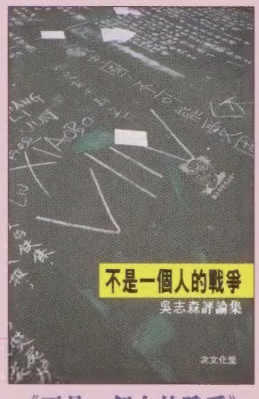
《曾爵士，你是中國人嗎？》



《1720》

《折翼牢籠》

《我沒有敵人》



《不是一個人的戰爭》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討蒼生的人話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570491 4

- 被 一天，終於來了。打從二零零四年突然從《千禧年代》被調到《自由風》，我 理準備，這一天遲早要來。
- 編輯 傳機器的衝突，監察政府與官方喉舌的拉扯，每一天都在發生，不過沒有爛到出 我的存在，或許只是一個奇迹，試問，奇迹能永遠繼續下去嗎？
- 突如其來的變化，打亂了我的生活。養家餬口的工作固然要重新安排，我對傳媒、對評論工作的熱愛，早已成為生活一部份，用甚麼形式再參與？過了這輪忙亂，要重新思考。
- 我對被「叮走」沒有憤怒，沒有不忿，因為在如此這般的大氣候下，我早有心理準備，這一天遲早要來。但我有失望，是對人的失望。
- 我是個平凡人，一個傳媒界的小人物，只得一支禿筆、一張利嘴，沒有資本，沒有後台，沒有任何政治力量。機緣巧合，出現在一個較為矚目的崗位上，僅此而已。

——吳志森

無聲者的聲音

封面設計：原秋白　封面繪圖：吳穎

ISBN 978-962992294-8
70
9 789629 922948

www.subculture.com.hk
www • 次文化 • 香港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SCB 568 $70
ISBN : 978-962-992-294-8
Printed in Hong Kong